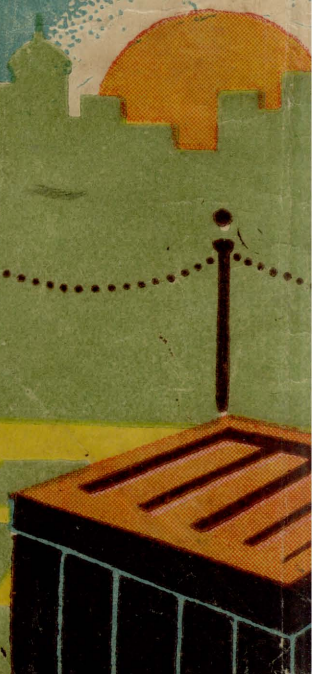


舊巷科陽

劉雲若著



劉雲若著

長篇社會
言情小說
舊

巷
斜
陽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S41 212 0035 59048

515597

舊巷斜陽第五冊目錄

第十三回

陋巷問殘花淒涼夜話
高軒遇大戶邂逅交期

第十四回

肝胆出風塵蛾眉脫劫
姻緣懷故劍俠骨盟心

第十五回

月來雲破恩冤了一生
水斷刀抽功罪疑千古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舊巷斜陽 五冊

劉雲若著

第十三回 陋巷殘花淒涼夜話 高軒遇大戶邂逅交期

話說雪蓉聞聽璞玉受苦。央求柳塘相救。柳塘沉吟半晌向寶山道。那趙家窰是什麼地方。你去過麼。寶山道。我以先曾去過。那是下等娼窰的聚處。車夫小販化錢的地方。柳塘道。璞玉不知落在那家。我們總得先找着他。再想法搭救。你有法兒找麼。寶山道。這到不難。可以挨家去看。有兩種階級。一種和班彷彿。進門需要見客。才能見着姑娘。但這種不多。只有幾家。另外便是最下等的。姑娘坐在房裏炕上。遊人從窗眼便可以全看清楚。你只把那個璞玉的相貌仔細說說。或是給張相片看。我破一天工夫。前去尋找。也許能找着。柳塘道。我也並沒見過。還得二姨奶奶說。雪蓉就把璞玉相貌身材仔細描述。寶山聽着。似已領會。就道好了。我現在就去一趟。柳塘道。等等兒。我也想去看看。一來看看眼界。二來遇着了璞玉。我就裝着化錢客人。跟他說幾句。問問情形。寶山道。那種地方。您如何能去。柳塘道。沒關係。我一定去。寶山道。你這樣也去不得。莫說像您這樣。就是我也得換身短打衣服扮作工人。才可以去。若是原樣兒他們看着眼生。就許受了地痞的欺侮。再說你尋着璞玉還要化錢。若是穿着像上等人。那裏毛夥就要疑惑。

攔着不讓進門。豈不白去一趟。柳塘道：「那麼我還改扮一下。可是上那裏去尋衣服呢。寶山道：「您苦不嫌屈尊。我可以把我父親的舊衣服取一身來。」柳塘道：「好極。你快去取。你自己也改扮好了。咱們就走。」寶山退出。半晌方才回來。身上已換了藍色短衣。很大褂子。釘着兩個大口袋。鈕絆甚多。好像戲台上武丑夜行衣一樣。脚下換了破布鞋。頭上一頂鴨舌帽。宛然是個修理電燈工匠。他替柳塘拿來一件毛葛夾袍。一頂舊瓜皮帽。和一雙青布雙梁鞋。柳塘換上以後。簡直成了個老窮酸。還是不像下等人。像個落魄的窮秀才。仍和下等人形神全異。柳塘對着穿衣鏡照照。不由也笑了。問寶山道：「娼寮胡同裏可有像我這樣的人走動。」寶山搖頭道：「我沒見過。您怎樣改裝。能掩藏富家翁樣兒。也改不了念書人的神氣。」柳塘道：「我就算個窮念書的也罷。我是外鄉人在天津坐館二十年。沒有回家。也沒有走過邪路。如今老了。反倒受不了孤單。想逛逛胡同兒。這叫臉老入花叢。咱們走吧。」雪蓉笑着叫回柳塘。附耳說道：「你裝得倒罷了。只是跟他一道兒。算是爺兒倆。還是朋友呢。」柳塘道：「沒有爺兒倆一同逛的。我們算是朋友。不過單看年紀。好像我這老頭兒領着年青人學嫖。未免缺德。那知倒是年青的領老頭兒開眼。這叫寶山且先出去了。」雪蓉又附耳說了一句。柳塘笑道：「我不過這樣說。你竟當真了。難道我真不要命。偌大的年紀。要上醫院裏治風流病。再說我也沒那樣能力啊。說着便隨寶山走出門房。僕人看見主人這樣裝束。卻又驚又笑。柳塘也不理會。出門僱車直奔趙家窰。這趙家窰大約在當初是燒磚瓦窰戶的所在。以後世變滄桑。

竟又成娼寮的聚處。娼字又雙關的被用上了。附近周圍俱是熱鬧的街道。無限春光。全隱藏在市肆後面。車在一條狹巷口外停住。二人下車入巷。見巷中闊不及三尺。一面是磚房。一面黃土爲牆。每逢兩人對面行過。若都是胖子。就得有一人倒退回去。若有一個胖子。兩人全得側身橫行。若都是瘦子。也得用力擠着才過得去。在磚房那面的。磨得衣服嘶啦作響。在土牆一面的半身沾滿黃土。進了小胡同。一轉變。便見燈光明亮。一條胡同。兩面都是小門。每個門口都有一盞燈。雖不甚亮。但爲數很多。也就覺得火熾。胡同中行人接踵。什麼樣的都有。却以短裝居多。走路一溜歪斜。口中笑着罵着唱着。有的談論今兒這大娘們不錯。還是一身細盔甲。有的說這個新來的好體面身板兒。比三等那個大衛隊還壯。可惜今兒我的錢不夠。明天準來騎她一下。柳塘雖然久歷花叢。但對於這些話。還不甚明白。詢問寶山。才知道這種地方。因爲遊人多是賣力氣的壯漢。所以選美眼光。多注重健碩。以求勢均力敵。起打嚴實。嬌弱的便不爲人所喜。所謂好身板者是也。又因這地方多是低等貨色。面上還可以用脂粉遮飾。但沒有脂粉的部分。那便蒼老粗黑。不堪承教。偶然有一個細皮嫩肉。就要驚爲創見。所謂細盔甲是也。寶山又問可要挨門看看。柳塘點頭。寶山道。那麼您跟着我。無論誰跟您說話。不要答理。兩人走到一家門首。方要進去。忽見門外有兩人在吵嘴。都是衣服襤褸。像拉洋車的樣兒。一個長人指着個矮子罵。良心。先前連來兩次。我都給你貼一半彩。今兒你就不請我也。該貼一半兒。矮子說。你貼我那是你願意。現在我沒有

錢。你不能當賬討。那長人道。你就不貼。借一毛錢總成了。矮子說。我已說過一個大沒有。拿什麼借給你。長人說。我明白你是把錢留着。回頭閃開我。自己來樂。今天我算跟上你了。兩人嘈了半晌。才走開了。柳塘悄悄問寶山。什麼叫貼彩。寶山道。這兩個字原是變戲法兒的行話。變戲法的。管所變的東西叫作彩。大約因那些東西。都是美麗吉祥。所以用這彩字。變時一個人身上帶着東西。用巧妙手法現出來。另外用一個人幫襯。但若那幫襯的人。身上也帶着彩。由那主變的人暗地從他身上取過變出。看的人還以為仍是那主變的人身上所帶。驚訝他何以能帶許多東西。並不知出於幫襯者身上。這就叫貼彩。還有一種遞彩。是那個幫襯的由自己身上取出。遞予主變的人。瞧着也像主變人身上取出一樣。下級社會的窮人。時常結隊嫖娼。因為人人經濟枯窘。不願自作主人。就由大家各出微資。幫助一個人作主客。去挑識妓女。大家跟着取樂。但內中也有不成文憲法。大概作主客的。因有特別權益可享。當要出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五的較大比數。其餘由別人湊足。但在湊集時。必須秘密傳遞。以免被妓女看見。知道他們是不合法的股份公司。也是不堅固的團體組織。只有一個股東覺着不合算。不交股款。立刻就倒閉。因而遭到輕貌。損失樂趣。就和變戲法的貼彩。不肯使人看破機關一樣。所以起這名字。不過那多是出於茶敘時候。因為可以大家同樂。方容易集資。若是到這地方。個人解決性慾。朋友照例擯諸門外。不許參加。誰也不肯盡這個義務。不享權利的入股投資。向沒聽見貼彩的話。方才這兩人的交涉。很是奇關。

柳塘聽了好笑。便和寶山走入院中。只見小小院落。却是原始式的建築。三面的房子。全是單間。每間有個小小的門。小小的窗。好像從土牆挖孔而成。頗有陝西的土窯風味。院中掛着一盞燈。每間房中也都有燈。放在近窗之處。妓女都是擦滿臉怪粉。通紅胭脂。在窗口迎燈而坐。以求適合燈下觀美的科學條件。她們從窗口瞧着外面遊人。其實是盡遊人向窗內看她們。試想一個紅白分明的女人臉。掩映於燈光之下。顯露於窗戶之中。遠遠看着。這臉兒能發出絕大的誘惑力。使那些興致勃勃的遊人。更加不能忍耐。這就是炫耀的力量。所以有人說。現在大商店的窗內陳設。就是效法這種地方。裝飾貨物引起人的購買慾。和塗抹女面以誘起人的性慾。實在說不出是兩樣方式。而且拋開外國不算。中國商店還把貨物深閉固藏。不解炫耀的時候。這下等妓寮。早已行着窗戶政策了。但也有不守在窗口。而出來立在門旁。或守在院中。就近兜攬生意的。柳塘才走進院內。便被一個妓女拉住。叫道。老寶貝。跟我來個樂兒。柳塘轉臉一看。那妓女便對他一笑。臉上的粉。因為肌肉震動。紛紛下落。好似冒了一陣白烟。柳塘嚇了一跳。方要掙扎。寶山已推開那妓女。保着柳塘前行。走了沒幾步。又有個妓女在門內向寶山招手。叫小白臉兒。你進來。花塊錢住一夜。我真愛你。寶山不理。他仍向前走。因為要尋人。並不能躲着她們。每過一室。必得向前看個明白。只要一近前。那窗內的妓女。就必有誘惑的動作。和肉麻的言語。竟有許多向柳塘叫俏皮小夥兒。或是小愛寶兒。至於寶山。更有許多人巨挑手招。說出極淫穢的話。寶山還是在來

時便把臉兒弄污。還惹得她們這樣愛慕。看樣兒似乎所有妓女。全害了色情狂。對他們一老一少熱烈追求。鍾情過度。但柳塘看見每有遊人走近。她們便施展這一套。即使是個鄉下老趕。也照樣蒙受同樣優待。才明白這是她們的專修技術。但未免太膚淺雷同了。這樣又走了兩家。忽看見一個院裏十分熱鬧。擠滿了人。而且在一間房門前。許多人靠牆排立。好似銀行擠兌。車站購票的情形一樣。那間房門緊緊關着。窗上也有紅布帘遮蓋。柳塘知道這閉門下帘。是內中有人工作的表現。但不解何以門外如此擁擠。就問寶山。寶山回說裏面必是個新下水。或新山上級降落的妓女。人情好新。即使北里遊人。也不會違背公例。例如街上跑合的。常以新來的三字作誘惑工具。此處若有新來妓女。雖然照例加價。而遊人仍是如蟻附羶。常常三五天不下窗帘。房門隨開隨閉。遊人此出彼入。發個很大的利市。必待新鮮勁兒過去。才恢復常價。但遊人也就稀少了。就和戲院趕正月節兒一樣。賣得越貴。顧客越擠。但一過元宵。票價減少。顧客也不擠了。柳塘大愕道。這樣擁擠。妓女可不要死了。寶山道。一個也沒有死過。這裏的人不能和尋常人家一概而論。好像生下來就為幹這個的。柳塘聽了詫異。難道天地生人。還有兩樣構造。常聽人說鄉下的姑娘被兵匪輪姦。水歷數人。使已喪命。怎這裏竟有特別堅強的人。又想到璞玉也是新落此間。當然難逃劫數。這未免太可憐了。忽然靈機一動。自念莫非這關閉的房中。就是璞玉。便和寶山說了。兩人也來在人叢中。等候看個明白。柳塘不覺自笑。也成了挨個兒的了。正在這時。忽然有個毛

夥。捶着窗子叫道。你還有完沒有。撈本兒來了。燈花時候太忙忙的。別儘佔着屋子。說完忽聽房中有男子聲叫道。再來一份。那毛夥便不言語了。柳塘又不明白。問寶山是什麼意思。寶山道。這裏花錢雖然不看鐘點。但却任無形中有時間限制。不許超過。尤其新來人兒。燈花時候。更是限制特嚴。這房中客人。想已越過法定時間。故而毛夥加以催促。但那客人不肯半途而廢。就說願意再出同樣的錢。享受同樣時間。柳塘道。可是他為何不說再來一次。或是再出回錢。却說再來一份呢。寶山搖頭道。這個我就不懂了。柳塘笑道。你不懂啊。這是關於考據掌故的學問。我倒略知一二。當初有一種下等娼窰。把嫖賭連到一處。引人上鉤。每到晚上。妓女都出來坐在巷中。每人頭上點一盞紅燈。旁邊立着毛夥。手持籤筒。對遊人講說價目。這個小紅。抽真假五兒三個大一牌。抽十四點二百四兒錢一牌。那個寶如。抽真假五兒兩個大一牌。抽十四點一百錢一牌。你可看過街上小販。帶着籤筒作生意。多少錢賭一份薰鷄。多少錢賭一份茶碗。先就和那個一樣。因為什麼叫作份兒。就在賭的時候。先要立下標準單位。譬如一隻鷄兩隻碗算一個單位。叫作一份兒。一份還見對雙份而言。若是抽着了巧兒。便可得到兩個單位。在那種賭人的娼家。却以春風一度為一個單位。譬如一個遊人看中小紅。對毛夥說明抽她。便按價交錢。一牌一牌的抽起來。若能贏一次。毛夥便給他一塊竹牌。以後可以隨時拿這竹牌。前去跟那姑娘歡會一次。若是住夜。也可以加上三四倍至五六倍的錢。直接賂一夜的住宿權。否則積存竹牌三四或五六個。也可以拿

去住夜。這一個竹牌。謂之一份。那個當作賭品的妓女。在旁眼巴巴看着籤筒。希望從輕判斷她的命運。因為竹牌每輸出一個。她使得受一次屠宰啊。就為以前有過這種風氣。所以傳到現在。還把春風一度稱作一份兒。寶山聽着暗笑。老爺竟知道這麼多。有心要問老爺可曾抽過籤兒。但又不敢。柳塘也因想到抽籤二字。既是市井惡行。又是土娼穢事。却不料以前九六公債等等。常在報上登着抽籤還本。自己一看見。就笑得肚疼。如今世變滄桑。一切抽籤都成過去。記得小時曾收藏了一隻土娼的竹牌。前幾年又被派了幾百元公債。到現在一樣沒處兌現了。想着忽然聽門內有女人說了句話。隨即把門開了。一個屠戶式的大漢。從裏面鑽出來。門外許多尋芳之客。都拚命向裏擠。毛夥攔在門口高叫別擠別擠。大家早晚有分。柳塘急忙擠在人羣。由那毛夥的身旁向裏瞧看。只見一個少女。正在地下。由蹲踞的姿勢站了起來。地下放着隻破舊木盆。熱氣騰騰上冒。便知道她正舉行過清潔運動。又看那少女轉過身來。原來只有十五六歲。身體尙未正式發育。臉上現着食物不足。日光不足。空氣不足的蒼白氣色。眼睛發黃。眼光發呆。眼泡發腫。顯出血分虧損。衷氣虧損。精神虧損的病弱狀態。身上只披着件花布小短襖。由空隙處可以看見那暴露着的脇條。和未發育的乳峯。一隻手還提着那未繫的中衣。柳塘看着就似見着一隻羽毛未滿的小鳥。沒放在出俎上。用大刀加以宰割。一樣傷心慘目。這時毛夥仍守在門口。那些遊人紛紛請願。這個說我從早晨來的。等到這會兒了。有個說你行好。先讓我進去。我家在葛沾住。還得

趕幾十里地回去哪。那個就說。我吃完早飯就來了。等到這會兒。連拉晚兒都耽誤了。但有一人並不說話。擠到毛夥近前。交了兩包銅子兒。低聲說多的算下錢兒。那毛夥立刻推開別人。把那人讓進房中。隨手關了門。門外客人哄的聲都念念有詞。似乎不甘失敗。對那毛夥表示遺憾。毛夥也不理睬。蹲在門前。唱馬寡婦的嗚嗚腔兒。柳塘既看明房中不是璞玉。就拉着寶山走出。再進別家。一進門兒。見院中坐了位老太太。在一隻很小的圓凳上。盤着腿兒。看着上重下輕。岌岌可危。但她坐得很爲安穩。身體還搖搖擺擺。唱着正月裏開的什麼花兒。還帶着打啣嚙兒。只是聽着不大順耳。柳塘走過一看。原來是位老太太。頭髮已經糝白了。嘴裏的牙也差不多掉完了。看年紀總在六十上下。但臉上還擦着厚脂粉。但脂粉也掩不住滿面又深的縐紋。柳塘看看害怕。急忙要走開。那知那個老妓早已注意了。忽然伸手拉住。叫道。別走。花錢來個樂兒吧。柳塘吃了一驚。忙道。我不來。那老妓道。不來上這兒幹什麼。你嫌我老不要緊。這院裏有的是年輕的。你挑一個。說着跳下地。便把柳塘往裏拉。寶山上前攔住道。你快放手。這是什麼規矩。還有強教人花錢的。那老妓道。不錯。這兒不是落馬湖。不能強拉老趕硬教花錢。可是你們另說。我眼裏不下沙子。你們人別看穿的破舊。拿我們開心。我就恨你們這樣的人。只要遇見了。非得教花錢不可。說着叫了聲你們來。就見各房妓女都應聲跑出。寶山叫道。你們要反哪。我去叫巡警。說完向外跑時。不料被兩個毛夥攔住。寶山急了。正要廝打。柳塘叫住了他。向老妓道。好好。我花錢要多少。老妓

道。你要那個。柳塘道。誰都成。老妓道。那麼你住我一夜吧。柳塘道。就依你。要多少錢。老妓道。三塊錢。下錢在外。柳塘取出五元鈔票道。你先收了吧。我出去辦點事。一會兒就回來。那老妓笑了笑道。好。你去吧。也不必回來了。我倒不是爲錢。只教你知道知道。這裏有高人。想拿我們醒脾不成。柳塘不敢答話。拉着寶山跑出了門外。寶山道。您瞧多麼倒霉。我早說過。這裏不是您來的地方。柳塘道。我覺着改扮得不錯了。那知還教她們看出不是這裏的花錢客人。寶山道。你就通身都改扮好了。那兩步走兒。也得教人看出來。柳塘道。是啊。人的派頭神氣永遠改不了。就像什麼土匪大賊。無論如何化裝。也逃不開偵探的眼。就是這個原故。寶山心想。老爺真會比喻。把自己和賊匪說到一處。就問道。咱們還看麼。我瞧回去吧。這裏什麼事都會出。若是再教你受驚。我的包涵可就大了。柳塘道。不要緊。既來了。就不能白來。總得看個明白。到底有沒那個人。反正這裏不致於殺人打人。我拚出這身衣服。和袋裏的一點錢。就是說完便又挨門考察。見有關着房門的便等候一會。到開門時。看明不是璞玉。然後再走。毛夥兒他們等候。以爲是有意花錢。那知門開後他們倒走了。就被口大罵。柳塘在這地方顯出涵養。充耳不聞。實際也不敢不涵養。及至走到巷端一個院中。見六七間小房俱都開門上帘。只有一間是關着門。門外還有兩個人等候。柳塘想看裏面的人。也過去倚牆而立。暫充擠兌的一員。等了會兒。無意中向旁邊一看。原來在院角還有一間小房戶。格式和其餘一樣。但是有半間被側面房山遮住。只露一個門。旁邊的窗戶却藏在很窄的

小夾道裏。那窗中也有燈光。只是暗而不明。柳塘心想這裏若也住着妓女。恐怕不易開張。陰山背後。誰也瞧不見啊。不由起了好奇心。就溜了過去。到小夾道裏。由小窗戶向內瞧看。只見這房間特別窄小。土坑佔了全室四分之三。還沒有雙人床大。地下也只能佔立一人。窗沿上也放了一隻小煤油燈。火兒捻得微小如豆。不住跳動。在床上坐着一個女子。一身青布衣服。兩手抱頭。紋絲不動。好似睡着了。但仔細看時。原來兩隻手都插着太陽穴。閉目合睛。兩眼紅腫。好像桃兒。才知道這妓女正在害眼。不能接客。所以打到冷宮。但聽人說這樣地方。非常慘酷。妓女便是害了絕重的花柳病。仍得掙錢。何以這妓女害眼。便能休息呢。柳塘那裏知道。這完全由於嫖客。需要與否的問題。這般嫖客好似在花柳毒菌包圍中生活長大。並不懼怕傳染。也並非不怕傳染。而是他們本身。全已飽含毒性。沒有傳染的可能。好似一匹白布放入靛缸。自然染藍了。但這布若本是藍色。顏料濃厚。放入缸中。反許加濃了。缸內靛汁的成分。所以若是妓女較爲潔白。還許受他們傳染。昔日有個外國人。說中國人有二分之一害花柳病。若到這個地方。更要大大吃驚。因爲不止百分之百。還有一個人兼害多種病症的呢。這班嫖客。只要看中了一個妓女。即使發現瘡痍滿目。膿血淋漓。也不會退却。但是面目過於醜陋。或是在面上患有瘡疥。那就破壞了這般人的審美觀念。不願俯就了。這個妓女因爲害眼。紅腫怕人。已經失了承恩的資格。尤其因爲雙目緊閉。不能看人。也使遊人不願花冤枉錢。大凡世人除了傻子。都覺着自己不錯。即使黑大麻粗。也要關

上房門。連照若干日鏡子。勉強在面目上尋出可愛之處。既然自覺可愛。當然別人瞧着也可愛了。因此有句俗語。說世界沒一人知道自己的醜。反過來說。也就是自以爲美了。譬如有一個人自罵自說。瞧我這八開腦袋。簡直氣死印度。不讓黑奴。這好像自知其醜。但是不然。他用的反振筆法。說了這話。希望旁人駁辯。說你這樣漂亮。還是八開腦袋。我們該是多少開呢。這樣就可從他人口中取供。證明自己可愛。昔日曾見過一個煤黑子。性好冶遊。旁人勸他不要看迷。他說憑我這份德行。窰姐如何看得上眼。我着迷也不成啊。人們就跟他玩笑。說你別屈心。十個姐兒得有九個愛你。只憑你一笑露出滿嘴白牙。就將她迷住了。這煤黑子聽了。以後就常常對着鏡子傻笑。越看白牙越好看。却忘了那是黑臉襯出來的結果。就死在一笑和白牙上面。固然自古說青樓非言情之地。上等地方。或者還能發現情字的影子。到這下等地方。完全是商業性質。貪婪心情。把遊客當作仇敵看待。若不是有法律限制。恐怕掠奪綁架的事早已發生了。只疑尋覓功夫。尙有未盡。因而至死猶迷。便是在這下級娼窰。無論沒有蘇三花魁。便是有了。也不會作出關王廟贈金。勾欄院還錢的豪舉。然而嫖客仍希望能受妓女青眼。得到特別優待。出門時對人誇說某個娘們跟我有勁。就算嫖出了樂兒。說到這裏。又得回到上面的話。凡嫖客都覺自己不錯。都有被妓女垂愛的資格。但最低限度。總以妓女能看得見他們。才能發生愛情。俗語說一見傾心。若是不見心。又何從傾起。這就是房中妓女。只害了發眼的輕症。都比那些染患傷生致命斷子絕孫的重

症者。反而沒人領教的原故。柳塘看有。忽見那個妓女又重重掐了額角兩下。柳塘却明白害眼的人太陽穴多連帶疼痛。知她目疾不輕。少時那妓女把手垂下。向坑上摸索着一條污舊的手帕。去拭眼。在這一霎之間。柳塘已然看出這人雖是非常削瘦。又加雙目紅腫。更顯苦相。但是眉目口鼻的位置。以及皮膚顏色。態度神情。都表示出原來是丰满豔麗的人。但是殘餘的丰姿。已然無多。妓女更似忘了嫖客是養命的恩主。只看作痛苦的根源。向不發生好感。然而。窰子等級雖有高低。妓女心理雖有差異。嫖客身分也分三六九等。但嫖客思想。却全一樣。都看慣了玉堂春獨佔花魁等戲。自居爲王金龍賣油郎。日夜孜孜的去尋找蘇三和花魁。說相的有句話。古今來只一個花魁。但是賣油郎却永遠太多。這般賣油郎。永不悟世上更無花魁。柳塘瞧着。心裏想這準是由班子降下來的。但猛然靈機一動。想到雪蓉所述璞玉的容貌和這人頗爲相似。又端詳一會。雖然不盡符合。但雪蓉所說。是當日在常態生活中的璞玉。現在久受摧殘。花憔悴。當然不能一樣。然而究竟是不是她呢。柳塘也不能決定。就打算進去問個明白。先將意思對寶山說了。寶山過去看了看道。這屋子在陰山背後。又不亮燈。好像不是賣的。咱們先問問泥壺。寶山所說的壺。就指娼窰中的毛夥。別名茶壺。茶壺也有不同的種類。班子裏的茶壺。有的是本班股東。有的是妓女。有的是妓女父兄。有的是老媽男人。大都收入豐富。衣飾考究。真有穿湖縐面狐皮袍子。跟着唱手趕飯局的。所以昔年有一陣會擠羅得闖人沒衣服可穿。即便穿成緞棍。也不過跟茶

壺比美。茶壺尤其愛穿綺霞緞花絲葛等。當這兩種盛興時代。正經人不大願穿。所以又興了一陣皮面綢裏的衣服。全是受茶壺影響。這種茶壺名曰磁壺。到三四等的夥計。則需要一條好嗓子。什麼下樓見客。沒屋子多包涵。必須喊得聲如銅鐘。而名曰銅壺。至於那打更坐夜的毛夥。就名曰夜壺。這裏的夥計。住在泥房。蹲在土地。故而名爲泥壺。寶山說完。便招手叫過一個泥壺。指着院角的小屋問道。這個要多少錢。泥壺看看寶山。搖頭道。不賣。寶山道。既在這裏。怎麼不賣。泥壺道。這是新打班子降下來的。正趕上害眼。等她好了。我們還按頭水人兒。賣門子過兒一塊哪。柳塘知道門子過兒的講解。門子是關門的簡稱。亦即實地工作也。過兒是坐過兒。亦即茶敘的別名。合門子過兒而言之。就是挑得妓女。入門之後。可以有一壺晴雯嫂子家裏釀茶的享受。三杯飲罷。騰下生風。就可以從容進行一切。但這裏客人多是經濟大家。只要實事求是。並不肯花茶敘的冤錢。但有新人到來。審主就必把要門子過兒作爲一套發賣。以便多賺些錢。兼示限制。就和南美某國的書畫家。藉名限制。增加潤例一樣。其實書畫萬不及土娼應該限制。土娼裏來了新人。若不漲價。難免因萬騎馳驅。鬧成錢樹傾頽。至於畫家（南美的）雖在報上登着求者紛來。戶限爲穿。精力漸衰。苦難應付。只得增潤拓以下限制的話。其實也許因爲生意冷清。所以想在一件上賺十件的錢。才高抬價格呢。且說當時柳塘說道。好。我就給一塊。寶山。咱們進去。那泥壺拉住道。不成。你知道這是班子降下來的。到這裏還沒接過客。你吃頭口鮮桃。一塊錢可不成。寶山知道

柳塘神氣太慷慨了。被他認爲可擾。就接口道：你訛人哪。瞧那瞎樣兒。我花一塊都冤。你還想多少。就向柳塘道：咱們走吧。好人兒多着。何必單挑個瞎眼的。那泥壺見生意要吹。才叫住道：就是一塊。柳塘聞聲回來。取出一塊錢給他。那泥壺又要下錢。寶山代給了兩角。泥壺才把他二人讓進小屋裏去。房裏並沒桌椅。只可坐在炕沿。那妓女聞聲。似乎大爲震動。那泥壺向她耳邊說了幾句話。那妓女瑟縮着向後退了退。並未作聲。那泥壺向他二人道：你二人誰是客呀。柳塘道：是我。泥壺指着柳塘道：伺候這位。却忘了那妓女閉目合睛。並不能看見。他說完就出去了。少時又進來。拿進一把破紅泥壺。和兩個鋸子疊疊的破盤。放在炕上。又出去了。柳塘喉中確極乾渴。但看着大的茶壺不敢喝。恐怕裏面除了各種毒菌以外。還有無數的精血。飲下去豈不和豬八戒飲了母河水一樣。他們就只望那妓端詳。柳塘向寶山附耳說道：我瞧她很像璞玉。就問他一聲吧。寶山悄聲道：先別問。萬一毛夥進來聽見。就誤了大事。還是我出去。你關上門。靜靜悄悄的說。柳塘點頭道：你可別離開這院裏。寶山道：那是自然。我就在門外站着。說完就出去了。隨手把門關上。柳塘心裏好生不是味兒。自思我活了這大年紀。想不到還來回出手兒的。荒唐。幸而我沒有兒子。若有兒子。知道他爸爸到這地方關門。定要登報脫離關係。想着就向那妓女跟前湊去。那妓女又向後退了退。柳塘低聲道：姑娘你害眼看不見人吧。那妓女似乎聽出他聲音和藹。減少畏懼。就點了點頭。柳塘又道：我是五六十歲的人。坐一坐就走。絕不會囉唆你。柳塘看了看那妓女的惟

悴形容。心想這人便不是璞玉，也很可憐愛。她通身不帶妓女習氣，而且面上雖然難看，但隱隱帶有厚重之相，溫柔之氣。大概還八成兒是她無疑。就又說道：「我今兒是特爲跟你打聽個人，你可不要大驚小怪。那妓女怔怔的，隨着說道：「打聽個人，却不問要打聽那個。柳塘知道她精神仍在失常，這也很合於雪蓉的報告。就又低聲問道：「有個在月宮餐館作女招待的韓雪蓉，你可認識？那妓女似乎大受刺激。張口呀呀了兩聲，又伸手像要抓住誰的，大叫道：「雪蓉，雪蓉，柳塘忙道：「你小聲說，別教人聽見。那妓女面上現出一種強笑容道：「我記得了。雪蓉是我的同事，是我的姐妹。可是她不管我了。柳塘一聽果是璞玉，也不知情感如何發生。心中一慘，不由淚下，握住她的手叫道：「你就是璞玉啊。璞玉點點頭，忽地縮回手去，用兩手撐開右眼，想要看看面前是誰。無奈目疾甚重，只看到一點光，就刺痛難忍，而且淚如泉湧。只得閉上，絕看不到什麼。她焦急問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認得我。柳塘道：「你別着急，聽我慢慢說。雪蓉並沒忘你。不過你託人上月宮給她送信的時候，正趕上她出嫁。璞玉叫道：「她嫁人了，嫁給誰？嫁的可是個好人。柳塘道：「不敢說甚好，也許馬虎下得去。她嫁的就是我，我是她的丈夫。雪蓉把救你的責任託給了我。我已經爲你忙了很多日子了。我先到三玲去打聽，想要贖你出來。他們要了很大的價兒，還把你藏到別處。我又費了許多周折，託出一位姑娘，到三玲搭佐，才打聽出你落在這裏，所以我就裝作下等人來跟你先見個面兒，你放心。我一定設法救你出去。不過像你這樣兒，他們爲什麼不教你在班子掙大錢。

反倒賣到這裏來呢。璞玉似乎把前事都模糊了。用拳捶着額角。半天才道。你真是好人呀。真想救我呀。對了。你是雪蓉的男人。這碴兒不錯。我告訴你。我怎麼落到這裏。自己也不知道。大概……大概……對了我起初落到一個暗娼家裏。那暗娼靠了姓馬的。就是三玲書寓的男掌班。那姓馬的跟暗娼通同合謀。把我弄到三玲書寓。三玲的女掌班疑惑姓馬的跟我有首尾。吃了暗醋。就拚命的毀我。哦。還有我的孩子呢。一個大的。教她打死了。一個小的。也不知給弄到那裏去了。我……我的孩子呀。說着就要放聲大哭。柳塘忙掩住她的嘴。搖着她的肩道。別哭。別哭。教外面聽見。可就糟了。我們快說話。我問明白了。好去想法。你的孩子。死的是死就了。活的我準可以給你找回來。璞玉忽地伏在坑上叩頭道。阿彌陀佛。你老若找回我的孩子。我死也情願。柳塘道。先不必說這個。我問你。三玲女掌班就爲跟你吃醋。才安心害你。打到這地獄來。你可知道這裏審主姓什麼。花多少錢買你的。璞玉道。這裏審主姓丁。外號叫黑心疔。他買我可不知道花了多少錢。只有一天。他因爲我害眼不能接客。罵我是倒霉鬼。白壓了好幾百塊的本兒。一個大錢還沒賺進來。聽這口氣。好像花了不過幾百塊錢。柳塘道。怪了。那三玲女掌班。明知我肯花個一千兩千。把你贖出去。却用大價兒把我崩走。倒大減價把你賣到這兒。就是她恨你。也未免太不打算盤了。說到這兒。忽聽外面寶山高聲喊道。你幹什麼。接着毛夥叫道。你們那朋友還有完麼。撈本兒來啦。又捶窗喊道。這不是住局。別儘着磨蹭。快開門。打算這兒清靜。花塊錢就抱胳膊忍下去啦。你別打

算。璞玉聽着心慌膽怯，推着柳塘低聲道：「你走吧。快想法救我。回去謝……謝……」柳塘却不理她。只向外叫道：「再來一份。那毛夥計應了一聲，退下去了。璞玉納悶非常的道：「你敢情常上這兒來呀。你可真是雪蓉的男人。柳塘心中好笑，忍着說道：「我是才從這裏學的。不想就用了。你當雪蓉嫁個常跑趙家窩的丈夫。替她委屈麼。璞玉也不由笑了。柳塘又道：「你到這裏有多少日子了。璞玉道：「不過十多天。柳塘道：「受的苦不小吧。璞玉道：「還好。這兩隻眼救了我。從在三玲。知道他們把我的孩子鐵頭又給弄走。心裏焦急。瘋鬧了一陣。跟着就害了眼。到這裏更厲害了。黑心疔想掙大錢。等我眼好了再接客。所以還沒有受罪。這裏的姑娘。若是一天不開張。就一天沒飯吃。對我還算特別。天天有兩頓乾饑冷飯。還說是將養我呢。近兩日黑心疔因為我眼總不好。常來罵街。只恐他急了再出岔兒。你老救我可得趕快。若是接了客。我八成得死。就不死也沒臉出去了。柳塘道：「那是一定。我有一分力盡一分力。不過你想有什麼道兒。我是逕直尋這裏窩主商量贖你呢。還是托人來說。璞玉道：「從有了這地方。大概還沒聽過有從良的。誰又從這裏往外弄人。所以凡是落到這裏的。都是到死為止。你若跟窩主說話。恐怕他要訛你個很的。不如托個有力量的。人說。柳塘道：「這兒誰有力量呢。我又不認識。璞玉想了半天。忽然說道：「我聽說有個入。能厭得住黑心疔。在這西邊橫街子。也有一片土娼。那裏有個老妓女。現在快七十了。還賺錢呢。自家開着一家窩子。從早就是女混混兒。好管閑事。人家給她起外號。叫老紳董。黑心疔是她的乾兒子。我也是聽

夥計說閒話。才知道的。據說黑心疔還很怕這乾娘。你若能託她說一句話。也許有成。柳塘縞眉道。我本身就是紳董。天津的紳董也全是朋友。可惜就沒高攀過這位老紳董。教我怎麼辦呢。說着又聽外面寶山叫道。你怎麼又催。我們朋友不是饒了一份。毛夥叫道。饒一份也夠時候了。跟着又捶窗戶。柳塘知道不能再留。就低聲說你放心。我出去就辦。說完方要開門。又附耳說道。你也裝個樣兒。別教毛夥看見疑心。璞玉醒悟。兩人就作出烏龍院戲中。宋江叩門時。張文遠和閻婆惜由後台跑出的樣兒。才開了門。毛夥在門外迎着。又索去一塊二角錢。才放柳塘走出。柳塘會着寶山。向外便走。到了街上。寶山問怎樣。柳塘道。居然尋着了。她確是璞玉。寶山道。給老爺道喜。柳塘道。先別喜。我可怎麼往外弄她呢。寶山沉吟無語。柳塘道。璞玉倒說了個門路。是什麼橫街子的老紳董。你認識麼。寶山道。我不認識。倒是聽人說過。柳塘道。得。咱們快走。我都腰酸骨麻了。寶山暗笑。你老人家才花了雙份的款。怎能不累。就給叫了車。二人坐上。直回家中。到家下車。柳塘直跑進雪蓉房內。顧不得換衣服。就倒下抽烟。抽過幾口。才緩過氣。把尋着璞玉的話。對雪蓉說了。雪蓉也自欣喜。問柳塘如何救她出來。柳塘道。我還沒有主意。等細想想再說。當下又詳述璞玉困苦情形。雪蓉聽着慘然下淚。忽然拍手道。這回你準可以救出她來了。柳塘問何所見而云然。雪蓉道。我就從她害眼想出來的。她這回害眼。直是上天加護。給她保住乾淨身體。要不然還得了麼。足見她運氣還不錯。又教你恰巧找着。準有指望救出來。柳塘道。你說的有理。可是我怎麼救

呢。說完輾轉尋思。想不出一點法兒。直至到上床安寢。還是想着這事。睡到半夜。忽然作夢。夢見好似在三十年前。地方上有了什麼事。許多紳耆在一處會議。忽然來了個老人。穿袍褂。戴着藍頂大帽。走路扭扭擺擺。細看原是位老太太。自己心中詫異。旁邊有人告訴說這就是老紳董。就湊過去看。不想那位老婆兒向他撲過來。抱住了要接吻。一驚便醒了。醒後見天色尚早。又睡了回翻身覺。到午正才起床。洗漱已畢。吃些點心。倒在床上吸煙。心中仍尋思夢中情境。忽然心中有悟。猛然跳起。就喚下人把寶山叫來。取出幾個摺子。教他立刻出去到綢緞莊取四件綢緞衣料。到茶食店水菓店取八色水禮。寶山應命去了。過一點多鐘回來。把取的東西給柳塘過目。柳塘看了說得很好。你還得辛苦一踫。跟我去拜客。先去叫一輛汽車來。寶山問上那兒。柳塘道。上橫街子拜老紳董。寶山聽了。瞪着眼發了一下怔。忽然跑出房外。到院裏就忍不住狂笑起來。柳塘也笑了。雪蓉在旁問是什麼意思。柳塘擺手。等寶山笑完了進來。便向他道。你聽我去拜老紳董。覺得好笑麼。其實這主意真難爲我想出來。尋思了一夜。才從老紳董三個字上得了辦法。她既外號老紳董。必然愛管閒事。管閒事的人都好面子。我作算一下。給她個好看。再行些賄賂。弄出當初官拜官的排場。她一世也沒受過這樣尊敬。一定鬧得暈頭轉向。自願給我出力。你父親當初跟官。當過執帖門上。你總聽講究過。跟我去先投帖。投了帖我再進去。就錯點過節兒。也不要緊。好在他不懂。寶山道。跑到土窰子拜客。不要笑壞了毛髯。吓跑了妓女。柳塘道。不管他。我們只當唱戲。柳塘

說着就教雪琴找最闊綽的衣服。又教寶山快去雇汽車。我們先去拜她。跟着還請她到第一春飯莊吃飯。你別忘了打電話。定座兒。寶山聽了道。我明白。老爺想把那老紳董弄暈了。好使用她。所以要擺排場。依我說。您去拜她。不要坐汽車。橫街子那土鑿子胡同。不能通汽車。你也得在街上下車。走進胡同去。反倒失了威風。不如坐包車去。到那門口停下。等我遞了帖。再下車進去。拜完了回來。再派汽車去接她出來吃飯。她坐了汽車。再上第一春那頭等館子吃燕菜魚翅。我敢保她到死也不忘了這件美事。還有您。在吃飯時候。千萬別怕露小家氣。必得把一桌菜的價兒教她知道。頂好當着她給現錢。柳塘道。好。那麼咱就走吧。寶山先把禮物送到門外。教本宅車夫把嶄新的包車拉出去。又另雇了一輛散車。把禮物放上。寶山又進內宅去請柳塘。柳塘已穿好衣服。正在書房找尋。找出了幾十年前用的大木頭名戳。現用大張紅紙蘸墨印了一張。和當年翰林大名刺差不多。另尋了個手本夾子。把新印的名帖裝上。好在他家是官宦人家。這類官場遺跡。尚有留存。但今日作這用途。恐怕他們作官的上輩子。當年夢想不到呢。當下柳塘交代給寶山。就一同出門上車。柳塘上了自用車。寶山上了禮物車。二人直向橫街而去。柳塘在路上叮囑寶山和車夫。到時必須規矩嚴肅。不許嘻笑。你們若是要笑。先在路上笑夠了。寶山和包車夫聽他這樣一說。倒笑不出來。但走了一會。又想到主人以富紳的身分。跑到下等娼館去拜個闊過千百萬人。至污極下的老妓。這真是自古人以來未嘗有過的事。一位老爺。跟一個土妓。該怎樣撮議進

退實在太滑稽了。不用看見。一想就笑斷肚腸。不由又笑起來。柳塘也不再說。及至到了橫街子。車向巷裏一揚。就見一排排的土房。望衡對宇。胡同兒窄得勉強容車。這時正在白天三點多點。遊人尙少。各家的妓女多在院中。看見柳塘穿着那樣闊綽衣服。坐着那樣漂亮包車。後面車上又堆着許多禮物。這勢派真是巷中向未見過的。都趕出來看。寶山就同一位毛夥打聽老紳董的窩子。果然老紳董在此方赫赫有名。毛夥立刻告訴轉彎路南第二家就是。還跟在車後指點。柳塘的車到門停住。向院裏一看。只有三四個神頭鬼臉的妓女。在院中或立或坐。一個中年毛夥。蹲在牆根吸紙烟。却不見有年紀太老的女。院中的人。一見門外停車。也都看得怔了。這時寶山更不怠慢。從後面車上跳下。直入院中。先從手本夾子裏取出名帖。高舉過頂。揚聲喊道。拜客。客字拉長了聲音。直走到那毛夥近前。方才打住。向他先道。辛苦。又道。我們主人張二老爺。來拜老紳董。勞駕給通稟一聲。那毛夥翻着白眼。怔了一下才道。你找我們開鑿子的老紳董啊。她正有客。估着手兒呢。寶山一聽。心想這真有趣。主人拜的客。還正在接着客呢。只得先把名帖交給毛夥道。我們等一會。幾時老紳董騰下手兒。您就給回一聲。說完又到柳塘車前。把情由說了。柳塘心想這可倒好。我跑到土窩子蹲門。成了什麼東西。心中十分好笑。但仍繃着臉也點點頭。寶山也會作派。先和車夫把禮物都提入門內。堆在地下。然後回到柳塘身邊。筆管條直的立着。這時院內的人都看出他們官派十足。妓女們都避回房中。巷內兩端也擠滿了看熱鬧的。但只遙望不敢進

前。柳塘看着。自思我裝的那得兒獨頭蒜。老紳董又正陪着客人打泡。不知幾時才讓我進去。若有個警察過來盤問。我該對他說什麼。柳塘正在着急。院內的毛夥已忍不住了。舉大紅名帖。走到近門的一間關閉的房前。敲着窗戶叫道。喂。喂。開鑿子的。有人找你。隨聽窗內有破毛竹的聲音罵道。你瞎了。沒看見我正估着手兒。誰她媽的找我。就是催捐的也得等等兒。那毛夥道。不是。來的是位老爺。窗內又罵道。老爺誰的孫子。教他嚇別人。嚇我老紳董就是不成。那毛夥道。不是。地面上的。來的老爺坐着包月車。穿得別提多闊。還帶着跟班。下帖拜你。說着又小聲道。還帶着好些禮物。送給你哪。窗內哦了一聲道。是麼。我就起來。說完這句。遲了沒半分鐘。忽然窗內吵嚷起來。只聽一個外鄉口音的男子叫道。俺不走。俺化了錢。沒完就趕俺走。別把俺當老趕。那老紳董聲音說道。得了。改日再補付你。那外鄉男子道。這是啥話。你改日再補。俺這會兒怎麼了。不成。俺就是不走。俺化了錢。老紳董大怒道。滾你娘的。別給臉不要臉。我就要趕你。你不服出去擺個道兒。我在這兒候着。接着房中劈拍撲咚。似乎打了交手仗。隨見房門一啓。一個穿藍布短襖頭帶小辮的半裸鄉人。由裏面直跌出來。房中有一個糝白頭髮滿臉脂粉的老婆兒。探頭向外瞧看。一面用手繫着衣鈕。那個鄉下人爬起來。方要再入房中糾纏。但一眼瞧見門外情景。立刻怔住了。既不敢進房。也不敢出門。只得溜到牆根去整理衣服。那個毛夥湊進門裏。和老紳董低聲說話。老紳董也不住由房中向外偷看。神情十分張皇。柳塘知道她是看見自己這樣勢派。不知如何接待是

好。所以張皇無措。自己也不必等請了。就吩咐寶山一聲。下車直入院中。寶山趕在前面。先走到老紳董房門前。揚聲喊道。二老爺過來了。那夥毛嚇得由房中跳出。幾乎把寶山撞倒。柳塘向房中一看。果然開窗子的櫃房。與衆不同。居然地下放着一几一椅。土炕上也鋪着舊藍花布褥。並不露着炕蓆。炕頭上還有隻小木箱。想是儲藏夜度資之所。牆上貼着兩張畫兒。一張是胖小子抱魚。一張是小土坡的戲齣兒。那老紳董立在門內。兩眼驚雞似的。望着柳塘。一手伸在衣襟底下。一手放在背後。好像抓癢。其實是兩手沒安放處。柳塘知道得自己先說話。就抱拳說道。您是老紳董。我久聞大名。今兒特來拜望。那老紳董張了兩下嘴。才道。你老是二老爺呀。二老爺屋裏坐。喝碗水兒。柳塘便側着身兒走入房中。立開一陣霉濕污穢之氣。好似用鐵鍋燒早蘿蔔。和養蟋蟀罐中放了嚼爛的青豆。蓋了一天。次日開蓋兒聞得的氣味。這氣味便請個西洋科學家加以分析。恐怕也無法定名。但若請一個拉洋車的去。教他嗅嗅是什麼味兒。他倒能沖口說出又確切又好笑的三字名詞。但這名詞拉車的說之無罪。作小說的寫來有妨。讀者請自參詳。其實不參詳也罷。柳塘只得閉着氣。想要坐在椅上。無奈老紳董殷勤招待。怕椅子太硬。定要他坐在炕上。柳塘只得在炕邊上欠身而坐。老紳董向外叫毛夥道。高三快泡茶呀。泡我昨兒買的六毛四高末兒。茶碗揀鋸子少的。揩乾淨了。說完才回身坐在椅上。伸手向懷中掏了半天。掏出一根半雞牌的紙烟。把整根的遞給柳塘。柳塘看那紙烟都揉搓得成了繃綢。再看看她的手。想想她的身上。就推

辭道：謝謝。我不吸煙。老紳董道：你老在理兒啊。柳塘道：我是才吸完。您不要張羅。老紳董道：既會抽，怎麼不抽？說着就要將紙煙向柳塘口中硬塞。柳塘心想：若被她的手挨着了嘴，就更不易消毒了。只可按過紙煙，掏出隻煙嘴兒插上，以求距離稍遠。老紳董劃火柴替他點上。柳塘勉強吸了一口，覺得辛辣刺喉。只好徐徐噴出來。那老紳董坐在椅上，也把那半支煙插在竹烟咀上。那竹烟嘴是黑赭色，沾滿污垢。柳塘認得那竹烟嘴起碼也是十五年前的古董。在昔日市上流行一種人頂球牌賤價紙煙，每一盒內附贈一隻竹製煙嘴。這種烟斷莊已有十五年以上。她居然還保存當時烟嘴，真是好古有癖。惜物爲心，不虧是老紳董。又见她上身穿一件藍色舊羽緞的半大襖，倒是和年歲符合。但下身却是粉紅地大紅花布的甩腿褲，脚下是大紅洋襪，綠布綉花鞋，好像戲台上浣花溪彩旦穿的那一雙。尤其褲上斑駁渲染，似乎除了大花桑以外，還印有時花。細看才知是水漬污痕。柳塘看着，忽然想到昨宵雲雨知多少，晒到斜陽，尙未乾那兩句詩。在老紳董這條褲上，起碼應該把昨宵二字改爲十年。隨又聯想到自己所坐的坑沿，正犯着性學上的地名。這地方襟帶水陸，聯絡海空，爲兵家所必爭，行軍所必經，自己坐處的上下左右，正同於無定河邊。萊茵岸上，不知有多少枉死的冤魂，浪費的生命，埋藏在下面。不由脊骨生寒，遍身發癢，好像有了蝨子臭蟲。心想回家便得入浴。這身好衣服也得急速拋棄。否則恐怕受了精華，變成妖怪。滿屋亂跑亂跳，那可不怕死人。想着見老紳董已聳肩縮頸的吸完一口煙，就陪笑開口道：我從前

些年就常聽到您老紳董的大名。在這一方是頭塊牌的人物。早就想來拜望。今天見着。真是三生有幸。老紳董聽了。似乎很窘。通身動了一動。忽然行了個又豫萬福。又像作揖的禮兒道。二老爺你好。二老爺在那兒住啊。柳塘把自己住址說了。知道自己必須說些江湖市井的話。方能使她入耳。就道。我今兒來得太冒失了。不過我向來好交朋友。聽見有好樣兒的。不管三六九等。不管男女老幼。我全得交交。你老紳董的名聲。在我耳朵裏真有好些年。今兒才知道這住脚兒。就忙不迭的來拜你。老紳董聽了這幾句。似乎明白。搖恍着身子說道。可不是。男女也照樣交朋友。可是你是二老爺。我是開鑿子的。怎麼交呀。柳塘心想你倒實心眼兒。就道。我說過不論三六九等。只要夠朋友。我就交。你總得認我這個朋友。說着叫聲來呀。寶山在門外直立着應了聲。柳塘道。把禮物拿進來。寶山又答聲。出去和車夫把禮物送進。擺得地下炕上都滿了。老紳董看着左叻一聲。右叻一聲。說道。我的佛爺桌子。二老爺你這是幹什麼呀。柳塘道。這點點兒東西。太已寒酸。只表表我的寸心。你務必賞收。老紳董瞪了半天眼兒道。這些東西。得花多少錢哪。柳塘想起寶山囑咐。就道。有限也不過百十塊錢。小意思。老紳董直吐舌頭。半晌才道。太多了。太多了。花這些錢。夠買個孩子的。說着那毛夥提着茶壺托着茶碗進來。放在几上。提壺向碗中一倒。倒了個滿天星。碗裏全是茶葉末兒。柳塘倒不嫌茶葉太次。只怕茶碗有着問題。而且料着主人必然勸飲。就不等相讓。先說道。今天晚上六點。請你務必到南市第一春飯莊吃飯。請你一定賞臉。老紳董張嘴

吃吃了半天道。呦。還請我吃飯。得了。別費心吧。我不去。柳塘道。你若不賞臉。簡直是瞧不起我。老紳董搖頭道。沒有的話。我實在去不了。柳塘賭咒道。你若不去。我就是孫子。柳塘這誓賭得甚爲輕俏。因爲按文法說。這句話沒有句主。孫子固然矮兩輩。但是誰的孫子呢。當然還是他自己祖父的孫子。倒也毫不吃虧。但入到老紳董耳裏。却大生效力。她覺着遇得高貴局面的二老爺。發咒賭誓。事情太已嚴重。心中焦急難安。忽地拉住柳塘的手腕。低聲道。我不是不去。你看我這樣兒。又沒好衣裳穿。沒的給二老爺丟臉。再說我也不認識那什麼春在那裏呀。柳塘道。你怎這樣不江湖。人物只是人物。還在乎衣裳。你不認識第一春。我曾說過派汽車來接啊。老紳董翻了半天白眼兒。才道。還派汽車接我。這可……二老爺。我去了。柳塘立起道。那麼謝謝。我六點一定在第一春恭候。即指着門外立的寶山道。回頭我教這個聽差跟車來接。飯後再送你回來。現在我還有點兒事情。要先走一步。少時再見。說着便向外走。老紳董道。忙什麼。再坐會兒。再喝碗兒。柳塘連說不坐了。打攪打攪。又叮囑少時必到。就直走出門外。門口看熱鬧的紛紛向後退。柳塘向送出門外的老紳董。抱拳說聲請回。就由寶山扶掖坐上車去。車夫提起車把便走。寶山也上了後面的車。跟着走出曲巷。到了街上。寶山用手掩口。直笑了一路。柳塘却直想坐在老紳董炕上的情形。由疑心病弄出一身毛病。無一處不似蟲爬。但在路上又沒法抓搔。及至到了家裏。下車一直跑入雪蓉房內。這時玉枝正和雪蓉說閒話兒。柳塘向玉枝道。你先出去。我要換衣服。又教雪蓉快取一

套衣服。從內衣鞋襪以至長袍全要。玉枝出去。雪蓉就忙着尋找。柳塘立在門口。把外衣脫下。丟到院裏。脫一件扔一件。脫完就叫着院內停立的寶山道。寶山。你把這套衣服拿去穿吧。我不要了。說完又坐在床上脫內衣。脫了就拋在地下。換好乾淨的。忙喚女僕進來。把地下衣服拿出去。又教雪蓉掃床。女僕掃地。鬧了半天。方才停當。柳塘已累得喘不可支。倒在枕上。教雪蓉給燒了大口的煙。玉枝也過來幫着伺候。柳塘吸了七八筒。才有精神說話。雪蓉便問所事如何。柳塘把拜訪老紳董詳情說了。玉枝雪蓉都笑得在床上打滾兒。玉枝笑岔了氣。撫着脇部呻吟不已。柳塘教她在地下走着。把腰左右扭動。接着又述說情形。雪蓉笑得要命。玉枝也忍不住。但只一笑一嘆。喲。央告柳塘等會兒再說。柳塘道。我已經說完了。現在抽足了烟。就得教寶山去接老紳董。我自己先到第一春恭候。你們快給燒吧。玉枝推開雪蓉。倒在對面道。喲。我不止岔了氣。通身都笑得酥了。讓我躺會兒。帶給燒煙。雪蓉就湊在玉枝身下。笑道。你還得陪老紳董吃飯啊。吃什麼。我替想個菜。大碗元寶肉。大個兒蒸窩頭。再每人一碗熱湯兒麵。這就滿好。只怕第一春竈上作不出來。柳塘道。胡說。我們吃燕翅全席。雪蓉道。喲。燕翅席還有誰啊。柳塘道。沒別人。就只一主一客。玉枝笑道。那樣您可得跟老紳董並坐在上面。柳塘道。爲什麼。玉枝道。給竈王爺竈王奶奶上供啊。柳塘大笑道。若有那樣一位竈王奶奶。竈王爺非自殺不可。雪蓉道。不過你請客也不夠譜兒。那有沒陪座的呢。柳塘道。那麼你們倆去作陪。玉枝道。謝謝吧。我們沒那福氣。您另請別人。柳塘道。對了。

我請朋友去陪老紳董。人家進門一看，就得罵着街走。從此再不理我。雪蓉道：依我說，你可以在街上尋幾個沒飯吃的窮人，前去陪着。柳塘道：好主意。可惜放得日子太多，有點餓了。大家正在說着，忽然雪蓉面色一沉，望着門外。柳塘回頭見有個老媽正掀着帘縫，向內招手，似乎叫雪蓉出去。柳塘叫道：什麼事。進來說。那老媽見被柳塘看見，就高聲說道：二姨奶奶，外面有人找。雪蓉詫異道：有人找我，是誰呀。老媽兒道：是你們老太太。還有一位姑娘。柳塘聽是雪蓉母親，因為雪蓉進門之後，她的母親雖由自己贍養，却因太太有言在先。雪蓉雖是活門兒，家人可不能當親戚來往。所以雪蓉母親很少登門，即是偶然來看女兒，只好在女僕下房中相見。柳塘倒是不理會這些。這時老媽一說，便道：請進來坐吧。這還用啾啾咕咕的。雪蓉搖搖頭，問老媽道：我娘來了。怎麼還有位姑娘。是誰啊。老媽道：我不認識。柳塘道：你何必問。請進來不就知道了。雪蓉道：我先出去看看。說着就走出去。過了半晌，才自己回來。柳塘道：怎麼不請進來。雪蓉道：教她們在下房坐着吧。別錯了太太規矩。自討沒味兒。柳塘道：咳，這簡是虐政。那有不許女兒接待母親的。你娘來有什麼事。雪蓉道：事情多了。世上真有這樣巧事。你今天請老紳董，也許多一個陪客。柳塘道：你娘要去麼。她認識老紳董啊。雪蓉道：你別照顧我娘。她若認識老紳董，更不可登這個門兒了。柳塘道：那麼陪客是誰。雪蓉想了想，自語道：我先從那頭兒說呢。噯，這麼說吧。你知道同我娘來的姑娘是誰。柳塘道：那我如何知道。雪蓉道：告訴你吧。是月宮那個小雛雞。她今兒找了我娘去。求我娘帶她

來見我。柳塘道：你說教她去陪老紳董啊。雪蓉搖頭道：也不是她。你先別打攪。聽着我說。小雛鷄來找我。也是被人所託。想見我打聽件事。因為不敢自己前來。所以去求我母親帶領。你知道誰託小雛鷄來的。柳塘道：你又教我猜了。雪蓉道：你猜麼。十年也猜不着。說着一張手道：就是這個人。柳塘看他手中拿着張名片。正中是趙警予三字。右上角兩行官銜。一行督署祕書長。一行是吏治講習所監督。柳塘詫異道：趙警予。督署祕書長。上月本地換了派兒。直隸督理調到中央。作陸軍總長。江蘇督理王虎承調到直隸。我就曾見報上登着督署祕書長換了這趙警予。聽說還是一位名士。却怎跟小雛鷄認識。又有事託你。雪蓉笑道：這趙警予現在是祕書長了。當初却是給大家取笑兒的。連姓都給改了。他就是王小二先生。柳塘道：什麼。王小二先生。雪蓉道：怎麼你不知道。我記得好像說過。這是璞玉落難原由。也許你已經忘記。我再說一遍吧。璞玉原本有個很好的家庭。夫婦兩人守着兩個兒子一同度日。只爲她丈夫瞎了眼。不能謀生。璞玉不得不出來作女招待。掙錢養家。向來女招待都得用有聲名會叫座的作一號。可是他仗着能幹。熟習西餐館的規矩。走到那家却當頭兒。她爲人十分正經。向來不跟座兒說一句分外的話。也沒有座兒敢囉唆她。可是就來了這位王小二先生。天天到餐館吃飯。看着好像專爲吃飯。並沒有別的意思。無論誰伺候他。也沒個挑檢。輕易也不說話。所以人們稱他作王小二。又因他體面大方。又給加上先生兩字。但璞玉一挪地方。他必跟着。直到璞玉進月宮作樓上一號。他已跟了四年。璞玉當然明

白他是愛着自己了。只是璞玉向來行爲端正。又可憐她的瞎眼丈夫。沒作過一回不才之事。這時雖然感激王小二先生。也只可藏在心裏。外面裝作不理會。那知冤緣湊巧。王小二先生本是個作鬧事的人。在天津只是浮住。不想爲璞玉竟住了四五年。南方也不知那一省的督軍。屢次打電報請他。他都不去。及至知道璞玉爲丈夫爲兒子。不肯領受他的情意。一灰心就答應了南方的約請。打算離開天津。在走的前一天。他才對璞玉表明真心。璞玉也訴說自己的苦衷。兩下都有些戀戀難捨。王小二先生約璞玉晚間下班後。去陪他吃一頓飯。作爲臨別紀念。璞玉不能不應。又恐怕回家太遲。丈夫疑心。就託了小雛鷄。煩她給家裏送信。假說小雛鷄的母親生日。璞玉已被她拉去。要打半夜的牌。璞玉託了她。就自己放心去。到王小二先生住的飯店。兩人一同喝餞行酒。那知璞玉量淺。竟喝醉了。王小二先生把她架到自已住的房間。實在怎樣。我們外人不知。不過璞玉自己說。睡到天亮才醒。急忙辭別了王小二先生。就趕回家去。滿以爲小雛鷄已經給送了假信。丈夫不會疑心。到家才知小雛鷄竟失信沒去。璞玉只得把原撰的謊。對丈夫說出。她丈夫也信了。那小雛鷄這東西。當夜也跟着客座兒出去胡鬧。到天亮才想起誤了璞玉的託付。其實誤了就誤了也罷。她能拋開不管。反可以沒事。誰想她偏要找補一下。後趕着去璞玉家送信。到了一叩門。璞玉丈夫出來。小雛鷄夢想不到璞玉已經回家。竟說璞玉還在她家打牌。她要留住一天。所以來給送信。那瞎丈夫立刻犯了疑心。用話一套問。小雛鷄：牙清口白的。咬定才從家裏

出來。璞玉尙在打牌。這時璞玉已聽着小雛鷄聲音。趕出來想攔住她。已經來不及了。小雛鷄看見璞玉。知道把事弄得陰錯陽差。就拔腿跑了。那瞎丈夫完全明白了。對璞玉並沒說什麼。璞玉也沒話可以辯白。等到下午。璞玉到月宮上班。那瞎丈夫就留下字兒。說自己殘廢無用。不該耽誤璞玉終身幸福。現在已經覺悟。自己離家出走。永不再歸。璞玉從此可以完全自由的話。寫完就把孩子託隣家照管。出門而去。璞玉回家見着字兒。悔恨得要瘋。各處尋覓。並無蹤影。她無可奈何。只好到旅館去尋王小二先生。跟他商量主意。那料王小二先生已在早晨走了。璞玉受了這兩層刺激。得了神經病。作事失神落魄。總出錯兒。只可辭事不幹。以後生計更窘。吃早晨沒晚晌。和兩個孩子苦度光陰。又受了壞人過鐵的騙。落到暗娼裏。受的苦楚一言難盡。她不知怎麼託了個姓丁的拉車夫。上月宮給我送信兒。求我設法救她。小雛鷄去到我家告訴這事。可是那時我已經離開月宮。正在嫁過來前幾天。那裏顧得她呢。以後的事。你自然全知道。不用再說。直到昨天。這位王小二先生回到天津。又上月宮訪舊。見璞玉已沒有了。當時舊人也只剩了小雛鷄一個。就向小雛鷄打聽璞玉。小雛鷄把璞玉落難情形說了。王小二先生非常難過。又問璞玉現在下落。小雛鷄只能知道她在暗娼以前的事。以後就完全渺茫。因為當時她會把車夫的話轉告給我。我也曾答應出嫁後託丈夫想法救璞玉。她就這層告訴王小二先生。王小二先生就託她趕緊上咱家來問信兒。小雛鷄說她自己不敢上門。還得求我母親帶領。王小二先生就買了兩件禮

物。又託她把一份送我母親。一份送我。另送小雛鷄一百元錢。又託他帶一張名片問候你。小雛鷄見錢眼開。今天晌午。就上我母親家去了。立逼着上這裏來。細情就是如此。你看該怎麼辦吧。柳塘道。這太好了。來這麼個人。可以幫我救柳塘。兩人合作。也許成功更快。而且他對柳塘鍾情的情形。顯見是個誠摯的君子。何況又有學問。我很希望得個這樣朋友。雪蓉道。可是你得個朋友。就要丟一個姨太太。一個兒子。柳塘道。這是什麼話。雪蓉附耳低言道。我本來打算救出璞玉。就教她歸到咱們家。她那兒子也歸咱們養活。多麼有趣。這並不算過分。你本來應名有兩個姨太太。實在只有一個。璞玉補缺正好麼。可是現在王小二先生一出頭。他和璞玉是老交情。只怕把你頂了。柳塘道。笑話。笑話。我救璞玉。何嘗爲着要她作姨太太。不過你說她有個好兒子。又那樣可憐。我這樣年紀。聽了倒有些動心。很想收過來作個螟蛉。享點兒女之樂。至於璞玉。若是救出來後。窮無所歸。我也未嘗不可以收留。却絕沒圖得她的意思。如今這王小二……什麼王小二。你們濕雞外號。不能算數。這趙警子來了。她若肯收留璞玉。是千好萬好。你說這話。如何對得住璞玉。雪蓉點頭道。是了。是了。你是好人。早晚得生個大兒子。柳塘道。那得勞駕你啊。雪蓉呖了一聲道。少說頻話。現在怎麼辦。我已把你尋着璞玉。今天請老紳董的話。告訴她們。她們還想得你句話。回覆趙警子。柳塘想了想道。趙警子住在那兒。我去拜他一趟。雪蓉道。不用。小雛鷄知道他的電話。只要你肯見他。一請就來。柳塘道。論理呢。也該他行客先拜住客。而且時候也很匆促。我要在去

第一春以先。跟他見面。你就教小雛鷄打電話請他吧。可得先替我致意道歉。雪蓉道：用不着。他爲着情人。還拘這些禮兒。說完就出去了。柳塘又喊她通知下人開前門大客廳。雪蓉應着自去。柳塘看錶已將到五點。就教玉枝急忙燒煙。趕着過足了癮。才拭淨了面。穿上件馬褂兒。外面有張福進來。說趙祕書長到。已讓進客廳。柳塘就迎出去。張福趕在前面。給打起客廳門帘。柳塘進去。見迎面椅前立着一人。年紀約在三十五以上。四十以下。生得方面長身。眉目疏朗。氣度高華。丰神俊雅。嘴上留着兩撮小鬚。頭戴小帽。身穿藍袍青馬褂。脚下粉底緞鞋。很夠個官僚派頭。但是滿臉的書卷氣。而且眉宇間顯着和藹可親。柳塘一見。便從心中愛慕。抱拳叫道：您是趙祕書長。真久仰了。今天光降。榮幸得很。趙警予作揖答道：柳翁不許這樣稱呼。請叫我的名子。我作官不過逢場作戲。聽人提到。便覺汗顏。柳翁古道熱腸。我久已佩服。今天冒昧造謁。請恕唐突。柳塘道：不敢。我們今日一見。真是歡若平生。何必客套。請問警予是雅篆麼。趙警予道：小弟名號同一。柳塘道：警翁。我慷慨論交。一見如故。以後聚首日子正長。現在時間匆促。且談我們的正事。關乎璞玉的事。那小……柳塘說到這裏。覺得小雛鷄是市井綽號。不好對新識的朋友出口。但又沒法給尋個代名詞。正在咽住。那趙警予已代說：那小雛鷄雖已在電話裏告訴幾句。不過我沒明白。還求柳翁見告。柳塘就把自己拯救璞玉的工作。仔細說明。又給自己洗刷嫌疑道：我和璞玉連面也未見過。只因小妾和她是乾姐妹。鎮日逼我。我才不得不勉爲其難。現在正愁着救出璞玉。沒處着

落。老兄恰在這時來到。我不特替璞玉欣幸。也替自己欣幸。因爲有了老兄。我的心力才不算白費。可以看她得到好結果了。趙警予聽着。似乎有些發窘。不好意思的笑着。不怕柳翁見笑。兄弟和璞玉固然有情。却是無約。以後的事。等救出璞玉。請她自己決定吧。柳翁方才說想利用老紳董。這個開士鑿子的老妓女。可有這樣力量。兄弟向來厭談勢力。這次爲救璞玉。無可奈何。也可以姑且違心用回勢力。託他們地面上去辦。您着好麼。柳塘道。這是很難說。藏垢納污的地方。若沒有官人護庇。便不能存在。您說用官面勢力去辦。固然簡爽。但只怕有人跟他們通氣。送個信去。他們把璞玉藏起。報說並無此人。你有天大勢力。又將如何。依我還是先試試老紳董。若是不成。再動勢力。趙警予道。好極。好極。兄弟敬聽驅策。柳塘笑道。倘然你不嫌褻尊。今天我請老紳董吃飯。只一主一客。你可以作陪麼。順便聽聽消息。也隨時給我指導。趙警予道。柳翁都肯自屈。怎麼到了我就說褻尊。我一定去。柳塘道。現在時候到了。咱們一同走。還得接老紳董去呢。說着叫了聲來。寶山走入。柳塘道。你去叫兩部汽車。一部你坐了去接老紳董。直到第一春。一部給我跟趙秘書長坐。寶山應聲出去。柳塘和趙警予又談了一會。張福進來說車子已然開到。寶山坐一輛走了。柳塘吩咐張福跟車前去。就讓趙警予一同走出。到了門外。見一部汽車停在階下。汽車前還有一輛嶄新的洋車。車身漆亮。篷布靠墊。一律雪白。一個細長如電杆的車夫。身穿洋緞。知襖。青緞紮腿褲。脚下白線襪。青禮服呢鞋。都是嶄新。柳塘心想這車夫好闊呀。論理督署秘書長。很有坐汽車

的資格。即使自己沒有，也可由公家供給。這趙警予却放着譜兒不擺，只坐輛漂亮洋車。又這麼倒扯車夫，真是奇怪。想着就見那瘦長車夫，已把車上腳毯拿開，似乎伺候主人上車。趙警予走到階下，望着那車夫很和藹的笑道：「我趁張二爺的車走，二羊，你上南市第一春飯莊等我吧。」柳塘聽得二羊兩字，覺得耳熱心方一轉，那車夫已答應一聲，提起車把將向後退。趙警予忽叫道：「等着，我給你引見個人。」又向柳塘道：「柳翁，你可認識這個車夫？他是這一案的功臣，也是義士。」他叫了二羊，若不是他第一次替璞玉上月宮送信，您也沒法知道璞玉墜落情形。救她又何從下手？我在第一次聽小雛鷄說到這了二羊，我既欽佩他的熱心，又想他或能知道璞玉下落，就託了警察廳長，派人向各車廠找他。那知遍找不見。到前天才發現他從一星期前就被押在警察廳拘留所裏了。案情是和同廠車夫賭錢，爲一角錢滾賭，打破人家的頭。警察廳長買我的面子，把他釋放。送到我的寓所。我一問他，他仍只知道璞玉落在三玲書寓。我當初次聽小雛鷄說，就託人去三玲查過，並沒有璞玉蹤影。所以他的話並不能幫助什麼。不過他有替璞玉送信之功，應該獎賞。我又喜歡他的粗豪，還想留他作事。無奈問他會幹什麼。他回答會拉車。問他喜歡幹什麼。他回答喜歡拉車。再問他有什麼志願，怎樣就可心滿意足。他說只想拉包月車，弄輛漂亮車在街上跑。給同行的人們看看。我聽了就把他留下，給在衙門裏弄了份護兵的餉。我自己再每月貼他幾十，合起來也有百八十元。我又把督署的汽車退了，自買了一輛新洋車，教他拉着。

出門。這件事弄得連王督軍都知道了。他昨天問我爲什麼不坐他給預備的汽車。偏要坐洋車。我只可說有個舊用包車夫。性情忠誠。相隨多年。現在我坐了汽車。他因不能再伺候我。很是難過。我因爲不忍教舊僕傷心。只得又恢復洋車。王督軍聽了。很贊我念舊。又說這車夫既如此忠心。應該獎賞。就告訴下面。給他一份副官餉。可是他的名字實在不好上簿子。我就給諸聲改成丁爾揚。現在他是丁副官了。我用副官拉車。也頗足以自豪吧。說着哈哈大笑。丁二羊那裏也醜着臉兒。笑着嘴兒傻笑。柳塘笑着端詳。那丁二羊。因爲會聽雪蓉轉述小雛鷄的話。說他醜惡污穢。有如乞丐。但這時竟是剝垢磨光。大見漂亮。頭上居然也剪了平頭。還是學士式。前面當中凸起一撮鳳頭兒。臉上刮得青中透亮。但更顯得額高眼凸。猙獰可怕。笑時迷縫着鑲紅邊的眼。張着大嘴。全副黃板牙全在外面。身上的綢緞衣服。雖然甚新。但被他的臉兒一襯。好像都減了成色。不過他眉宇間頗有忠厚豪爽之氣。把醜陋給掩了幾成。柳塘心想。這個人大約在蓬頭垢面。衣履不完的時候。還比較好看些。這一倒扯反而難看了。原來柳塘和趙警予。都只知道丁二羊只是個車夫。璞玉曾託他送信。却並不知他還是璞玉的客人。所以趙警予很熱心的提拔他。柳塘也十分看重。就道。警翁。這事辦得真好。丁二羊原……不。這太失敬。丁副官原本有功。應該如此。將來我還許有些薄意。丁二羊笑嘻嘻的屈了一條腿。似要請安。却抱拳作了個揖。說道。二位老爺。別折受我。我這兩天就有些不得勁兒了。柳塘道。怎麼呢。丁二羊道。夜裏睡不着覺。白天只拉主人出門。

幾趨聞得抓撓兒。柳塘大笑。就和趙警予上了汽車。張福坐在前面。如飛開去。不大工夫。到了第一春。下車進門。向裏一走。就看世家和新貴的不同。飯莊中的門櫃和一切人等。都圍隨着柳塘。把二爺叫得震心。趙警予雖是貴人。却沒人認識。大家進了一間雅座。是寶山用電話早定下的。飯莊聽是柳塘請客。給預備了一間三敞間的大廳。陳設特別精雅。警予走入。看了問柳塘道。今天柳翁不是沒有別客麼。柳塘道。就是我們兩人和老紳董。警予道。這房間不太大麼。柳塘道。沒關係。我們三個人吃飯。花三十人的錢。也就對得住飯莊了。警予道。那又爲什麼呢。柳塘笑道。老兄厭談勢力。我也怕說富厚。何況我並非富厚。不過這次對於老紳董。却不得不用些世俗之見。對她優待一些。炫耀一些。便可以教她感激。而給我們使用。就因爲老紳董出身低下。並沒見過世面。我才這樣待他。趙警予點頭道。這倒是閱歷之談。用人都應如此。譬如在上的想利用草澤英雄。就常以他未見過的富貴繁華相炫。使其觸目成趣。遇事知恩。其實在施者方面不算什麼。而受者方面就不知所報了。說着堂倌過來。伺候過烟茶。接着掌櫃進來周旋。給柳塘刷了一頓色。好像掌櫃一見柳塘。就矮下一級。要代執堂倌之役。說了一陣怯應酬話兒。以後就問有多少位客人。預備什麼。柳塘道。就只我們兩位。還有位女客。三個人吃飯。掌櫃道。那麼零點吧。柳塘道。不要整桌的。燕菜席吧。還得應有盡有。不能偷工減料。掌櫃道。三位吃的了麼。柳塘道。本來就是上供。你不用管。只好好兒預備。還有一樣。少時女客來了。你吩咐外面。得恭恭敬敬的招待。不許嘻皮笑臉。掌

橫道那怎麼敢莫說二爺請的女客。就是尋常主顧叫的班兒。我們也得規矩伺候。柳塘心想你那知道。我那位女客。比班兒還低八級呢。她在這裏吃一次飯。明兒若被外人知道。自好之士就許不願再來。你的生意就關門了。我且不必說破。就道。不管怎樣。你就去吩咐一聲。還有你得多派幾個漂亮手兒。伺候這屋裏。我要十二成的排場。掌櫃心想這女客不知身份多麼高。所以張二爺如此巴結。也許二爺要活動活動。出去作官。請什麼闊太太施行運動吧。可是這幾天。只見報上登着宋國士的母親和鄭女院長等。到天津來啊。但也只好依着他出去吩咐。接着便有夥計在榻上把烟具擺好。柳塘躺下燒了一筒。讓警子吸。警子不解此道。敬謝不敏。柳塘只好自用。警子坐在旁邊。和他談說。二人都是胸襟闊大。學養頗深。柳塘是本地土財主。但天生性情風雅豪爽。又讀書甚多。氣韻淵然。挹之不盡。警子素有才子之名。半生風塵。離離。南北東西寄歲年。是個久歷山川。飽經哀樂的閱歷人物。所以二人越談越覺投機。全有相見恨晚之慨。漸漸談到切身問題。柳塘問他寶眷可曾回來。警子回答自幼奔走風塵。家中雖有糟糠。却自前十年便已亡故。如今竟是一身久客。四海無家。柳塘想到璞玉就試探他道。說句不怕老兄介意的話。無怪你這樣關心璞玉。身世淒涼。頗有相同的地方。警子凄然一嘆。信口念道。芙蓉南閨美人美。苜蓿西風塞士寒。一樣天涯淪落者。看人便是自家看。柳塘聽了暗笑。你現在貴爲督署祕書長。還自稱塞士。可見文人積習。水世難改。不過詩作得還好。令人可愛。就道。咳。璞玉現在作踐得不成人樣了。我很替她

發愁。她現患極重的日疾。固然藉此免却許多污辱。但只怕以後眼睛瞎了。成爲瞽婦。可就不易着落。誰肯要個瞎子呢。趙警予聽着唇吻動了幾動。才毅然說道。這倒不必……兄弟意思。以爲璞玉得救以後。一切得任她自主。誰也不要她怎樣。所以兄弟絕不敢先作非分之望。可是他真個殘廢。窮無所歸。那兄弟就義不容辭。她出來以後。只要願意跟我。就是我的正妻。無論她殘廢。即使她已經玉殞香銷。我也千金市骨。柳塘拍手道。老兄如此深情高義。璞玉這一場困苦顛連。可算得了補償。趙警予淒然嘆道。柳翁我補過贖罪。還來不及。怎敢說深情高義。你當然明白璞玉這場患難。完全由我而起。我愛了她三四年。並沒有表示。也未得親近。那知在我自揮慧劍。斬斷情絲。決計南行。和她永別時候。反而多落了一回痕跡。臨別之筵。成了她致命之傷。但當時我懵然不知。自己走時。還覺得海闊天空。又豈知已經罪孽深重。這次回來。聽小雛鷄一訴她的景況。我至今沒睡過一夜好覺。莫說璞玉身歷許多苦難。使我萬死莫贖。就只想她在丈夫失蹤以後。無可奈何。重去尋我。我又先已動身。她那時的悲慘。不知到什麼程度。我當時莫非被鬼催着。怎竟不稍留一兩天呢。柳塘道。過去的不必再想了。好在璞玉這次總能脫離苦海。從此琴瑟靜好。報恩補過。來日方長。現在何必徒自傷心。至於璞玉救出之後。我還有區區微意。因爲老兒既希望永諧白頭。視爲一體。我建議你暫且不必見她。她那可憐樣兒。你見了怕受不住。教她住在我家治病調養。全愈之後。再議吉期。她既是小妾的乾姐姐。就把我家當作她的母家。你也不妨鄭重舉行婚禮。

我也算一手巴結出一位祕書夫人。到時好多吃你幾杯喜酒。趙營子笑說多謝。正在這時，忽聽外面一陣喧嘩。張福先跑進來，報說老紳董到。柳塘和趙營子就立起迎到門口。向外瞧時，見那情形掌櫃真會巴結。因得了柳塘要排場的囑咐，不知從那裏尋了這許多人，都穿了灰布大褂。由大門口一直排到院裏。比接官差還要整齊嚴肅。隨見由大門影壁先轉出飯莊掌櫃。在前打頂馬引路。老紳董隨在後面。寶山緊跟着老紳董。還有四五位門櫃在後相送。一個喉嚨最響的，喊着一號。那老紳董好像預備要死在這裏。竟穿着壽衣來了。上身是藏青緞子釘三道大寬花邊的大襖。下身是藍地印牡丹花的羽緞褲子。也釘着花邊。這兩件除了在三十年前能發現於老太太的箱底，現在只有壽衣店還有得賣。但在大襖外面還穿了件紫絨長馬甲。這倒是件沒甚過時的衣服。在文明小戲台上還可常見扮梅香的穿着。只是長馬甲還不夠長，露着尺許褲腿兒。脚下却是摩登過度。一雙半高底的黃皮鞋，配着肉色絲襪。最妙的是身上手帕太多。比變戲法的不在以下。手提一條。腋下掖着一條。大襟鈕上繫着一條。脖子上圍圍了一條。顏色非紅卽綠。鮮豔動人。頭上的糝白頭髮，已完全變得漆黑。鬢角齊得刀裁似的。臉上並沒擦太多的脂粉。但只把嘴唇塗得又紅又小。這已經美得難殺畫家。愁死攝影家。而她那走路專用腳跟走路。左扭右擺前仰後合的姿態。直好比三月中的春風嫩柳。在掌櫃後面成曲線走來。據說海上軍艦在開戰時候，駛行必作曲線。敵方炮火就不能描準。路上醉漢行走，欲側歪斜。老虎撲不準，就沒法吃他。老

紳董這樣走法。當然是不怕炮火不怕老虎的了。但却苦了飯店那些衣冠峙立的人。都笑得要漲破肚子。却閉口咬牙的力下自制工夫。不敢稍露笑容。那些人每個都是等老紳董由身前走過。便躡步溜出去。一過影壁。便撲的笑出來。但不敢縱聲。每人只撲一聲。禁不住人多。只聞撲撲不絕於耳。好似燒着了什麼。許多人一齊吹氣。柳塘警子也都強忍着笑。迎着老紳董。抱拳說句客氣話。迎入房中。老紳董入室。看了那整齊陳設。先嘞了兩聲。柳塘讓她坐在榻上。給警子引見道。這位是趙祕書長。這位是老紳董。警子鞠了一躬。老紳董却點了七八下頭兒。向柳塘道。你說他什麼長。柳塘道。趙祕書長。老紳董道。祕書長是官兒呀。柳塘笑道。是大官。這一省除了督軍。就屬他大。老紳董張大着眼兒道。是老爺。我該磕個頭兒吧。柳塘道。不必客氣。咱們都是朋友。老紳董點頭道。不錯。是朋友。這兒沒有客。說着又拉柳塘低語道。他是大官。可管得着橫街子的巡警麼。柳塘不解何意。隨口應道。自然管得着。老紳董又道。當巡警的胡裏子。白住了我們老大一夜。總不給錢。欺負苦了我。這當兒見了老爺。我得告狀。說着就要從榻上往下溜。柳塘一看不好。只得拉住叫道。那都好說。等趙祕書長回去。給警察廳打個電話。立刻就給你出氣。說着又附耳低聲說道。你是我的朋友。趙老爺也是我的朋友。大家身分一樣。你不要說這種話。教人家看不起。你得明白。從古來就是紳士比官兒大。官兒上任。還得先拜紳董。你別忘了自己是紳董啊。老紳董聽了。似信似不信的點了點頭。但從此就矜持起來。不再叫老爺了。柳塘又讓她抽烟。老紳董說不會抽這

行子。柳塘又自吸了幾筒。同時向趙警予誇獎老紳董。說她這樣俠義。怎樣光棍。又怎樣名震津沽。是個古道熱腸女英雄。所作所爲。都是現在衣冠士夫所不能及的。又像作小說似的。杜撰許多故事。都給安在老紳董身上。老紳董聽着也覺耳生。但禁不住柳塘盡力贊揚。趙警予又從旁點頭啞嘴的捧場。就由得忘其所以。面有得色。身體也搖恍起來。柳塘見感情已聯絡得到了程度。就坐起喊了聲來。立刻由外面進來四個堂倌。柳塘吩咐一聲擺。四人同聲答應。兩人跑出去傳令。兩人去收拾檯面。又開了十多盞電燈。把室中照成雪洞般白。張福和寶山過來伺候。柳塘警予脫馬褂。跟着又有四五個人進來。張羅柳塘讓老紳董入座。老紳董滿不客氣。走到桌前。後事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肝胆出風塵蛾眉脫劫 姻緣懷故劍俠骨盟心

話說柳塘讓老紳董入座。老紳董走到桌前一看。見水菓冷盤已擺滿了圓桌面。箸匙等小傢具。全是銀製。耀目生光。看得已有些頭眩心亂。竟由着柳塘駕弄。坐在正面中間。柳塘警予左右陪。老紳董倒是知道禮節。坐定才叫道。這可不成。我怎麼弄了個竈王爺的坐兒呀。柳塘已執壺給她斟上一杯上品花雕。老紳董擺手道。我不喝。不年不節的。喝那門子酒。柳塘道。不要客氣。您必得領我這點小意思。說着替警予和自己斟上。才舉杯勸酒。老紳董喝了一口。連吧噠十幾下嘴道。這酒餒了。怪酸的。一點兒不辣。

柳塘忙道。您不愛喝黃酒。改別的吧。老紳董道。給我來二兩辣的。柳董道。高粱麼。老紳董道。我要白乾兒。加點兒糖。幾個堂倌正在側耳聽着她要喝什麼。好急忙去取。及至聽了白乾加糖。都覺一怔。還是柳塘聰明。向堂倌道。去取玫瑰露和蓮花白來。須臾取到。老紳董呷了口玫瑰。點頭道。好。對了。這才是酒味兒。柳塘讓着大家喝了一杯。堂倌又過來取開水果冷盤。老紳董自語道。還沒吃呢。就拿走了。警子聽見。就吩咐只把水果拿開。冷盤先放着。老紳董這時倒不拘束了。東夾一箸。西夾一箸。柳塘警子又在她面前擺了三隻懷碟。都給佈得上。了尖兒。那情形。只差香爐臘台。就完全像上供了。老紳董每吃一口。都要吧嗒嘴。縐縐眉。似乎品着滋味。却又不知何物。及至第一道冰糖燕菜上來。她看了看。就充起內行。用筷子指點着道。光說不算。真好手藝。把豆腐熬得都起了馬蜂窩兒。還這麼絲絲拉拉的。說着用筷子去夾。但只夾不起來。那筷子就在碗裏洗了澡。柳塘警子因她每次夾菜。都把筷子吮上一下。而且兼理牙簽職務。這一洗澡。就都望湯興嘆。不敢再吃了。柳塘就把碗推到她近前道。您用調匙搯着吃吧。這東西清潤滋補。最養人的。老紳董這才用匙吃了一口道。咦。不是豆腐。這叫什麼行子。柳塘道。這是燕菜。老紳董道。燕菜。也是園子種出來的麼。警子接口道。這不是菜。通常叫作燕窩。敢情這一說她明白了。撮起屁股。向碗內望着道。這就是燕窩魚翅的燕窩呀。我今兒可看見了。又嘖嘖兩聲道。真闊真闊。這是天上王母娘娘養的燕子搭的窩。隔一百年。王母娘娘打掃天宮。才把這燕窩打掃下來。從南天門往下一扔。落到我

們世界上。這才是貴物兒。聽人說在康熙年間。就跟金子一兩換一兩了。你二位怎不吃呀。柳塘吹了句道。我們天天用這個當點心。都吃膩了。你請用吧。老紳董一吐舌頭。舌頭落入碗裏。用嘴嚙溜一吸。吸進了一大團。嚼着說道。甜得怪有意思。說着就像喝麵湯似的。忒嘍忒嘍把一碗全喝了。還把碗底剩的渣末。抓出來放在紙花上。包好塞入懷中。想是要帶回去誇耀隣里了。柳塘再讓了一杯酒。堂倌又端上魚翅。老紳董真是聰明。一見便道。這必是魚翅。必是魚翅。柳塘道。對了。老紳董道。這本是成套兒的。燕窩魚翅。要不是先吃燕窩。我就當這是肉湯燉粉條了。柳塘一箸夾空了大半盤。送到她面前。老紳董仿照炸醬麵吃法。又忒嘍起來。趙警予心想這老紳董真是聰明。不特聞一知二。而且舉一隅能以兩隅反。實可媲美古賢。可惜未曾讀書。否則必成個女才子。也許中個女狀元。我以前看見許多無行文人。每每借酒撒瘋。作出許多不規矩沒出息的事。就改了一句舊對聯。是從來名士皆酗酒。只是湊不上下聯。今日從老紳董身上湊得了。可惜淫娼不讀書。這老紳董真是質美未學。天才却是有的。要不然怎會出人頭地。成爲老紳董呢。想着便不覺一笑。柳塘疑他是嗤笑老紳董。急忙對他使眼色。警予急忙斂容。和柳塘一同勸酒。隨着又上了幾道菜。老紳董的酒已喝過兩壺了。柳塘怕她醉了。失去時機。就不再勸。暗示堂倌急速上菜。須臾擺滿桌上。老紳董不住念佛。說這些好菜。都得剩下。自便宜了館子。柳塘道。這剩菜本可以送回家去的。老紳董道。對了。憑什麼白給他們呢。送回你家。夠吃好幾天的。柳塘道。我家裏沒人吃。

向來不讓他們送。老紳董酒蓋了臉道。怪可惜了兒的。你不要。我帶回幾樣去吧。這鴨子。這魚。這小老鼠兒。這……紳董就回頭向堂倌道。照今天吃的。原樣兒做一桌。給老紳董送到家裏去。老紳董擺手叫道。別價。別價。怎麼吃了還送。你張二爺要折受死我呀。柳塘道。不必客氣。我已吩咐過了。小意思。不過七八十塊錢的事。老紳董暗吐舌頭。心想我做一個月的好生意。夜夜不空。也見不到十塊大洋。今兒一點菜就是七八十。張二爺真太闊了。太大氣了。太把我當朋友了。可惜我是太老了。院裏姑娘又沒一個長得俊的。再說我也不能叫好朋友長大瘡。這可怎麼報答他呢。老紳董心裏想着。嘴裏卻沒就諛了吃。她來時曾特意上過茅房。排洩積物。所以入座時肚子好似癢皮臭蟲。及至吃飽。肚子就成了打滿氣的皮球。喉嚨以下。絕無餘隙。這時若教她唱一段歌。恐怕隨着歌聲要噴出海參肉丸了。吃得實在不能再吃。只得放下筷子。柳塘警予讓她散坐漱口已畢。柳塘仍在榻上吸煙。定要老紳董吸一口消食。老紳董勉強吸了一口。柳塘教她躺着別動。老紳董躺在榻上。頭上帶着的。肚裏滿滿的。又聞着堂倌獻上的香茶。茉莉花香而撲鼻。這份兒舒服。便她想起十幾歲時初入娼門。備受蹂躪。感受極度痛苦。過一年以後。忽然接着個美貌青年。自己既因愛生情。他也能給意外樂趣。那一夜才領略到人生真味。就像今日酒足飯飽。冥然昏臥的滋味一樣。這兩件事是畢生難忘。活着印入腦筋。死了帶入棺材。老紳董想着。不由口中說道。張二爺。你太好了。我可怎麼報答你呀。老紳董正在說着。柳簾忽然立起。向她作了個揖。老紳董

急忙爬起叫道。張二爺你這又怎麼了。無緣無故……柳塘道。我有件事要求你幫忙。老紳董一怔道。二爺。你求我。我可有什麼值得你求。柳塘道。這件事只有你能幫忙。千萬可得應我。老紳董道。二爺你說吧。只要我能辦。你是看上我們那一溜兒的姑娘了。說着又搖頭道。不能啊。柳塘道。不是。我請問在趙家。審開玩藝兒的。有個姓丁的。外號兒黑心疔。你可認識。老紳董道。怎不認識。那是我的乾兒子。你跟他鬧。事了麼。那一句話沒完。柳塘道。不是。是我家裏的小婆兒。有個乾姐姐。叫作璞玉。因為受人的騙。先落到班子裏。現在又落到黑心疔手裏了。我已經調查實在。只是沒法兒弄她出來。爲了若干日的難。才聽說。您是黑心疔的乾娘。只可求您給幫回忙。說句話兒。那黑心疔要多少身價。只要不差大格兒。我都答應。老紳董聽着。眨了眨眼。擺了擺手。忽抓住柳塘哈哈笑道。你呀。你呀。你算找對了路兒了。你只知道黑心疔是我乾兒子。還不知道他那生意是借我八百塊錢幹的。這點小事。還不好辦。你說的那個人兒叫什麼。柳塘道。原叫璞玉。現在却不知改作什麼名字。她有二十來歲。高身量。細腰扎背的。現在正害着眼。老紳董聞言。霍的立起道。方才接我的四輪電。還在外面麼。柳塘道。在外面。你幹什麼。老紳董道。你教車送我到趙家審。我去把那個璞玉給你接回來。柳塘道。這不是忙事。你也得先去說說。問問價兒。還要商量。老紳董道。用不着。我先給接回來再說。身價的事好辦。實告訴你說。我們那種地方。買人兒沒有大價錢。至多三四百。那就頂了天兒。我既出頭。黑心疔也不敢說人。將來照原價給他。至多再饒幾十二爺你就

不用管了。快送我去。還教那個接我的。小夥兒跟着。柳塘見她如此熱心。甚爲欣喜。就喊進寶山。吩咐他快伺候老紳董坐車上趙家窰。去接璞玉。寶山應着。又問接着了。仍回飯莊。柳塘想了想。也知道飯莊不便。想要接回家中。又想老紳董必跟回來。還許帶着黑心疔。這等人如何能讓進家中。想着就說。還回這裏吧。寶山就扶着老紳董走出。柳塘警予送到院中。又說了些拜託的話。才看着他們走出去。須臾聽汽車響動。柳塘欣然拍着警予肩頭笑道。恭喜老兄。我這一寶算押中了。也許一小時內。你就可以和璞玉見面。警予也自悲喜交集。這時雖還未見着璞玉。先已動了感情了。二人回至房中。靜坐等候。柳塘吸着煙。心中計算。由這裏到趙家窰。汽車走五六分鐘。來回不過十餘分。老紳董若是交涉順利。大約有半點鐘就回來了。那知過了有半刻鐘。還不見音訊。正在焦急。忽聽外面車喇叭響。二人一齊跳起。向外張望。只見由影壁轉過寶山。後面並無他人跟隨。二人愕然對視。都感到詫異失望。寶山匆匆跑入房中。面色青黃不定。柳塘由他面上。看出事情已失敗了。迎着問道。怎麼樣。不成麼。不成麼。寶山喘着氣道。不是不成。是成了。成了可是……說着忽地請了個安。滿面惶愧的道。我給惹了禍。求老爺責罰。柳塘怡然道。什麼。你惹了禍。你怎會惹禍。寶山道。老爺別生氣。我慢慢的說。我伺候老紳董到趙家窰。進了黑心疔的窰子。就先遇着黑心疔在院裏。老紳董揪住他。璞玉。黑心疔說沒這麼個璞玉。我領老紳董把璞玉尋着。她仍在那院角小屋住着。眼睛還害着沒好。我指給老紳董。老紳董就跟黑心疔說。我不管叫什麼

玉就是這個人兒。我得領走。你多少錢買的。快說。黑心疔似乎不大願意。先問老紳董是替別家倒人兒。還是歸你自己院裏。老紳董說放屁。你別疑心。我是來搶你的錢樹。我不作那沒理的事。這個璞玉是正經人家姑娘。受了拐騙。才落到這兒。現在人家查出來。託到我跟前。面子太重。我非立刻領走不可。你要駁我。咱們今兒有死有活。黑心疔好像極怕老紳董。才說出是四百六十塊錢買的。老紳董聽了。就說還你六百。添一百四的利錢。拿你欠我的賬對沖。說完就進屋去拉璞玉同走。可是璞玉還不知是什麼事。疑惑又把她轉賣。不肯跟着走。老紳董急得張二爺趙老爺的說了半天。越說越不明白。遠是我知道一點情由。把咱家二姨奶奶是誰。告訴了她。又把您千方百計救她。從三玲書寓直到趙家審的細情說了。她才相信。答應跟我們回來。說着又請個安道。我真該死。不知怎麼教鬼催的。一時想獻殷勤。多說了句話。竟惹得他抵死不肯回來了。柳塘道。你說了什麼。寶山看着趙警子。湊到柳塘近前。低聲道。我爲着要教那璞玉歡喜。先給她送個喜信兒。就悄悄告訴她。有位趙警子老爺。現在又回到天津。作了督署祕書長。這時也正在第一春飯莊等着。你一去就見着了。那知她聽了這話。反倒變了顏色。痛哭起來。賴住了。再不肯走。老紳董亦怔了。和我一同勸告。璞玉只哭着道。我不見他。我沒臉見他。你們還讓我留在這裏。我不去。柳塘頓足道。糟了。你真知道的多。話也太多。好好兒的事給弄壞了。趙警子問什麼事。柳塘道。他這東西多嘴。告訴璞玉你在這裏。璞玉羞於見你。不肯同來。趙警子聽了。忽地轉過臉去。寶山更覺羞慚。

柳塘又道。快說吧。以後怎樣。寶山道。以後越勸她越不成。老紳董也沒了法。只得把我叫到旁邊。吩咐快回來報告老爺。另外想法。若能叫咱們二姨奶奶去一趟。也許容易勸她出來。柳塘繃繃眉。又道。老紳董呢。寶山道。她說黑心疔詭計多端。她若不在那兒。恐怕她們又把璞玉藏起。所以她沒有離開。仍在守着璞玉。柳塘搔頭尋思。實在不願教雪蓉去接璞玉。誰家的姨太太能進下等娼窰。但事已到了這地步。老紳董又正在那裏等着。只得回家商量再說。就轉身向警予道。老兄不要失望。大約你今天不能見着她了。這是她的一種悲哀。自以爲墜落至此。羞見故人。大約老兄的事。還得我和小妾深費些心思。口才圓滿。現在我先回家。帶小妾接璞玉出來。安置在我家中。等把身體將息好了。再勸着她和老兄見面。現在你若一定要見。恐怕倒羞了她。弄成意外僵局。你想是不是。警予惘然點頭。柳塘拍着他肩頭道。那麼你先請回。靜候好音吧。好在金釵落井。自有在那裏。而且請你放心。桃花已經寫入丹青裏。有我這護花帽在旁豎着。萬不許東風動搖了。警予聞言。伸出手和柳塘珍重的握了握手。在一握之間。表示出無限感激付託之意。柳塘也在態度上表示了完全負責。二人這樣相喻無言的作別。警予穿上馬褂。柳塘教寶山出去通知趙祕書長的車點燈。原有兩部汽車。一部被老紳董坐了去。一部還要留着回家接人。不能給他坐了。柳塘說着。也穿好衣服。取出十元開了堂倌小賞。便和警予一同走出。在門櫃歡送聲中。出到門外。丁二羊拉着車過來。柳塘望着門櫃道。趙祕書長的車飯怎麼開的。門櫃答道。照例。柳塘指着

丁二羊笑道。這是丁副官。以後再來。給他在下面開飯。再開十塊錢。說着自取出幾張鈔票。給了二羊。警子才說何必。丁二羊已接過錢。謝賞了。警子笑了笑。看着二羊臉上有血漬。鼻孔裏堵着紙捲兒。心中詫異。便問他怎麼了。二羊率然的道。方才跟他們拉車的砸錢兒。我贏了。他們不給錢。倒說硬話。我跟他們打起來。王三打破我的鼻子。我也打腫了周三的眼。算倆值過兒。說着忽低頭瞧見嶄新的麻葛褲上。撕了道口兒。猛然跳腳罵道。狗日的。還撕破我的褲。我不能饒他。說着就要跑走。警子喝道。還幹什麼去。滾回來吧。以後再不許生事吵架。記着。再犯必然辦你。快拉我回家。二羊才鼓着嘴不言語。警子上車。向柳塘抱拳。說句一切拜託。改日再見。二羊已抄起車把。如飛跑去。轉臉就沒了影兒。柳塘瞧着。覺得這丁二羊真好快腿。足以和汽車賽跑。却不知二羊拉車。只在起初脚時和將終點時。才努力快跑。玩這作派。教別人看自己的快腿。主人的快車。博幾聲喝采。其實轉過彎兒。他就漸行漸慢。以至變奔跑為散步。慢得可以回頭和主人談天。因為他有痰喘病根。跑得功夫稍大。就要嗽喘如吼。不能再行。警子為應付他。速度和時間。每次出門。身上總帶幾件公事。在車穩如舟的程途中。閱看。若沒有緊要公事。就帶兩本詩集。路上吟咏自遣。但到將近目的地時。他會發瘋似的突然飛跑起來。常把警子嚇一大跳。這且不提。且說柳塘見趙警子走了。也就上了汽車回家。張福和車夫坐在前面。柳塘定教寶山同坐在車廂。仔細報告一切。寶山只得從命。側坐在旁。又引咎請罪一回。才說老紳董遠真是熱心。看樣兒黑心。疔若不答。

應。她準要拚老命。老爺這一桌燕翅席力量太大了。柳塘道。他不能說只仗燕翅席。老紳董也實在有肝胆。這個人很是難得。你不要看她是個老窰姐兒。論起品格心地。直比我們這等衣冠人物還強。寶山笑道。老爺太把她捧高了。柳塘道。不。就按我說。倘有個生人。給我送禮。請我吃飯。跟着就託我辦事。我未必肯應。還許惱了呢。就是答應。也未必這麼見義勇爲。再說還不知怎樣端架子。慢慢騰騰。怎肯立刻受人使喚。改日我要給她掛塊匾。表揚表揚。寶山道。匾上寫什麼呢。柳塘想了想道。用風塵俠隱吧。可惜有點像武俠小說的名字。好似什麼山俠隱的姊妹篇。說着哈哈一笑。這時車已停住。到了門首。寶山開門先跳下去。扶着柳塘下車。柳塘吩咐車子等候。就直入內宅。進了雪蓉房中。見雪蓉和玉枝二人。正對坐穿線戲。就笑道。你們真會玩兒啊。雪蓉急忙立起。替他脫馬褂。玉枝就點煙燈。柳塘擺手道。不用脫衣服。我還得走。雪蓉道。怎麼。老紳董這席飯還沒吃完麼。柳塘道。不但飯已吃完。連璞玉都救了出來。只等你去接了。雪蓉叫道。救出來了。這麼快。我不信。柳塘倒在榻上道。玉枝替我燒烟。你坐在這兒聽着。要燒得快。抽得快。說得快。聽得快。跟着還要走得快。你還得洗臉換衣服。預備接璞玉去呢。雪蓉道。璞玉在那兒。怎還用我去接。柳塘道。你先一面上裝。一面聽我說吧。其實去的地方又窮又賊。很用不着倒扯。不過你們出門。不漂亮還成。雪蓉果然依言。就坐鏡台前理妝。柳塘一面吸烟。一面把老紳董去接璞玉的情形說了道。只爲寶山一句話。把璞玉給僵住了。老紳董是勸不動她。趙警子根本不能露面。我去了也

難說話。遍想只有你是她的熟人。所以回來帶你同去接她。雪蓉道：接她我願意去。可是老紳董那個地方。我怎麼能去。柳塘道：不管怎樣委屈。你也得去一趟。好在有你丈夫護衛着。並不是你自己去單嫖啊。雪蓉笑着罵聲缺德。就道：好。我也只去一趟。你們爲璞玉化錢費力。都是衝着我的面子。我怎能倒不肯受一點委屈。你快抽。咱們就走。說着草草整妝。也並未換衣服。只在外面穿件大衣。柳塘緊吸兩口。便也起身。雪蓉忽然想起道：也該給璞玉帶幾件衣服。柳塘道：我看不用。只帶件外衣。別的回來再說。雪蓉道：她的身量和我一樣。只稍寬些。就帶件斗篷去吧。柳塘隨手由衣櫃中取件斗篷。挾在腋下。就和雪蓉同走出去。二人出門上車。仍由寶山隨侍。直奔趙家窰而去。在路上柳塘叮囑雪蓉道：你看見璞玉。不要說教她難堪的話。只把你怎樣想她。怎樣尋她。今日相見。如何欣喜的意思說出來。再邀她到咱家去住。她若提到警子。你就說他和我素不相識。今天才被丁二羊領來找我的。現在已經走去。她以後住在我們家中。可以只跟你盤桓。任人不見。總而言之。得把她接回來。要不然寧可伴她在那裏住着。也不離開。雪蓉道：什麼。教我住在窰子裏麼。柳塘笑道：我不過這麼說。非接她回來不可的意思。雪蓉道：我去了大約沒有什麼難。柳塘道：那也難說。到那裏看看吧。雪蓉心裏以爲璞玉曾託人送信。求自己相救。如今前去接她。自然正如她所願。不會有什麼作難。即使有警子一節。也很容易說開。柳塘却因璞玉聽警子已來。抵死不肯相見的事。認識了璞玉的個性。怕她疑惑大家是代警子辦事。堅意不肯同歸。覺得雪蓉去了。

也未必順利接回。那知柳塘竟猜錯了。連雪蓉也未料到是那樣的結果。車到趙家窰口外。大家下車。寶山望望雪蓉。忽似想起什麼。寶山低聲道：「老爺，我在頭裏走，您在後面，姨太太在中間，您可跟得緊些。」柳塘明白他的意思。因為這地方是流氓聚處。什麼壞人都有。雪蓉這樣漂亮少女。在巷中行走。難免被他們動手動脚。暗討便宜。只恐自己和寶山也攔衝不住。那種流氓蠻不講理。一拌嘴就許打架。想着正在沉吟。寶山忽然叫道：「您等着。我去喚老紳董來接。」說着跑入巷中。柳塘和雪蓉立着等候。過了一會。忽聽巷內有老紳董聲音。遠遠的罵着來了。不知跟誰爭吵。只喊我要淨街。誰敢在這裏走。砸斷他的腿。叫着越走越近。到了口外。才見她左手執着一隻舊棒錘。右手握着一柄大掃帚。好像唱鐵弓緣帶掃松似的。揮舞而來。柳塘看她這小題大作的神氣。又感動。又好笑。就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老紳董道：「你們那個寶山說姨太太來了。教我來接。我知道這胡同裏沒好人。就抄起兩件傢伙出來。把走道的都趕跑了。來個淨街。說着眼望雪蓉道：「這是姨太太呀。姨太太好。隨即合手作個大揖。那掃帚的尖端。直向雪蓉臉上掃來。雪蓉嚇得倒躲。老紳董見過禮。又端詳雪蓉一下。嘖嘖稱讚道：「好齊整人兒。攔在班子裏都是尖兒。足值兩千往上。雪蓉聽着臉上一紅。甚不樂意。柳塘也覺老紳董眼中世界上女子。都可用養人兒的眼光。分別等次。代定行市。一經她的品題。準得倒霉三年。實在不易消受。就道：「咱們進去吧。老紳董說聲好。姨太太跟着我走。隨又舞動手中兵器。在前開路。這巷中早已被她鬧得行人絕跡。却還用掃帚把

兩旁土牆的泥皮都給打得亂飛。雪蓉忙用手掩住頭面。柳塘叫道：「你老停手兒。我們都快變成土人了。」老紳董這才收住招數。逕直前行。轉過彎兒。恰有一個短衣男子迎面走來。老紳董將掃帚抵住那人的胸膛罵道：「小子回去。那人不服道：『你憑什麼攔我走路。』老紳董道：『就是教你回去。你敢走個試試。』說着右手棒錘一揚。那人叫道：『你老婆子憑什麼這麼橫。』難道趙家窰也出了個老紳董。老紳董道：『小子，你說對了我就是老紳董。』才從橫街子搬來。那人看了看她。說聲我倒霉。就轉身走了。柳塘看着。才知她果然聲威遠振。不愧稱爲老紳董。就又隨着她走。到了黑心疔娼窰門外。直走進去。只見院中甚爲清靜。並無冶遊之客。想是早被老紳董趕跑。數個妓女都在房中探頭探腦。兩個夥計蹲在牆根休息。只一個穿黑衣服的短瘦男子。立在院中。老紳董指着他。說聲這就是我的乾兒子。就推着雪蓉。向裏一轉。見那院隅凹入的小間門外。寶山正在把守。老紳董推開寶山。和雪蓉走入。先聞一陣霉濕之氣。就見地下一張小桌之上。放着幾盞燈。發出黃暗的光。照着前簷坑上。坐着個削瘦失形。閉目低首的璞玉。本來眼睛是人身的最要器官。也是人面的最要部位。平常人若是害眼。已經能使丰彩大減。連累全部面龐都失美觀。何況璞玉又久受坎坷。早已作踐得不成樣兒。雪蓉乍一看。直認不出是她。繼而仔細再瞧。才看出仍有些地方彷彿當年風韻。這時老紳董已大聲代爲傳達道：「璞玉姑娘。你的乾妹子來接你了。」雪蓉心中一陣酸痛。撲上前去。抱住她叫道：「姐姐你怎麼……底上就說不出話。哇的聲哭了。璞玉突然通身抖顫。雙手

抓住雪蓉，把牙咬得咯咯的響。面上那兩隻紅腫的眼，隨着牙響漸漸睜開微縫。這時不知如何疼苦，把雪蓉的玉臂掐得都要破了。她張開目縫，由眼內射出一道紅光，落到雪蓉面上。嘴唇動了幾動，並未說出話。又見眼很快的閉上。兩行熱淚由眼角擠出，直湧而下。隨即向後仰倒，暈了過去。雪蓉一驚，哭叫姐姐，你又怎麼了。老紳董上前，把璞玉推了坐起，手捏她的人中，叫道：不要緊，她是見了親人，心裏難過，閉過氣去。一會兒就緩過來。柳塘看着初也一驚，繼而忽生急智，就問老紳董道：她可容易緩過來。老紳董道：不要緊，我見過多了。只是閉住口氣，撮把着緩得快。不管她也照樣能醒過來。柳塘心想這未必是閉過氣，只是刺激太重，腦經承受不住，故而暈厥。大致沒有危險，就向老紳董道：老姐姐，你可有力氣。老紳董道：幹麼呀。柳塘道：我想趁這時把她架出去。當時醒了又要費許多話，儘自耽擱。老紳董道：教我抱她麼。那成。這小伶娉人兒，抗起來就走，不算什麼。五年頭裏還跟他們小夥子扔石鎖呢。柳塘道：那麼你就快着。老紳董也真快竅，先把璞玉移在坑邊，他才跳下地，背着坑向下一蹲，把璞玉兩隻手搭在她胸前。一手握着璞玉的胳膊，一手伸到背後擺着他的一部，就給抗了起來。而且毫不拖泥帶水，十分利落。向外走着，叫道：你叫寶山扶着點兒，防着我失腳碰了他。柳塘道：寶山不成。雪蓉你扶着點兒。璞玉現在已是趙祕書長沒過門的太太了。我們男子不能再近他。老紳董嘖嘖誇贊。二爺真是好朋友。說着到了院中，黑心疔迎着問道：這就走麼。老紳董道：可不就走。還在這兒住着，身價已經說定，就那麼辦。黑心疔

甚快快。但不敢說話。看他們走出去。當時寶山在前開路。老紳董背着璞。玉在中。雪蓉緊隨在後。扶着璞玉的身體。柳塘在最末斷後。一行人直走出巷外。寶山趕上前拉開汽車的門。老紳董先轉身背對車門。將璞玉放進去。然後推他在一角坐好。雪蓉急忙上去扶持。柳塘看大功已成。對老紳董作個大揖道。老姐姐。兄弟真沒法謝你了。老紳董拉住他袖子道。二爺。別這麼稱呼。我担不起。柳塘道。我真從心裏佩服你。感激你。老姐姐。你真幫了我。老紳董道。你真不怕丟人。認我這個姐姐。柳塘本因感佩至極。信口作親近之稱。不想竟認了真。好在柳塘豁達。覺得交結市井女俠並不辱沒自己。就道。這是什麼話。我一定認你這老姐姐。老紳董大笑道。這就俊了我了。好。我依實。我說兄弟。你上車回去吧。我還得去跟黑心疔交代清楚。別給你們再留麻煩。柳塘道。你跟我回家去住幾天可好。老紳董拍着大腿。狂笑道。我的兄弟。你是四海人。我看得出來。所以滿不客氣的交你。你認我這姐姐就夠受了。我可萬不能上你家去。誰家大宅門。有橫街子。老窰姐跑出跑進呀。咱們誰也得體貼誰。誰也得給誰留臉。兄弟。你不用讓。姐姐說的實話。往後你若想我。就去瞧瞧姐姐。若嫌我那兒太髒。就還照今天這樣。教寶山接我出去。請我吃頓小館子。給姐姐開開齋解解饑。咱們說會子話兒再散。你瞧多好。柳塘聽着。更覺老紳董可愛。就道。那麼我也不再讓。你請回吧。我明兒就去瞧你。老紳董愕然道。明天……哦。明天你就去。必是還這筆身價。我說兄弟。你若這樣。我就惱了。幾百塊錢的事。你不能跟姐姐分得這樣清楚。你是打算還了錢。就不認識我了。

我不許你還。往後我短住了。準跟你耍。快上車吧。明兒你若去。我準罵出你來。說着就把柳塘推上車。碎的關上車門。擺手叫道。快走。快走。正在這時。忽有個巡警過來。叫道。等會兒。隨即拉開車門。指着璞玉向柳塘道。這是你的什麼人。我看見你們才從胡同裏把她指出來。這是運到那兒去。柳塘指着雪蓉答道。這是我的小妾。那邊是他姐姐。因為受人拐騙。落到這趙家窰。我們今兒把她贖出來。帶回家去。那警士道。先生。你貴姓。柳塘說了。警士道。張先生。我很信你的話。知道你是有身份的人。絕不會幹意外的事。但這地方太亂。上邊有公事嚴查。我們的責任。不敢疏忽。請你先生到區裏說句話吧。柳塘聽他要將自己帶區。雖然不怕。但不願意麻煩。正在躊躇未答。老紳董已推着那警士道。躲開吧。那兒來的這些公事。這裏面那一天都往裏運良家婦女。你們被開窰子的花錢堵上眼。一點看不見。如今運出一個。你就公事啦。私事啦。我看你是瞧見是坐汽車的。想要弄點什麼。告訴你。別打算。車裏的這個人兒。是我乾兒子。黑心疔窰子裏的。我替這位張二爺辦事。花六百塊錢贖出去。過付是我。見證是我。你要帶區。我跟你去。你打聽打聽。老紳董可怕過事。那警士聽了。看着老紳董笑道。我說紳董。是你管的事啊。那自然沒錯兒。可是將來有事。上頭問下來。你都担得住。老紳董道。那自然。不但是我。就是張二爺和這個人兒。都可以朝我要。一個跑不了。那警士答訕着道。那麼好極了。說完將手一揮。汽車就開動前行。柳塘走在途中。更佩服了老紳董。心想自己救出璞玉。已是快事。又交給了老紳董。更是奇過。我這三四十年中。長與衣冠人

物週旋。只看見禮義殷勤。行事虛僞。心情冷酷。態度扭捏的謂上等人。今日遇見這老紳董。就好似由狹隘鬱悶的都市。出至寬闊平遠的郊野。雖然景象荒陋。人物樸拙。氣質粗野。但另有一種廣敞之觀。軒爽之氣。令人心曠舒暢。回想有生以來。所遇這等的人。實在不少。而又全出市井之中。總算起來。以老紳董尤爲難得。只看她並不徵我同意。便自定價目。把璞玉贖出。而且她代墊了錢。並不跟我交代。也不許我立即償還。固然六百元爲數淺淺。但在她身上。却是巨款。不知幾年居積。才從皮肉中得到這個數目。別人也許認爲她這樣慷慨。是知道我是財主。故而放心大胆。不愁抵賴。或者借這事聯絡感情。預備日後大開方子。這是完全錯誤的看法。因爲她知道我是財主。不過看見表面闊綽。並不知實情。也沒到我家去看過。現在我若向一位深知我底蘊的親戚。商借六百元。恐怕那親戚立刻就會想到我將要破產。怕日後無力償還。因而拒絕。便是肯借。也必要立字據請中保。經十天半月的磋商。才把錢借給。老紳董只憑一句話。甚至連一句話也沒有。就把錢墊了。把事辦了。這才真夠朋友。可是我今天才認識她。還沒有朋友的資格。這人真太好了。我別白叫這聲老姐姐。明兒設法勸她拋棄淫業。來跟我享幾天老福吧。想着又看看車角上的璞玉。見雪蓉正擁着她。低聲說話。就問她已經緩過來了麼。雪蓉道。早緩過來了。嘴裏直說像發癩的話。我只哄着她。柳塘道。她還不大明白。你先不要告訴她什麼。等到家再說。雪蓉點頭。微笑道。你這老姐姐倒不錯。你算認了門好乾親。柳塘道。你別奚落我。老紳董實在夠老姐姐的資格。

你若定把她看低。那就錯了。我後悔方才匆促。忘了教你給老姐姐磕頭。雪蓉撇撇嘴道。咱們的事兩論着。我才不認那樣的姐姐。柳塘道。你不能叫姐姐。應該叫老姑奶奶。說着車已到了門口。停住。寶山先跑下去。叫了幾個女僕出來。把璞玉連架帶抱的搭進院中。雪蓉柳塘在後跟着。把她先送進雪蓉房中。放在床上。玉枝進來。看見璞玉。覺得十分驚異。璞玉仍似在半眠狀態之中。躺在床上。身體不住移動。口中心不住作聲。但只不張眼。過一會漸漸安靜。似乎睡去。雪蓉看着甚不放心。問是怎麼了。柳塘道。她只是刺激過度。神經臨時變成麻木。你只教她安睡。再醒就可以神智清楚。雪蓉道。她在這兒睡。你怎麼抽烟。在這邊床頭上成癩。柳塘道。不能。她已是朋友的太太。我怎能放肆。你安心照管她。我到玉枝房去吸烟。吸完了還上我當初住的南書房套間去睡。說着就教玉枝端着煙具。一同走到她的房中。玉枝伺候着抽了兩口。方在談論璞玉的事。忽然太太來了。柳塘一見她。便明白必有快嘴女僕把接來女子的事告訴她。便忙着讓坐。迎頭先把這件事說出來。却將自己的主角地位推開。只說現在督署祕書長趙警子。是十年前的老友。他當日在天津認識個女招待。甚爲要好。只因這招待尙有本夫。不得遂久長之願。以後趙警子離開天津。女招待也喪丈夫。受人欺騙。落進火坑。現在警子又來天津作官。舊地重遊。才知那女招待已然落到極不堪的去處。他不忘舊情。就來託我設法拯救。幸而天如人願。竟在今日把女招待救出來。警子因要和她正式結婚。不願草率接進家中。又加那女招待尙在病中。故而暫託給我。替她治病。

並且代辦女家職務。將來就由我家迎娶。恰巧雪蓉昔日和那女招待相識。故而放在她房中調護。太太聽了。覺得以一個祕書長的身分。竟要娶一個落水爲娼的女招待。實是奇聞。就道。這女招待是什麼天仙樣兒。值得這樣抬舉。我倒要看看。柳塘道。你可以過去看看。不過這人並不是天仙模樣。現在更作踐得失了本形。只是警子是個念書的人。受了黷兒書毒。又加心地忠厚。覺得昔日既有情好。現在雖然一個墜入九天。一個墜入九淵。終不忍因盛衰改變心腸。這是警子自己多情。並非那璞玉怎樣美麗。把他迷到如此。太太道。那女招待叫璞玉呀。那人倒有福氣。屎阿蟬變吉了。一步升天了。我去看看。既是你朋友定下的太太。不管什麼出身。咱們也該照應照應。柳塘說着。正要陪太太過去看。忽聽雪蓉房中有人高聲啼哭起來。柳塘一驚。急忙拉着太太。同跑入雪蓉房中。見璞玉已然坐起。抱着雪蓉痛哭。雪蓉也陪着落淚。她正面向着門。見柳塘夫婦過來。似乎要推開璞玉。下來迎接太太。柳塘急忙對她擺手。又指着璞玉。教她只專心照顧璞玉。不必多禮。又作個手式。問璞玉已否清醒。雪蓉點頭。柳塘向太太低聲道。你儘管過去看看。只不要說話。她害着眼。不能見人。太太雖然輕輕走近。向璞玉端詳一下。又走回來。柳塘拉她出門。才道。教雪蓉自己看護她吧。我們是生人。容易教她受刺激。太太道。什麼刺激。一個女招待。又落了水。多少生人沒見過。單對我們有些講究。柳塘道。你不知道她這人實極有可敬地方。不同平常的。下等女人。她落了水。並沒受到凌踐。可是趙警子救她。一切都辦妥了。她知道警子要和她見面。抵死不

肯出來。還是我趁她昏迷未醒。強給架了來。太太道。這樣倒是難得。一個女人就在乎廉恥。她能有這害羞。就算可敬。柳塘聽了太太的高論。忽然想到王府。心想太太居然頗似昔年政治未清明時的閩人。滿口的福國利民。一心的爭權納賄。但爲日後辦事便利。還得替警子給灌米湯。說道。警子對我說。爲着璞玉的事。給嫂夫人添麻煩。實覺不安。求我先替致意。改日親來給你請安。以後迎娶的事。還得求你幫忙。代爲張羅呢。太太本來有點兒婦女勢利之見。聽到一位現任祕書長向自己懇托。並且要來請安。不由心花怒放。立刻對璞玉生了好感。便笑道。既然是你的老朋友。我自然得給張羅。你跟那趙警子說吧。請他放心。咱們一定給辦得停停當當。這璞玉既在咱們家出嫁。咱們也該有點兒意思。不能只盡人力。說着又沉吟道。咱們給添幾箱子衣服。再配點兒首飾什麼的。也顯着好看。柳塘道。這樣自然是好。璞玉真有福氣。遇上你這熱心。往後她嫁過去。自然忘不了你。大家來往。你多個女朋友。也很有趣。不過她的身份太低。你犯不上……太太接口道。話不能這樣說。當初她是女招待。以後嫁了祕書長。就是祕書長太太了。你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。和妻隨夫貴的道理。都不懂麼。柳塘聽着暗笑。口中連應是是。不錯。太太又道。你就不能再挑剔她的出身。祕書長的太太。還攀不上我麼。再說璞玉這人有廉恥。有志氣。我也怪喜歡她。柳塘笑道。太太這樣高興。何不就認她個妹妹。日後來往。也分外親近。太太道。那也可以。這樣高抬她一下。教趙警子高興。更重看他的太太。我們賠益添箱。也有題目了。柳塘道。好。璞玉病體好些。就教

雪蓉把你的意思告訴她。她一定巴不得認你。說着又譚太太到玉枝房裏坐。太太說時候不早。要去睡了。又囑咐柳塘。若是璞玉用什麼到上房去取。吃什麼教廚房給作。才進去了。柳塘看着她的後影兒。笑了半晌。才回入玉枝房中。自思璞玉運氣還不錯。我這撥弄。又給她添了個幫忙的人。太太足可爲勢利而冒熱氣。像嫁女兒似的。給璞玉添妝。其實她並無愛於璞玉。而是間接巴結祕書長。無知婦女對於作官的崇敬。大都如此。她們竟想不開。千里求官只爲財。很多的都是貧仕。富厚之家。已有了作官的所歆美的錢財。論實際資格還在他們以上。然而婦女大都豔說官官。很多因此鬧出事來。十年前有位半吊子的富家。一家人都極勢利。父母子女。全是一樣脾氣。因爲老爺懼內。太太主政。對於來往朋友。都按身分差別待遇。平常白丁朋友。很少能入門。只有作官的被歡迎。但也看官職大小。委任職的。只在客廳招待。荐任職的能出入內室。隨意盤桓。到簡任職就可以到太太臥室。特別優待。但是若逢官有昇降。也隨之改定待遇。因而凡是常到他家的人。只待過上就可以看出。升沈進退。但結果並沒得到闊朋友的好處。他家晚年敗落。衣食不繼。反而倚仗幾個白丁親友資助。那些出入太太妝閣的高官。都早已沒有來往了。又一家勢利財主。平日閉門稱王。自尊自大。但只好和官宦來往。真作官的有時巴結不上。就和大官的左右四邊的人來往。聊且快意。有一次居然結識一位閩人公子。走得十分親密。那公子是個浪蕩人。在家庭中不齒於父母。因而無錢揮霍。常在窮鄉。一旦認識了財主。認爲得了礦苗。就也盡力要好。

以先吳開口借錢。財主覺得貴公子肯用自己的錢。真是一言之借。榮於華袞。樂得應而不遑。借一千給三千。還問是否足用。公子也樂於賞收。財主以爲既已通財。交情就更深了。因而加倍上勁。和公子結爲兄弟。每來必延至內室。妻女不避。其爲長夜之飲。公子願而樂之。時常流連忘返。財主就把他當作家庭之一員。給在內宅收拾出一間精室。爲留宿之用。款待之優。已達極點。財主的一家都把公子不當外人。財主有個年過花信。守閨未嫁的女兒。對老盟叔十分親迎。公子對這盟姪女也另眼看待。這本是朋友間常有的事。但結果可不常有了。那女兒的肚皮日見其大。好像得了臃症。財主一家都沒甚覺察。但那老盟叔却暗地關心。以前盡力掩飾。還可遮人眼目。以後目標日漸碩大。眼看要到消災去病的月份。那老盟叔急了。就去買了兩付墜胎藥。給這賢姪女吃。那知賢姪女胆小。恐怕吃下去有什麼危險。堅不肯服。任老盟叔勸告迫促。她只答應着而不實行。一恍兒懷胎已經八月有餘。一天趕上財主夫婦都沒在家。老盟叔來了。看着賢姪女的大肚子。心中又急又氣。忽然想起個毒辣辦法。因爲聽人說。孕婦若受跌打之傷。可以立刻把胎墜下來。現在她父母既不在家。自己何不動回手術。把胎弄下來。可以在很短時間收拾完畢。然後教她自在床上裝病。我帶着私貨到外面拋棄。就可把這事遮蓋了。主意已定。也沒告訴被施手術的人。他也並非施手術。而是施足術。趁她不備。猛然一脚踢到小腹上。那賢姪女嗷的一聲。倒在地下亂滾。鬼號起來。鬧得婢僕咸集。財主夫婦也恰巧回來。老盟叔見已不可收拾。只得暗地溜了。

那賈姓女掙了半天命。延請的大夫已到。看了說是懷孕將足月。突受撞擊之傷。立刻便將生產。財主夫婦聽了面面相覷。只得請大夫辦理接生手續。少時一個嬰兒呱呱墜地。這嬰兒未出娘胎。已受重大拳擊。然而大難居然不死。可見必有後福。財主夫婦也沒法兒。只得姑且賄賂下人守口如瓶。一面將養產婦和嬰兒。俗語說七生八死。嬰兒正當胎期爲九個足月。但若提前生產。七個月的倒可以活。八個月的反難成立。但這嬰兒却是大命。八月所生却仍活着。財主夫婦盤問女兒。才知道老盟弟的成績。急忙去尋。老盟弟避不見面。費了許多周折。托人向他請示善後辦法。希望能把女兒歸他。無論爲妻爲妾。只求遮蓋過去。但那公子推却說家有妬妻。萬不敢作此自尋苦惱的事。無異於表示只能逢場作戲。絕不能謀及終身。財主夫婦氣得半死。又托人問他可有什麼辦法。那公子回答毫無辦法。簡直是委卸責任。蠻不講理。但財主却不着急。過了些日。那公子又出入財主家中。依舊優待如前。在馬馬虎虎的關係中。又維持了些日。公子另有所歡。竟絕跡不往。到現在光陰荏苒。那女兒已有三十多歲。老守閨中。作那種未嫁的母親。但那個無父之兒。竟和財主夫婦認爲親生。呼外祖父母爲父母。呼生母爲阿姊。以掩耳目。恐怕永遠這樣下去了。看起來我這位太太。也是那種勢利的人。倘若家中常有官員來往。她一定也特別優待。想着笑了一笑。回到玉枝房中。聽雪蓉那邊已安靜了。就吸了幾口烟。自回書房套間去睡。次日醒來。雪蓉過來伺候起床。柳塘問璞玉如何。雪蓉說。在夜裏哭過一場之後。已經完全清醒。說了半夜的話。

柳塘問她說什麼。雪蓉道：說了好些老話。我也記不清了。只記得幾樣要緊的。她想她的小兒子。求我再托你給尋找。她要見你給你磕頭道謝。她說受了你的大恩。暫時沒法報答。只可先給你磕頭。表表她的感激。還有她說不願在這兒打攪。住兩天就走。仍去自己作事。又求我轉告你。不要教趙警子跟她見面。柳塘點頭。心想此事還大有波折。就道：別的你不用管。你只設法留她久住。還得用舊日交情感動她。教她安心。你再把我的爲人告訴她。請她別存着世俗之見。大約太太今兒也要去看她。大家教她住下去。我這就去請大夫。內科請陳玉仁。調理她的身體。外科請谷又峯。醫治她的目病。等好了些兒。再辦警子的事。你可記住不要漏話。我也叮囑太太和玉枝。雪蓉道：你若辦成這件事。真是功德。趙警子也是運氣。早不來。晚不來。偏巧在別人辦到八成兒時候。他來承現成。柳塘道：這時幸而他來。不然璞玉怎麼歸着。雪蓉抿嘴一笑。不再言語。柳塘道：趁早把你心裏想的那句話。忘乾淨了。再不許存在心裏。雪蓉笑道：我心裏的話。你知道是什麼。說着就伺候柳塘吃點心吸煙。過了一會。柳塘要去看璞玉。就先到內宅。約着太太同去。暗地囑了幾句。才進到雪蓉房中。見璞玉仍在床上閉目坐着。但面上已洗得光潔。身上也換了衣服。想是雪蓉替她收拾。雪蓉立在她身邊。告訴我們老爺太太來了。璞玉就要下床。柳塘忙攔住道：不用不用。你還坐着。你是病人。不要拘禮。雪蓉也按住了她。璞玉道：張二爺張太太救了我的命。又留我住在這裏。我真沒法報答。柳塘道：不必說這個。你只安心養病。不要愁煩。也別客氣。雪蓉是你姐妹。自然

沒什可說。我是雪蓉的丈夫。太太也向來沒有脾氣。和雪蓉比姐妹還好。你就把這兒當作自己的家。我既爲着雪蓉把你救出來。就得把你救到底。才對得住雪蓉。再說我家裏從上輩雖行善。沒有只行半截兒的。必得把你的病治好。你的孩子找着。再給你打算好生活的路。才能放你走呢。璞玉道。張二爺您真是佛心。可是我不敢那麼打攪。太太道。你別這麼客氣。打攪又怕什麼。我們大小還是個財主。養你這麼百八十的。也養得起。別說我們。就是你妹妹雪蓉。拿出她一點兒體己。也足供你十年。你就老實呆着吧。快治好眼睛。跟我們鬪牌。告訴你。我們老兩口兒加上倆姨奶奶。本來正夠手兒。只可恨老爺一摸牌就犯煙癮。我們都不要他。所以湊不成局。你一來可好了。我快請大夫給你治好了。痛痛快快玩兩天。至於你的孩子。我也教老爺用心給找。不論花多少錢。費多少力。非找着不可。璞玉聽着流淚道。太太我實在沒話說了。您一家人的善心。教我……說着哽咽欲哭。雪蓉連忙勸解。太太湊前拉住她的手。口口聲聲叫着妹妹。又撫慰一陣。柳塘見璞玉已感激得淪肌浹髓。又知道一家人全熱心助她。非止雪蓉一人。就可以減却不安。可以長住調養了。就又談了幾句。讓太太和雪蓉陪她。自己溜出。就叫寶山近書房。吩咐他拿片子去請陳玉仁和谷又峯。寶山應聲欲出。柳塘又叫住道。等着。我還有話。你明兒可以不必在這宅裏當差了。寶山聽着面色大變。垂手噓了一聲。柳塘道。你原不是宅裏正式聽差。來了也不過幫你父親。這回是因爲璞玉的事。才伺候我的。現在璞玉已經出來。你也回去吧。說着見寶山面色慘白。似乎大

受打擊。就笑道。混小子。我不是趕你。是教你回去辦喜事。你父親那面有我作主。不會再反對。你只說用多少錢。我好給你。寶山笑逐顏開的道。謝謝老爺。用不着許多錢。拾掇間房子。再賃輛洋車。就把她拉來。柳塘道。胡說。人家嫁你一場。就這麼委屈。你總得辦出個樣兒。到時候我還許去喝喜酒。說着伸手由抽屜中取出一張支票道。這是六百塊錢。給你張羅喜事。又取出兩張條子道。這是送雪雁的。她拿這一張到物恆金店。隨意挑兩付金鐲四隻金戒指。拿這一張到東方木器公司。隨便挑兩堂傢俱。一點薄禮。報答幫忙的功勞。若不是她到三玲搭住。怎能得到璞玉。虧下落。改日我把細情告訴趙祕書長。他還得賞你們呢。寶山道。老爺。免了吧。我給惹了禍。差點兒沒誤了大事。還敢指望受賞。祕書長不責罰就夠了。柳塘道。那也不怨你。你也是出於好心。現在你就去吧。告訴你父親。好好兒幫你張羅。預備作老太爺。別有福不會享。寶山啞啞連聲。接了錢和條子。歡天喜地而去。柳塘並沒出門。寫了一封信。報告璞玉近况。正要派人給趙警子送去。恰巧警子差二羊送信來了。門房送上來。柳塘拆閱。見信內致謝自己。而主旨仍在問候璞玉。又見筆墨甚爲佳妙。是才人學士的手筆。不由更爲愛慕。就把自己原寫的信。加上幾個字。交二羊帶回。過了一會。谷又峯來了。柳塘陪入雪蓉房中。給璞玉診視。谷又峯診察之後。說是原害砂眼。又因哭泣憤鬱。以致暴發。最好治本清根。用割治方法。柳塘徵得璞玉同意。就約定次日開割。谷又峯給上了些藥。告辭走了。過一會陳雨仁又來。給璞玉診了脈。便說是內部積鬱成傷。幸而及早醫治。否則恐

怕轉成瘵疾。現在加緊吃藥調理。不要再受氣惱。再受勞碌。有三個月足可復原。柳塘甚喜。便托他盡心。許以重謝。陳雨仁向是走大宅門的。對於應付財主。具有專長。說了幾句話。教柳塘十分痛快。才開方告辭而去。到了次日。谷又峯帶着兩個護士同來。給璞玉開割。成績甚爲圓滿。陳雨仁的醫術。向來以醫治財主出名。其實醫生伺候財主。無須醫學湛深。只要心裏研究得透澈。有錢的人。一半是財大身弱。一半是自覺嬌貴。好似必須弱不禁風。時常害病。才能表現和窮人粗漢的異點。因而腦中一想。今天該穿綢馬褂。竟穿了紗夾馬褂。恐怕婆凍着。於是立刻就凍着。頭也疼。身也軟。來勢不輕。跟着就得請醫生。甲醫生診脈說沒有病。便罵無識庸醫。揮之使去。乙醫說是有病很小。不能聽信。丙醫說病勢頗重。而開方只用草藥。不費多錢。這也是沒見過世面的窮大夫。不配給闊人治病。必得了醫昧着良心應付。本來一日可以好的。起碼要拖延十日。本來兩個銅板的神糲。可以治好的。後在方上開着珍珠瑪瑙羚羊犀角人參肉桂等貴藥。能值千百塊才好。至於藥劑溫涼燥熱。能互相抵消力量更好。使不能抵消。成爲一劑毒藥。也無妨礙。因爲有錢的人。向來不肯吃苦。煎好了藥。只一沾唇便算喝下了。陳雨仁對於這種種心理。研究甚深。所以大有聲於朱門巨邸之間。但他却也有真拿手。因柳塘說明璞玉是督署祕書長的未婚夫人。急於求愈。就用心調治。又告訴了許多保養之法。好在柳塘家中錢財充盈。伺候周到。沒有幾天的工夫。已把璞玉調治得大爲見好。眼睛開割以後。割痕平復。可以睜開。只剩了徐待復原。身體也漸漸轉

好。飲食加增。柳塘看看。不但對璞玉的痊愈引爲快事。尤其證明他能內科用中醫外科用西醫的主張。完全勝利。覺得得意。當時雪蓉常日伴着璞玉。太太和玉枝也常去和她說話兒。璞玉感到心中舒豁。好得更快。但她因爲住在雪蓉房中。隔絕了柳塘的出入。剝削了雪蓉的當夕權利。十分不安。起初還以爲柳塘竟在玉枝房裏。以後聽雪蓉告以玉枝實際的地位。璞玉才知道每夜獨宿書房。不由更驚訝他的盛德。增加自己的不安。就要求另移別室。柳塘雪蓉都不答應。璞玉以去留要挾。玉枝才從中解圍。把璞玉邀到她房中去住。柳塘才又回了雪蓉房中。在璞玉養病期內。警子每日都有信禮前來。但守着前約。並沒親身來過。忽有一日。趙宅僕人持函前來安駕。請柳塘相候。敝上就要過訪。柳塘等了一會。警子坐着洋車來了。警子被請入書房。丁二羊也被寶山拉入門房坐地。警子見了柳塘。相揖就座之後。連叫糟糕。柳塘問怎麼了。警子道。我們這個副官車夫的嘴。實要不得。他到了督署。就把我要娶璞玉的事。對署裏人亂說。不知怎麼又傳過王督軍耳裏。今天見面。就問我可有這回事。我不能隱瞞。只得承認。督軍一時高興。又犯了他那半吊子脾氣。立刻把他新置的一所帶新式傢俱的樓房。送給我。又送三千塊錢辦事。這還不算。他又知道我正式行結婚禮。就教收拾督署花園的大禮堂。借給我辦事。他自己要作證婚人。他的六姨太太也再作介紹人。督軍的大太太還在原籍。現時督署裏就是這六姨太太攝行家事。和督軍一樣的熱氣。她早上聽見信兒。午飯時已經把兩隻鑽戒四付金鐲的厚禮。送到我家裏了。署裏同事

也都跟着起鬨。今天半日。我已接了六十多份禮物。督軍還直問我辦事的日期。我鬧得騎虎難下。方才罵了二羊一頓。他憨皮厚臉的也不理會。反說應該這樣。我無可奈何。正要尋你來商量。督署又電話叫我去。我只好先打發人安你的駕。又跑到督署。督軍見了我。就說咱們是親戚了。我聽了莫明其妙。他告訴我說。他的老太太聽到這事。說璞玉可憐。受了許多罪。才放到今天。不過她出身微賤。又沒有娘家人。難免有人瞧不起。還怕日後趙警予變了心。給人家氣受。所以老太太要認璞玉作個乾女兒。吩咐教我帶進去見面。我聽了真覺不敢高攀。辭了半天。督軍倒說道。難得老太太高興。你怎就不肯瞧着我的薄面。給她一點樂兒。我沒話可說。只好告訴璞玉有病。現時不能進去。督軍就傳軍醫處長文二山。給她治病。趕快治好。好進去見乾娘。我沒奈何只得答應出來。你看這可怎麼好。簡直小題大作。章法全亂了。柳塘含笑拱手道。恭喜恭喜。難得璞玉居然得有這樣際遇。這樣運氣。雖然凡此皆不足爲老兄之榮。但在璞玉却是苦盡甘來。可以稍償年來困阨。你也得爲她忍受麻煩。勉力從事。警予道。事到如今。我不勉力從事。也沒法兒了。現在請問璞玉病勢如何。幾時可以進府去見督軍老太太。柳塘想了想道。這個我也不能斷定。督署不是還派人來看麼。最好就請那來看的人定奪。他說幾時可好。就是幾時辦事。警予道。對文二山大約一會兒也就到了。柳塘道。可有一樣。關於你老兄的事。我們還未曾對璞玉提起。文二山來了。還得請他口角留神。說着見警予沉吟不語。就道。要不然就與他說破也好。我們再跟着解釋。好在

璞玉身體已然好了許多。經得住刺激。再說女子多少難免有點虛榮心。她聽到王督軍主持婚禮。偌大面子。也許教我們省許多口舌。警予道。一切拜托。實在並非我着急。只因人們鬧得太兇。已沒法推搪了。正說着。忽然寶山進來。稟報說有位文處長求見。已在門外下了汽車。柳塘急忙和警予接出去。文二山是個和藹可親。短小精悍的老頭兒。身穿袍子馬褂。却在身後隨着馬弁。代提醫具皮包。警予先招呼一聲。隨給柳塘介紹。才同入客廳。坐定之後。文二山先向柳塘贊揚了幾句熱腸古道風義過人的話。又對警予調謔數語。就問嫂夫人在那裏。我不但奉命看病。還奉命問候呢。柳塘道。警予未婚的夫人。暫住在小妾房中。您請稍候。我教人先去知會一聲。說着拉警予到一旁。低聲問道。警翁。你也進去麼。警予道。但憑尊命。柳塘道。爽性你也陪着進去吧。不過我先不告訴她。只提文處長一人好了。隨即走出門外。見寶山在廊下伺候。就向他道。你到後面見璞玉。說王督軍派軍醫處長給她看病來了。就提我跟着陪進去。寶山應了一聲。就向裏走。這時璞玉眼疾已好了一半。一眼蒙着綳布。一眼露着。正和太太雪蓉。同鬪完幾把紙牌。坐着說話兒呢。忽見寶山走進外間。向裏稟說。外面來了位文處長。是王督軍派來給謝小姐治病的。老爺就陪着進來。璞玉聽了大驚。問道。你說什麼。處長。督軍。給誰治病。寶山道。是王督軍派軍醫處長給您看病。老爺這麼吩咐。我也不知細情。璞玉正在驚異如癡。太太和雪蓉等。可再也不能顧她。紛紛迴避出去。璞玉急得亂叫。這是怎麼回事。你們怎麼都跑了。快回來。正在這時。外面已有雜踏脚步。

走了進來。璞玉一看，頭前走的柳塘，後面跟着兩人，進到房裏，柳塘向旁一讓，現出後面兩人的面目。一個是沒見過的小老頭兒，一個便是靈魂伴夢，情重恩多，他曾爲自己四載相思，自己曾爲他萬般困苦，得癡了，也忘記報怨柳塘失信。引警予進來，更不顧起立和他們周旋，只低頭發怔。柳塘先讓文二山上坐，才給介紹道：這位是謝璞玉小姐，這位是文二山文處長。王督軍託他給謝小姐治病。趙警翁陪着同來。柳塘說這幾句話，暗示給璞玉，教她知道王督軍文處長，都是因警予的關係而來。璞玉聽了才盈盈立起，低聲道：這可不敢當。怎麼……話未說完，那位文二山已經一口道破的說道：哦，這位就是警予兄的未婚夫人麼？失敬失敬。督軍那邊聽說嫂夫人貴體欠安，派兄弟來看，還有督軍的老太太和六姨太太也教兄弟代表問候。璞玉聽了這段沒頭沒腦的話，如墜五里霧中，瞪着眼兒，望望柳塘，又看警予，但眼光才落到他臉上，立刻又羞得避開，心想這都是那兒的事，自己何嘗與趙警予有過婚嫁之約。再說我這次連他的面都不願見，怎會變成他的未婚夫人。這姓文的真是莽撞，竟口口聲聲叫我嫂夫人。最可怪的是柳塘並無詫異之色，警予也像沒事人兒，看來他們必是暗地把我計算了。世上那有這樣的事。我定要問個明白，但當着文二山，既不好辯白，又不好詢問，因爲璞玉是個穩重的人，對警予既有舊情，對柳塘又受恩厚，即使他們作出怎樣荒唐的事，也不好當着生人揭破，給他們難堪，只可含混着聲。

音說謝謝不敢當。文二山又說了幾句恭維而帶玩笑的話。見璞玉低頭不答。以爲她是嬌羞。就不再說。轉歸正題。要給璞玉診察。隨即吩咐馬弁送進醫具皮包。璞玉一看這情形。便知必是西醫。要脫衣聽診。心中不願。就道。謝謝您。可以不必費心吧。張二爺給請着內外科大夫。治得已經很好了。警子聽着。覺得璞玉出語太直太冷。恐怕得罪文二山。幸而文二山不以爲意。笑着道。嫂夫人請原諒。我是上命所差。不由自己。我臨來時。督軍老太太還派人告訴。務必把她乾女兒的情形。當面報告。嫂夫人您想。我若不診察一下。怎麼回去交代呢。璞玉聽他口中又是老太太。又是乾女兒。更覺心中糊塗。但已決定以後一總詢問柳塘。就只默然聽着。這時柳塘聽文二山說完。就向璞玉道。文處長奉命而來。自然得要診察。很簡單的一會兒就完事。我們出去。教雪蓉來陪你。說着就拉警子走出。柳塘真是善於體貼。知道璞玉當着自己和警子。必不願袒胸露懷。故拉警子出去。又怕璞玉只和文二山在房中。又不好意思。就叫雪蓉跟他作伴。當時雪蓉過來。柳塘對她附耳說了一句。便推入房中。自和警子說道。恭喜恭喜。居然情形甚好。文二山說話時。我還提着心。想不到璞玉竟頗有涵養工夫。一點兒不動聲色。看來事情很有順利之望。不過少時必然跟我有一番口舌。警子又作揖拜託。柳塘道。咱們不過客氣。只是我對尊夫人得用點小手段。你得幫忙。警子道。這本是我的事。怎說幫忙。你就吩咐吧。柳塘道。她本來因爲墮落不堪。羞與故人相見。才那樣拒絕你。現在借着文二山的機會。把這一關打破了。第二關便是婚姻問題。文二山雖已

說破。恐怕還有周折。她對你的感情是無須說得。不過就因為感情太深。她才更不願以落溷之身。作你聲名之玷。這個人頗有深心。難免沒這思想。少時文二山走後。她就對我有什麼堅決的表示。等她說出口來。倒不好轉圜了。不如先把木已成舟的局面。擺在她面前。教她知道不能反對。就許可以默認。省却許多口舌。警子問怎麼辦。柳塘附耳說了幾句。警子便跑了出去。借坐文二山的汽車走了。塘柳自在院中等候。過了一會。文二山提着皮包出來。遞給馬弁。柳塘仍陪他進了客廳。文二山坐定。便問以前何人診治。請看藥方。柳塘命人取來。文二山看了一遍道。兄弟雖然學的西醫。對於中醫。也頗曾費過心力。這內外兩科的藥方。完全對症。很是高明。就請他二位治下去好了。至於兄弟對督軍那面。仍作為每日來治。實際就不必常來打攪了。柳塘知道他是脫滑躲懶。但心中甚為願意。因為每天接待軍醫處長。很辛苦。麻煩。他不來倒也省事。就道。本來割雞焉用牛力。請您放心。暫教這兩人治着。倘有特別情形。再求您教導他們。警子夫人的病情。我隨時給您報告。預備督軍那面問下來。您好答覆。文二山道。那太好了。柳翁真是體諒小弟。以後還要常常領教。現在還有點事兒。要先行一步。警子在後面陪着夫人吧。求你替我致意。說着立起要走。柳塘攔住道。請您稍坐。警子借您的車子。回家一走。這就回來。說着見警子由外走入。他的車夫和張宅許多僕役。都抱着大包小裹的東西。向裏運。文二山不知何事。也不便問。警子向他道歉說。沒問主人便借用車子。有誤行程。實在有罪。文二山也客氣一聲。便告辭出門。柳塘警子送到門

外。看他上車走了。才回入書房。見僕人把籠裏放滿煙榻。還擺滿一張條案兩張方桌。警予又把一張紅紙橫單。交給柳塘。柳塘看看。使問你宅裏的管家。叫作什麼。已經來了麼。警予道。他叫王升。已經來了。柳塘吩咐喚進王升。仔細囑咐了幾句。又把紅紙單交給他。旁邊立着寶山。柳塘問他可聽明白了。寶山點頭。柳塘道。你記着。我到後面五分鐘。你就照我吩咐辦事。說着又向警予道。老兄你就在這兒聽好消息吧。話才說完。張福進來稟報。內宅有女僕來說二姨奶奶請老爺進去一趟。柳塘點頭。向警予笑道。這是尊夫人不能忍耐了。教小妾叫我進去。說着見警予一揖過頂。一躬到地。就還禮大笑而出。到了內宅。進入玉枝房中。只見璞玉雪蓉在內。璞玉細着嚴重交涉的臉兒。向他說道。張二爺來了。二爺請坐。柳塘迎着頭兒。叫出第一次的稱呼道。嫂夫人。不客氣。說着坐在對面。璞玉並沒答應。看了他一眼道。二爺方才來的那位姓文的。是怎麼回事。他滿嘴說的什麼。再說……說着指指雪蓉道。有我妹妹作證。見我才到府上來的時候。您怎麼許我的。今天怎麼那姓文的說出這種話。還有……趙警予也來了。柳塘道。嫂夫人。你責備的很對。不過我却另有苦衷。現在痛快跟你說了吧。你的意思。我很明白。你是因為自己混得不成樣兒。就不願意跟警予見面。現在提到婚姻。你是不願教他落個娶墜落女人的名兒。就誤他的前程。對不對。其實警予這次回天津作官。真是為你來的。倘然你還像當年景況。他就不會久居。稍住些日。必辭職回南。現在既聽見你落到這般景況。他救出了你。若不能娶你。恐怕就要瘋了。你知道他這樣想。

望着呀。你念着他的誠心。總不該教他從此失去幸福。第二你想何就慢他的前程。現在自從他要娶你的風聲傳出以後。他的上司王督軍。已經代爲籌備婚禮。督軍老太太也打算認你作乾女兒。方才文處長就是督軍派來的。看你病勢如何。預備接你見面。這還愁耽誤他的前程。現在算是木已成舟。你若作難。請想警予對上司怎麼交代。我又對警予怎麼交代。說着只見寶山走進稟報說。趙祕書長公館有人來。說有要緊話面稟。要緊東西面交。柳塘聞聽。略一沉吟。便道。我正說着話呢。你就叫他進來。寶山應聲出去。立即引進一個僕人。向柳塘請了個安。垂手稟道。敝上教來跟二爺說。敝上那邊收了許多禮物。沒入料理。所以教送過來。給我們太太收用。現在全帶來了。這兒有一張清單。請您轉交我們太太。好按單察點。說着將清單呈上。柳塘道。這巧極了。不用轉交。你們太太就在這兒。說着向璞玉一指。那僕人就向她請安行禮。璞玉瞪了柳塘一眼。方要說話。柳塘却不看她。只瞧着清單道。本來警予一個男子。那能料理這種零碎事。先送過來。倒也不錯。說着叻了一聲道。好重的禮。督軍老太太是四箱子衣料。兩篋首飾。督軍如夫人是兩隻鑽石戒指。還有別的。督軍是一所樓房。只這三筆已經夠個小財主了。還有同事僚屬。一共一百多份。這還是只有一點風聲。並沒辦事。說着向那僕人道。你就送進來。請太太過目吧。僕人應了一聲出去。璞玉才對柳塘說了句二爺。你也不問問我。就這麼……話未說完。外面一羣人已抱箱攜裹而來。由那僕人和寶山爲首。把小件細軟三數十件。想放在璞玉面前。擺滿一床。其餘較笨重的放

在屋隅。越堆越高。幾乎塞滿半室。柳塘對雪蓉使個眼色。雪蓉就把一隻隻首飾包兒打開。送到璞玉面前。給她瞧看。口中嘖嘖稱贊不已。璞玉默然無言。半晌才道。二爺。你們這事辦得太荒唐了。教我怎麼好呢。我有句說不出的話。今兒可擠得非說不可了。當初警予那樣對我熱心。我怎對他冷淡。不就爲着我是有夫之婦麼。可是我一步走錯。因爲警予說要回南。不忍不去給他餞行。那知這一下弄得陰錯陽差。把我那可憐的丈夫給氣跑了。直到如今。不知他是死是活。也不知我是寡婦。還是活人妻。您說怎麼能再嫁人。方才您說的都是我心裏的話。只有這一層您也許沒想到。柳塘聽了。心中一跳。自思可不是沒想到。這真是難題。以我這自居讀書明理的人。怎能教一個丈夫生死未明的妻子逕行犯法嫁人。但因以前沒有想到。未及阻止警予。竟弄成這騎虎難下的局面。這可如何是好。仔細想來。在道理上。不該慫恿她再嫁。但在情勢上。却非要她再嫁不可。否則警予恐怕受不住。而且也無以善其後了。想着忽聽雪蓉說道。姐姐你這是多想。那樣殘廢的人。出去一兩年。還會活着。我敢決斷說他已經死了。柳塘聽着。就隨着她的口氣說道。我也這麼想。當然不會再在世上。嫂夫人就不必理會了。而且你還得想想。現在你若一固執。警予將要怎樣。我勸你不要再顧慮過去渺茫的事。只注意眼前實在情形吧。璞玉怔了半晌。嘆了口氣道。你們真是要把我擠羅死了。鬧到這個份兒。可教我怎麼好。現在我也沒的可說。二爺。你對我天高地厚。又是識文懂字的人。我只求您一句話。您看着我嫁警予對。我就嫁他。您說不嫁爲對。我

就不嫁。您就說吧。柳塘一聽這倒不錯。罪過全推在我身上了。我若逼她務必嫁人。我自活這大歲數。若不教她嫁。我簡直要自找坐蠟。現在沒奈何。只好爲朋友背黑鍋了。就道。好。我說你該嫁警子。璞玉微吁一聲道。好吧。二爺。我也沒奈何了。全仰仗您吧。不過還得煩勞您跟警子說一聲。我有兩個小孩子。雖然和警子沒一點關係。可總是我那丈夫一點骨血。我自己身上落下的肉。在三玲書寓已經死了一個。只剩下。一個。還被他們弄走。到如今不知下落。現在得問警子肯不肯收留這個孩子。當他的親生一樣。他若肯時。沒有可說。他若不肯。可別怨我執拗。我不能急着嫁丈夫。拋了親生兒子。還有他若答應。還得煩勞二爺跟他想法。把我的兒子尋回來。我見着鬆一鬆心。才能出嫁。二爺你別當我好像拿糖似的。我一個又窮又賤的女招待。今日得到諸位這樣抬舉。還不知足。怎會推三阻四。不過我自己作事。也得對得住自己的心。難道就這麼水性楊花。有了闊丈夫。忘了舊男人不算。連他留的後代。我自己的親兒。都不顧了麼。柳塘聽了道。警子爲人。你還不知道。這件事我可以替他答應。不過尋找孩子。恐怕不是限日能辦的事。警子的婚期。却不好儘自延長。他在許多熱氣的人中間。實也有難處。咱們通融辦理。一面找着孩子。一面進行婚事。好麼。璞玉搖頭道。這不成。倘然到了時候。孩子沒尋着。應該如何。我心裏悲悲慘慘。怎能辦喜事。再說我的病還沒全好。大夫說起嗎。還得靜養一兩個月。在這時候裏。還不能找着我的孩子。只要他找回來。隨時把我娶走。都成。柳塘沉吟道。可是……我說句不吉祥的。倘然你的孩子已然沒

有了。又將怎樣。璞玉聽了。泫然良久。才道。不會的。我們母子連心。我心裏一點也沒覺得他死。他準還歡跳跳的活着。柳塘道。我說的是萬一的話。萬一他已經……璞玉接口道。那我也沒有法兒。論理我家敗人亡。自己還活個什麼勁兒。只是現在我怎能再害警予呢。不過就是他死了。你們也得給我個真憑實據。教我斷了這股腸子。柳塘只得點頭。心想這次交涉還算大致圓滿。就道。警予還在外面。請他進來談談麼。璞玉聽了。望着柳塘一笑。柳塘才悟方。警予家人來說。奉主命來送東西。現在自己並未出去。竟又說警予正在這裏。這明是矛盾。但這時已不必遮掩。就笑道。警予一直沒走。只等聽好消息呢。現在請他進來好麼。璞玉搖頭道。不必。我這時不願見他。反正事情已是這樣了。我盼望先見着我的兒子。再和他見面。柳塘聽了。方知璞玉意思十分堅決。就不再說。只談了兩句閒話。便令雪蓉幫着收拾禮物。自己辭了出外。到了外面。對警予把詳情告訴。警予聽着。雖以璞玉應允婚事爲喜。但想尋覓她兒子是很煩難。而沒把握的事。不由又喜又憂。柳塘道。你現在可以運用勢力。托南市的警署署長。向三玲書寓的掌班詢問那孩子的下落。他若實說。或把孩子獻出。萬事皆休。如若不然。就教他打拐帶人口的官司。這樣總可以有把握。警予知道無望。和璞玉見面。就立起道。我現在就托人去辦。咱們改天見吧。一切徧勞。我也不謝。說着作揖告辭。柳塘也不挽留。送他出去。自己回入雪蓉房中吸烟休息。到了晚飯時候。警予來了電話。向柳塘報告說。警署已把三玲男女掌班全都抓入署內。嚴厲訊問。據那掌班說。當時因爲璞玉

帶着孩子。恐怕影響營業。所以在他長子鐵頭死後。把次子石頭也給弄出去。送到西關街一家親戚寄養。過了沒幾天。那親戚便來信說石頭已經走失無蹤。所以實在不能知道下落。當時又把住在西關街那家親戚抓來訊問。說得也是一樣。因石頭自被送到那裏。終日啼哭。就打了他一頓。打完過了一會就不見了。不知他那樣小孩兒怎麼能跑。反覆推問。却是一樣說法。想係實情。詢問柳塘應如何辦理。柳塘答道。既是如此。尋着這孩子的希望已很渺茫了。我想更沒別的办法。只求仍托地面代爲找尋。一會兒我就去向尊夫人問明這孩子詳情。寫張年貌單子。給你送去。你抄印出幾百張。托警廳長轉發各區所。請代查找。最好能立個賞格。能尋着的獎洋若干。再在報上發個廣告。這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。也許容易找着。我想那孩子既是男的。總不致被人拐出天津。只要在本地。就有希望。警子謝了他的指教。又求快送年貌清單。才把線掛斷了。柳塘便又到玉枝房中。向璞玉問明石頭年貌。一一書寫清楚。才裝入信封。派人送交警子。這一天過去。到次日晚間。警子又來。向柳塘說。一切都已照辦。賞格定了兩千元。柳塘聽了賞格數目。便知他心中盼望的殷切。就去告訴璞玉。璞玉聽了既感且悲。忍不住哭起來。說我那苦命孩子。居然也值這許多錢了。當日莫說兩千。就能有二百二十。我母子也許不致落入火坑。分散兩不相見。柳塘只可勸慰一番。從此以後。大家眼巴巴的望着消息。那知一恍兒過了十多天。仍是渺無音訊。警子自己已然着急。又加督署裏常常詢問璞玉病狀。催促喜期。更鬧得他心慌意亂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下

回分解。

萬卷斜陽 第十五回

八二一

第十五回 月來雲破恩寬了一生 水斷刀抽功罪疑千古

話說警子和璞玉訂婚之後。却因尋子之約。遲遲未能舉行大禮。督署時常催問喜期。警子無法答覆。有時煩惱極了。就來和柳塘訴苦。柳塘也無以相慰。這一日警子正在客廳坐談。忽見張福穿着長袍馬褂的進來。進門先給柳塘叩頭行禮。柳塘不知爲何。拉住他問爲什麼。張福說。老爺成全我兒子的婚姻。我還不該叩頭。現在寶山也帶着媳婦。一同給您磕頭來了。柳塘道。你們已經辦完事了麼。怎不告訴我一聲。我說過還要喝喜酒去呢。張福道。老爺待我們天高地厚。可是我們家矮門小戶。如何敢驚動您的駕。柳塘笑道。你們只是怕我去打攪。又想省酒罷了。現在他們來了。就叫進來吧。張福應聲出去。不到片刻。一陣脚步。帶進寶山夫婦。給柳塘叩頭。柳塘拉起來。教他們坐下。寶山謙辭不敢。柳塘道。你只顧謙遜。却委屈尊夫人了。說着瞧那雪雁。見他春橫眉黛。喜溢顏色。低頭垂首。宛是新嫁娘景象。心想她嫁寶山。雖不是什麼金龜夫婿。但是出於自願。却算戀愛成功。就道。恭喜你們白頭到老。早生貴子吧。寶山請了個安道。叩謝老爺。還得求老爺給她起個名字。柳塘道。她不是原有名字麼。寶山道。那名字到家裏不好用了。柳塘點頭。想想才道。那麼就改作淨蓮吧。表示她出於淤泥而不染。以後永遠亭亭淨植了。雪雁聞

言鞠躬道謝。寶山道：老爺若沒有吩咐，我們還要進去給太太姨太太磕頭。柳塘道：何必多禮，免了吧。張福道：這是規矩，怎能免了。柳塘道：好吧。我這兒有點見面禮，你們拿去。說着開抽屜取出一張二百元的小支票，遞給寶山。寶山方說老爺已給多了，我不敢再收。那知旁邊的警予插口道：你們主人賞你，怎能不受。這就叫長者賜，少者賜者不敢辭。不但是他，我這兒也有一點小意思，說着取出身上皮夾打開，抓出一大疊鈔票，也沒賤是多少，就放在桌上道：這是我的一點薄禮，請拿去吧。寶山紅漲了臉道：趙老爺，您這是……我怎能領您賞。實在不敢。警予笑道：不要客氣，你們賢伉儷全給我幫過大忙，我還沒謝。這點薄意，已經很難看了。寶山聽了臉色由紅變白，慚愧無地的道：老爺您這個說，更把我臊死了。我只給您惹了禍，誤了事，應該受責罰。萬萬不敢。萬萬不敢。警予道：你並沒誤事，那回在趙家審，又是出於熱心，別人另有心思，怎能怨你。何況你夫婦全都費力很多，說着又向柳塘道：你勸他們收下，別教我着急費話了。柳塘見他語懇，就把鈔票拿起道：趙老爺既然給了，你就不必推辭。寶山方欲再說，柳塘已喝道：不許說話。寶山才萬分慚愧的把錢接過，行禮道謝。柳塘在取錢時，略一瞥看，見約有三四百之譜，心中也覺警予過於大方。本來無須如此，何況寶山又真的給他誤過事。至今和璞玉不能相見，全由於寶山的饒舌。你就不怪他，還念其微勞，就給一點賞賜也罷了。何必這麼多呢。柳塘這樣想着，又豈知警予的寬洪大量，竟好似出於鬼使神差。他見這次對寶山的恩惠，竟是預種自己的福田，以後的絕大關鍵，都

預伏在這三四百元上面。但是警予並不自知。逕接受的寶山。也只有恐悚慚惶。若能知道將來尙有報他之日。也就不致受之有愧了。當時謝了警予。和由雪雁與名的淨蓮。走了出去。由張福帶領。又到後院。恰值太太和雪蓉。都在玉枝房裏和璞玉閒話。二人入室叩頭。太太是出手大方的。就取了一筆錢幾件首飾。作見面禮。又代雪蓉玉枝都給了賞賜。寶山夫婦一一謝了。又因璞玉在座。不好單獨對她不理。就把警予的賞賜拉到她身上。也請安說。趙太太。祕書長賞了許多錢。我們老爺教進來謝趙太太。璞玉聽自己的趙太太。竟正在衆人口中。實缺實授了。很覺不好意思。但見柳塘妻妾都賞了東西。自己雖與警予同體。却也不好沒個樣兒。何況他夫婦都會爲自己盡力。就在他人所送禮物中。尋出兩件金戒指。兩疋綢緞。送給他們。寶山推辭半晌。方才受了。玉枝在旁看着。只覺有趣。雪蓉却看着寶山淨蓮。年貌相當。璧人一對。雖是一個僕人。一個妓女。但若走在外面。誰又敢說不是貴宦公子。紅閨少婦。真是教人喝采。月下老人配得太公道了。但由他們這一對。想到自己身上。不自禁的有些惘然。不過也沒深思。只在心中淺淺的留下一層痕跡。這層痕跡。也就是地而下一條伏流。將來終有成爲溪壑之日。所以寶山夫婦這一次的謁見。實在關係着後文許多事件。並非閒文。當時太太看着淨蓮歡喜。就叫寶山先行出去。留下他一同說話兒。從此以後淨蓮便和內宅諸人結下友誼。時常來往了。璞玉因他是搭救自己的先鋒偵騎。相待甚爲親厚。淨蓮也因爲璞玉不日便是祕書長夫人。想要由他身上替寶山尋個出路。

自己好嘗嘗官太太的滋味。就也十分巴結。這且不提。又過了十多天。石頭仍是渺無消息。警子萬分焦急。便是警廳長對他這事。十分幫忙。嚴令各區長查找。竭盡心力。幾乎在無形中清查一次戶口。至於幼年流丐以及戲班裏的孩童。更完全調查清楚。實實在在沒有石頭這人。好似他從地上消失了。警子焦灼之中。一天正在署中辦理公事。忽見一張呈文。是貧民救濟院院長荀可白呈請增加公款的呈文。內說自職到任以來。仰體憲意。竭力整頓。期爲貧民造福。故將內中分爲五部。一曰工作部。將十七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男子。劃歸此部。令其勞力工作。博取工資。一曰老人部。四十五歲以上之老人。令其作輕微手工。一曰童工部。九歲至十六歲者。工作與老人部同。但另施以技藝知識。一部是殘廢部。專養跛病盲啞的人。一部是幼稚部。專養七八歲以下。失去父母無有歸宿兒童。現在又因當局整頓市容。取締乞丐。院中收容增多。所以原定經費。已苦養育之不足。更難期其整頓。如此請求增加經費云云。警子看到幼稚部三字。忽然有動於心。想到那石頭莫非已經收容入院。何不去查問一下。就立刻派人打電話到救濟院。請求那院長。在幼稚部中查找名叫石頭的兒童。那院長是因督署上司所委差使。自然應命維謹。過了沒兩點鐘。那院長親自來了。見着警子。言說院中兒童約有三百餘人。已經一一詢問。但內中約有半數並不知道自己的小名。另一半能知已名的。却沒有石頭在裏面。所以最好請遺失孩子的人。親自到院查找。警子深深謝了他。約定明後日陪那孩子母親到救濟院去。院長又拜托他作公事上的

幹旋方才走了。晚上警予又到柳塘家中。告訴此事。托向璞玉轉達。璞玉聽了。自然心急如火。便主張明日前去。柳塘說明日去時。必須要警予同往。有他便可得到許多便利。璞玉也答應了。柳塘出來通知警予。約定次日下午二時。由警予開車來接。警予去後。柳塘回入內宅。見璞玉在院中擺設香案。望空叩頭。知道石頭久未尋着。這救濟院中。真是最末的希望了。無怪她如此盼望禱告。不由也替她禱告。母子團聚。姻緣成就。到次日下午。璞玉很早的便妝飾停妥。穿上雪霏代製的新衣。等候出門。警予準時到來。柳塘陪着談了幾句。便入內去請璞玉。他心裏暗自打算。覺得今日自己可太脫懶不陪。教璞玉獨自和警予前去。他夫妻也好談些體己話兒。及入玉枝房中。見璞玉已經妝成。那一張憔悴的臉兒。已轉爲豐腴。秋水雙瞳。也重復發光。只眼白還有些混濁不清。眼圈也尙微帶青紫之痕。除此以外。差不多全已復原。玉貌朱唇。端莊秀麗。一種大方儀態。婉秀風神。真是作夫人便作得過。和自己在趙家窰初遇她時。好似變了個人。不由心中暗想。無怪警予傾倒。這樣的人。列在女招待羣中。真似鷄羣立鶴。艾叢生蘭。誰見了能不憐愛呢。想着就道。嫂夫人。警予來接您了。請就走吧。璞玉似已等得不耐煩。聞言便向外走。柳塘又道。恭喜你馬到成功。把石頭找着。我在家裏預備賀酒。靜聽好音。璞玉聽了。忽又止步。向柳塘道。怎麼二爺你不去麼。柳塘道。我想我無須乎去了。璞玉說。那不成。你不去。我也不去。柳塘道。這爲什麼呢。璞玉說。不出理由。吃吃的道。倘然您真沒工夫去。就教雪霏妹妹陪我一趟。柳塘聽着。才明白她是不願單獨和

警予出門。但不知什麼理由。也許是由於不好意思。就道：雪蓉未必願去。還是我來陪你們去吧。璞玉才欣然道：謝謝二爺。太麻煩您了。但也不暇思索。自己穿了馬褂。陪璞玉一同出去。到客廳門首。柳塘叫了一聲。警予出來。璞玉見了他也沒說話。只臉上有些發紅。當然她是又想到舊日的情誼。和別後的景況了。警予也徧促不安的。只向他點點頭。璞玉便向外走。到了門外。汽車正當門停着。張福奉派伺候同去。先開了車廂的門。柳塘讓璞玉先上。璞玉上去。柳塘又讓警予。警予以爲自己是這車的臨時主人。定要柳塘先上。柳塘道：我不能先上。你再讓。我就上前面坐了。警予只得上去。挨着璞玉坐下。柳塘方才坐在他旁邊。張福也上去。車就開了。在途中大家很少說話。柳塘心想今天自己實是六指兒的第二小指。有些累贅討厭。若非璞玉竭力要求。我真不作這無味的事。但警予未必知道我是應璞玉的約。不知作何感想。反正自己來得太沒趣。若是自己不來。他二人很可以談談心思。豈不很好。柳塘這樣想着。但豈知今天還是虧了他同來。要不然就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。及至車到救濟院外停住。那位院長早已像接官差似的。在門外迎候。接着他們。先讓入客廳。互相介紹。院長先特別恭維周旋。又擺水果。又擺點心。還說等參觀以後。請在這裏小酌。真把他們當作上司巡察了。警予坐了一會。便請他帶領巡視。院長便領導他們直到裏面。這時。壯丁正在出外工作。一部學技藝的。也正在房中受課。只殘廢和幼稚兩部。正在院中負曝遊散。依院長的意思。是要把自己治績向祕書長跟前炫耀一下。好給他回上司說好話。所

以打算先把各部都參觀了之後。再向羣稚部尋查。但警子那有心思理會這些。一見滿院兒童。就要求他給召集一處。挨個兒查點。院長無奈。只得下個命令。教手下管理員。吩咐殘廢部的人排隊退出別院。只留下幼稚部人候查。管理員就發下號令。立刻院中大亂。那知殘廢的人不能用軍法部勒。怎能整齊。跛子一步一拐。瞎子兩手摸索。聾子啞子根本沒有聽見。仍是自適己適。急得管理員在命令之外。還得繼以動作。好容易才把這一百多人。拉拉曳曳。排成一隊。教他們挨個兒走。但這一走又費事了。也許這一個走斜了。那個走個對臉兒。真亂了半天。才見排頭走出去。柳塘立在階上。見一羣殘廢人在階前走過。心中甚覺可憐。但看那亂哄的情形。又覺可笑。恰見一個瞎子。背脊朝天。頭頂向地。上身和兩腿成爲平行線。覺得駝子雖多。這樣的却未見過。便指給璞玉看。那知璞玉並不答言。柳塘轉臉一看。只見璞玉面色慘白如紙。身體抖顫。目光呆注一處。似乎已有所見。感情震動到不能支持。心想莫非她已看見石頭了。但循着她目光看時。竟是望着殘廢人叢中間。柳塘方在詫異。璞玉這是怎麼了。却忽見那殘廢的隊伍。蠕蠕向前移動之際。呆立如石的璞玉。忽然由睜圓的眼。裏湧出兩行痛淚。猛然哀叫了一聲。由階上一躍而下。張臂抱住隊中一個衣服襤褸面目枯槁的瞎子。就大哭起來。那瞎子突出不意。大驚欲逃。被璞玉緊緊拉住。連哭帶叫的說了幾句。旁人都聽不出說的什麼。但那瞎子已聽明白。也抱住璞玉哭起來。這一擾亂。把殘廢隊伍都給驚散。紛紛走開。只剩了璞玉和那瞎子。立在階上哭泣。那位院長看着

十分詫異。他知道璞玉是不幸的母親。來尋覓她四五歲的兒子。却何以在殘廢部中。和一個中年盲人抱頭痛哭。難道這盲人便是她兒子。未免太不彷彿。柳塘看着。起初也覺驚怪。但轉面一想。立即猜到這瞎子是誰。不由大驚。柳塘雖是局外人。但因自己與警予璞玉的婚姻經理人。有着特別的關心。這時一見出了絕大岔頭。腦經感覺深刻刺激。似乎通身浸到冷水裏。五臟六腑都結了冰。尤其膝蓋發軟。退了一步倚在牆上。轉望警予。見他也似已猜出瞎子是誰。感到事局突變。神經震動得不能支持。通身顫以秋葉。柳塘看着。忙趕了過去。拉住警予正要說話。忽聽璞玉哀聲叫張二爺。柳塘知道自己大難臨頭。大蠟臨臂。而且這是一百斤頭的大蠟。無法規避。非坐不可了。但也只得走了過去。璞玉將淚眼望着他。顫聲叫道。張二爺。我……我的丈夫……這是我的丈夫。我尋着他了。張二爺你看我……我怎麼……我只有求您了。說着撲地跪倒。柳塘這時聽明確是她的丈夫。業已心意麻亂。望着那瞎子。暗叫要命鬼。你早不露面。晚不露面。竟在這時出現。不是害人。及見璞玉跪下。急忙拉起道。你不要着急。好辦好辦。咱們回去再說。你……你……你先向小孩堆裏找找。可有你的石頭。找完了咱們回去商量。這裏不能說話。璞玉聽了。才轉身向衆兒童中間張望。但手兒還拉着那瞎子。柳塘這才走到警予旁邊。低聲說道。真相不到出這岔頭。你不用着急。咱們回去慢慢商量。警予並不答言。柳塘知道他傷心。本來到救濟院來尋覓石頭。是由他發起。本是希望璞玉急速尋到兒子。便可以結婚。却不想反而尋到她的丈夫。把希望直

已閉塞。他怎能不傷心後悔呢。但一時也無言相慰。只有看着璞玉在院中兒童叢中走了一轉。仍舊走回來。向柳塘說道。並沒有孩子。柳塘道。既沒孩子。我們走吧。璞玉道。二爺您給問問。我丈夫可以跟我一同出去麼。若是不能。我就跟他住在這兒。柳塘抓頭道。你怎能住在這兒。等我……說着回頭看看警子。覺得不能跟他說。只得向院長道。貴院殘廢部的這個人。跟這位堂客是……是一家人。現在遇着。可以請求帶他出院麼。那院長聽了道。這個當然可以。不過這人是公安局送來的。您應該直接到公安局請求。由警局備公文索回。再交給您。這樣才合手續。柳塘聽了。向璞玉道。你聽見院長的話。今天不能領他出院。璞玉道。若是不能。我就住在這裏陪他。幾時辦好手續。我們再一同出去。那院長聽了道。這可不成。院裏怎能容留女人。璞玉道。現在算我投救濟院不成麼。院長大驚無言。柳塘見越鬧越不成話。就向璞玉道。就算你投救濟院。也另有收容女人的地方。不能跟男子在一處。你跟我們回去。反正我們必領他出院。跟你見面。璞玉搖頭道。我容易見着他。就不能再離開。您終得給想法兒。柳塘還未答言。警子已向院長說道。請你特別通融。教這人立時出院吧。警局那面有我担承。院長忙應是是。璞玉見警子反替自己說情。猛覺一陣酸心。更不敢看他。轉身向瞎子落淚。瞧着好似他餘悲未盡。其實這淚是爲警子而落。她知道既遇故夫。和警子就算咫尺天涯。再無好合之望。義海恩山。變成遠水遙岑。此恨茫茫無絕期了。但警子富然也看明情境一變。萬事全空。豈有不恨。却想不到他反而從中替自己斡旋。頗有成全之

意。璞玉怎能不感愧得痛哭呢。當時柳塘見事已至此。就道：我們可以回去了。有什麼事到家說吧。璞玉無言。就拉着那瞎子向外走。柳塘也挽着警予同行。那院長十分掃興的在後相送。到了門外。柳塘讓璞玉上車。璞玉搖頭道：謝謝二爺。我們不上車了。也不回去了。您請吧。柳塘一聽。璞玉竟要跟了瞎丈夫去。他二人並無家室。又上何處安身。而且自己還想旋轉乾坤。並沒想到她會有這一舉。心中十分驚訝。就道：不論怎樣。你也得回去商量啊。璞玉斬釘截鐵的道：二爺。這沒什麼商量。我遇着丈夫。就得跟丈夫去。柳塘道：是的。是的。當然是的。不過你們沒家沒業。待上那兒去。也得想個法兒。柳塘方說到這裏。警予已拉他到一旁道：我先走了。一切請老兄善後吧。柳塘道：你怎麼……是。警予道：我不走。你就更沒法辦了。柳塘想了想。果然警予若不走開。璞玉與盲夫必不肯同車歸去。就道：好吧。你先請。今晚我造府面談。警予應了一聲。就坐街上洋車自己走了。柳塘又勸璞玉。璞玉也想到這時跟丈夫無處可歸。不如求柳塘代爲設法。就跟瞎丈夫說了幾句。那瞎丈夫似乎自慚形穢。不肯坐汽車。柳塘教張福把他推上去。才和璞玉上車。車開之後。柳塘望着那瞎丈夫。心中暗恨。你這瞎東西。怎不早死。倒長命百歲的活到今日。冒出來搗亂。只顧你冒出來。璞玉的前途。警予的希望。全都完了。從此世上添了一個苦人。一個傷心人。你這搗霉蛋。也未付得什好處。柳塘望着那瞎子。似有深仇大恨。暗自咒詛。但轉而一想。瞎子又有何罪。他與璞玉本是結髮夫妻。今日相遇。璞玉誓死不離。當然是應該的。他允許璞玉的要求。一同歸去。也是應

該的。我只爲着警子和璞玉的美滿姻緣，竟把瞎子視若仇讎。未免太已感情用事。因而太不公道。想着就向那瞎子道：老兄在救濟院住了多少日子了。璞玉代答道：咳。提起真是可憐。他自從家裏出來。就在大紅樹河邊投了河。被水上警察救起來。送到警察局。又轉送救濟院。一恍兒在裏面快二年了。真是受盡罪過。說着又叫道：二爺。我們以後的事。得求您給想法。我男人也是個認文懂字的人。只爲瞎了眼。就不能作事。我以前因爲作女招待。混得家敗人亡。以後再不敢幹那老營生了。只求二爺看着雪蓉的面。給我薦一點粗事。作看孩子的保姆。或是針線老媽都成。柳塘點頭嘆道：好吧。這個我總能辦。不過：才說到這裏。璞玉忽然伸過手。對他擺了一擺。又使個眼色。搖了搖頭。柳塘初尙不解何故。猛然怔住。璞玉見柳塘不解。就用兩個手指指着唇上。又動了兩動。跟着又指着瞎子搖頭。柳塘才悟她的手法。是指着趙警子的兩撮賈波林式小鬍而言。意思是警子的事。不要當着瞎子說起。就點頭答應。心想璞玉想是怕瞎子嫉妒。故而隱瞞警子的事。本來瞎子和警子是情敵。他離家出走。都是爲着警子。也就現出會意的樣兒。笑道：一切都交給我。你們回去暫且在我家住幾天。我給你們尋了住處。再薦事情。璞玉道：那怎麼好打攪你呢。再說他不方便。我打算今天就搬出來。柳塘道：今天萬來不及。你只可再陪雪蓉住一兩天。我家有得是閒房。隨便挑一間給尊夫住就可以了。柳塘所以留他夫婦在家小住。而必令其分居。就因爲迷信的原故。大概這風俗南北通行。人家可以許外人夫婦借住。而不許其同居一室。恐怕或

有合歡之事。便要污了房子。便是女兒和嬌客一同歸寧。也必異室而居。璞玉深知道這情形。故而以不方便爲辭。想要立即遷出。柳塘知她心理。明說令其分居。表示無可顧忌。璞玉還想推辭。但想想自己現在只有倚賴柳塘相助。若必要求立刻別覓居處。未免不近人情。但自己帶着個瞎丈夫。居到人家。也有些不大得味兒。正在躊躇。車已到了家門。停住。三人繼續走下。門房中的下人都出來在門洞排班。大家都知道璞玉去尋兒子。全想看看是否已經尋得。她兒子是何模樣。那知璞玉下車。竟拉着個衣服破爛的中年瞎子。走入門內。不由都覺詫異。璞玉在衆目之下。也覺不好意思。粉面漲紅。直向裏走。走着忽聽旁邊有個人發出奇異的呃逆聲。不由抬頭瞧看。只見門房前面立着個稍長大漢。十分面熟。忽然想起這人是丁二羊。立覺臉上發燒。低下頭。加快脚步。原來丁二羊因知主人坐汽車陪璞玉去尋兒子。以爲這是主人幸福的關鍵。很希望能夠尋着。便自己的恩主得如所願。璞玉也從此得所。就想看得明白。拉了洋車到張宅伺候他。近日和張宅下人已然交往甚厚。寶山尤其跟他要好。一聽他來。就拋了新娶的嬌妻。弄些酒菜。趕到門房。倍二羊吃喝說笑。大家都在等待汽車回來。看個結果。及至汽車回來。下人們都出來伺候。二羊也跟在後面看着。却見車上下來的。並沒有警子。也不見孩童。只有柳塘和璞玉。璞玉還拉着個窮瞎子。一同進門。二羊本知道璞玉的身世。初覺驚異。繼而由璞玉對那瞎子的情形。和警子的未曾同歸。立刻明白內中生了變化。不由心中着急發恨。一股氣由肺內沖上喉嚨。發出呃逆之聲。

璞玉看了他。急忙低頭快走。進了前院。便自站住。向柳塘道。求您給他開小屋子吧。柳塘道。就住書房套間。床榻現成。璞玉道。那是您常住的。他不能住。還是給間閒房。就是下人住的也成。柳塘道。何必客氣。走吧。就拉着瞎子走入書房套間。柳塘周旋幾句。交待了主人排場。就讓她夫婦談說別情。自己出來。進到雪蓉房中。向榻上一倒。閉目無言。雪蓉看見忙問怎麼了。璞玉呢。柳塘連叫倒霉倒霉。你給燒口煙解解我的心膩。我這會兒比吃了五斤脂油還膩。雪蓉忙倒在對面。替他燒烟。就問怎麼回事。柳塘道。璞玉到救濟院去。沒找着兒子。倒把兒子的爸爸找回來了。雪蓉大驚道。怎麼……是那瞎子麼。柳塘道。誰說不是。這瞎子真是要命來的。現在就是諸葛亮復生。也沒法把這件事辦好了。雪蓉道。她尋着瞎子。怎麼樣哭。柳塘道。她見着就抱住了不鬆手。也不肯上車。直把警子逼得自己走了。才一同跟我回來。現在書房套間裏呢。雪蓉緊繃雙眉。連咳了五六聲道。糟糕。這可怎麼辦。這瞎子來得好沒意味。柳塘望着她。不由哈哈大笑起來。雪蓉問笑什麼。柳塘道。我笑咱們全被感情蒙蔽。弄得滿心勢利之見。只希望璞玉能嫁給祕書長。享受榮華富貴。我交個闊朋友。你也得個闊姐妹。如今瞎子出來把局攪了。咱們就恨上了他。好像當他是個外人。憑空插入局中。却不想人家是璞玉的結髮丈夫。天然有這地位。而且我們只爲心有所蔽。竟把璞玉的夫婦重逢。一點沒有同情。一點不受感動。這不是奇怪了麼。正在說着。太太又走進來。慌慌張張的問道。怎麼璞玉找回個瞎子來。聽說是他丈夫。可是真的。柳塘心想不知那位耳報神把

璞玉的事。搶先報告了太太。太太因爲關心。所以趕來詢問。雪蓉見太太進來。急忙起身讓坐。太太把她按住。催柳塘快說。柳塘把事情又述了一遍。道：「大家一股熱情的操心費力。忙了許多日。今天教瞎子給來個一掃光。說什麼人家是結髮夫婦。法律人情。全有根據。再說璞玉又心向故夫。意思堅快。你看還有什麼法兒挽回呢。別事還是小可。警予這打擊可是太大。合計來費了五六年工夫。才千迴百折的。達到和愛人結婚的目的。那知萬里蓬山。方才稍得接近。不料一陣罡風。又給憑空吹轉。隔絕天涯。再無會合之期。倘然沒有這回議婚的事。警予回到天津。璞玉或是已和故夫同居。或是蹤跡湮沉。無可尋覓。警予也不過失望惆悵而已。只爲多了這一層波折。眼看已將雙宿雙飛。竟突然變成燕分鏡破。誰又受得住。真是造化弄人。太已殘酷了。而且我想警予爲這件事。對王督軍和署中同人。一定很難抬頭。說不定要由此掛冠而去。我向來不愛結交官府。惟有對警予特別投緣。他那書生氣味。實在可愛。我很想跟他長久盤桓。現在出了這樣岔子。事情沒法挽回。他也沒法挽留了。說着連聲嗟嘆。太太默然尋思。忽拍手叫道：「我想還有法兒。一個窮瞎子。指着老婆吃飯。還有什麼拿手。你不會花幾個錢。買他自己走路。把璞玉留給警予。雪蓉聽着。也拍手道：「對對。太太這法兒真好。拚着花個千兒八百。足可以把璞玉救出來。警予大概花敗了家也願意。這主意太好。你快去辦。柳塘道：「你先別熱氣。快給我抽兩口。容我慢慢想想。雪蓉急忙把烟槍遞到他嘴邊。柳塘吸了兩筒。才向太太道：「這主意是六月裏隔夜稀飯。餓的很夠味兒。萬萬

使不得。頭一樣璞玉不肯離開丈夫。旁人若說這話。必然更激得她避而走險。立刻和丈夫離開我家。想幫助她也不能了。再說那瞎子並不是好對付的。當日既因爲璞玉在外犯了對不住他的嫌疑。竟能負氣出去投河自盡。現在你想可肯貪圖銀錢。把老婆出讓。再說得錢雖是好東西。但在殘廢人身上。却是不大有用。對於一個孤身瞎子。十萬塊錢和一個知疼着熱的人。兩者那樣最需要呢。你們可要聰明白。不要當作聰明。反例弄成錯誤。我們也不可過於感情用事。固然能使璞玉嫁給瞎子。才如我們的意。可是這瞎子出現。也只怨造化弄人。並非瞎子的罪。我們怎能對他仇視。瞎子失望。也是他的命運。我們這裏面不能錦上添花。也不該就灰了心。對另一面竟不肯雪中送炭。我們起初本是立意拯救璞玉。瞎子還來得在後。如今若只爲同情瞎子。厭惡瞎子。聯帶也漠視璞玉前途。那就有負初衷了。所以我打算無論璞玉嫁誰。我們都要一樣幫助。別爲討厭瞎子。害得她也受了罪。你們少安勿躁。過一兩天。倘或沒有轉機。我就去安慰瞎子。或者替他另娶一位小星。聊以慰情。或者另想辦法。一面得成全璞玉和瞎子。替他們安排住處。組織家庭。把這段事結束了呢。太太和雪蓉聽着。都閉了氣。那知這時窗外還有一位關心的人。正在偷聽。這人就是寶山。寶山却是受了二羊之託。丁二羊却是關心他的主人。所以託寶山偷聽柳塘是何主意。寶山來把柳塘和妻子的話聽了。明白一切情勢。才悄悄回到門房。見二羊正和一個趙宅派來的僕人說話。那僕人是拿着瞎子的信給柳塘送來。見二羊在門房。就道。你怎麼還在這裏。主

人正找你呢。方才督署請主人去尋你不見。就雇汽車走了。回來又尋不着你。才教我送信來。快回去吧。二羊才說一句我就回去。忽見寶山進來。就問怎麼樣。寶山道。糟糕。二羊道。怎麼糟糕。寶山道。話長了。得慢慢的說。二羊想了想。就向那僕人道。你回去跟主人說。我今兒有事告半天假。那僕人道。你簡直不是規矩。那有這麼隨便。想歇就歇的。二羊大怒道。就是這樣。你回去就給我穿小鞋兒。我不怕。那僕人賭氣把信丟在桌上。向寶山道。勞駕。給遞上去。不等回信。說完就自去了。寶山教他父親把信送上去。自己把在內宅所竊聽的都告訴了二羊。二羊瞪起眼叫道。這麼說沒指望了。我主人一瞥。就許離開天。姓丁的可不是看重了這隻飯碗。沒遇見主人時。我也活着。不過我受了他的大恩典。不能看着他教個瞎子拿下了。管他是抓鬮夫妻。打牌夫妻。他爲什麼早不出來。偏在這時承現成。說着又叫道。你們老爺也是死心眼兒。怎麼花錢不成。那個窮瞎子。給他個三百五百的。他不見錢眼開。說什麼是什麼。寶山笑道。他若見錢眼開。就把瞎眼治好。那不更糟了。你是沒明白我們老爺的意思。我倒明白了。實在花錢不成。還怕惹出事來。二羊把桌上才和寶山喝剩的殘酒。又灌了半碗。紅着眼道。我把瞎子叫出來。推到河裏。看璞玉還有什麼說的。嫁我們主人不嫁。正在說着。張福送信回來。聽了二羊的話。就沉下臉兒。呵斥寶山道。你近來好像自覺得臉。越鬧越不像了。主人的事。咱們當下人的怎配參預。你在這兒胡說亂道。被主人知道。找了沒味兒。把我的老臉也抹了。這兒沒你什麼。滾回家裏睡去。寶山聽了也沒答言。

暗地打了二羊一下。說道：「二哥你也喝得夠勁兒了。快回去睡吧。說着就推他走出門外。低語道：『你去溜個彎兒。就回家吧。明兒晌午。我在新開池澡塘等你。咱們不見不散。有什麼話在那兒細談。我一定幫你辦事。』」二羊道：「老兄弟。你若是願意跟我常在一塊兒。就得幫我。我受主人天大好處。情願爲他玩命。無奈這件事不是玩命辦得好的。總得你這精明人替我出個主意。你知道我的主人。這回若娶不了璞玉。難過是他心裏的事。外面也難看到家。他準得告老還鄉。那時我死活得跟他走。咱們兄弟就離開了。寶山點頭道：『我明白。你就去吧。』」二羊方才走了。寶山也自回家。見了他的太太。由雪雁更名淨蓮。就把今日所發生之事說了。淨蓮叫起屈來道：「這可冤枉死了。咱們老爺跟趙祕書長。花了許多錢。費了許多力。還饒咱們好幾個人幫忙。像救月兒似的。才把璞玉救出來。能看他到了好處。享受榮華富貴。也算不枉。怎麼半腰裏出個瞎子。來承現成。這可堵死心了。我也知道瞎子是璞玉本夫。也知道璞玉應該歸還本夫。再說他嫁給祕書長。也不見得給我們來個官兒。嫁給叫花子。也不見得上我們門前討飯。不過我聽着。實在警拗不順氣兒。大家勞心費力。就爲着瞎子呀。寶山笑道：『瞎子並沒得罪誰。不知怎麼弄得遍地仇人。宅裏太太。跟姨太太全罵他。』」二羊要拉他跳河。現在你也這麼說。人家瞎子上那兒訴冤去。你得想想。是璞玉找着他。並不是他來找璞玉。是璞玉定要跟他。並不是他定要璞玉。何致這麼遭恨。淨蓮頓足道：「不管怎樣。反正他是可恨。只願他一出來。把璞玉下半世全耽誤了。你不要笑我是沒出息的見識。我也

明白大道理。那麼丈夫臭了爛了。老婆總不許變心。比如現在你成了殘廢。我就該另投門路麼。若是這樣。世界上就不必有夫妻了。只是璞玉另當別論。一則瞎子失迷已經很久。人們都死心踏地當他沒有了。璞玉也認定他去世了。才打算嫁人。他出頭也應早點兒。怎竟在趙祕書長已經收了喜禮。辦着喜事。璞玉也正預備作新娘的時候鑽出來。不是誠心毀人麼。寶山道。依你這樣說。就該跟宅裏太太姨太太聯到一處。再加上丁二羊。把那瞎子毆死了。給璞玉摘出清淨身兒。好不好。無奈人家璞玉是好人。一心跟定瞎子。別人着急沒用。淨蓮道。當然沒用。我們也不過看着乾着急罷了。正在說着。忽聽外面咳嗽一聲。有人走入。却是張福。寶山見父親回來。就問您怎麼也回來了。張福道。老爺派我給趙祕書長送回信。我順路回家來取件衣服。寶山道。我去吧。您在家歇會兒。吃點東西。媳婦熬的鴨燈粥也快熟了。說着就向張福要過了信。自己去了。張福坐在堂屋椅上。受着兒媳伺候。不由又說起璞玉的事。張福道。聽說老爺已經給璞玉打算住處了。在鼓樓南佳仁里十七所小房子。都是老爺產業。內中空着一所小三合房。原是雪姨奶奶的娘住着半所。另外半所就歸瞎子跟璞玉住。老爺還打算教璞玉給宅裏作針線。每月送三十塊錢度日。大約明天就定規了。淨蓮道。老爺真是善人。心眼兒太好了。今兒那瞎子就住在宅裏麼。張福道。對了。住在書房套間。老爺常睡的床上。可是骯髒死了。老爺把衣服給他換。換下來的舊衣服。蟲子成羣。教我用繩提着。送到吳水坑裏。直到現在。想着還身上發癢呢。淨蓮道。璞玉還在書房陪他。

尚住麼。張福搖頭道：「那有這樣規矩。她倒是同瞎子一塊兒吃的飯。現在已經回內宅去了。說着又贊嘆璞玉真是有心。他從書房出來。在院裏站了半天。恰巧我從院裏走過。她就託我轉告宅裏的下人。對瞎子少說閒話。更不要把趙祕書長的事。對他提起一個字。淨蓮道：「這是爲什麼意思呢。張福道：「聽說當初那瞎子。就爲璞玉結識趙祕書長。才一氣離家的。這時若教他知道璞玉已經要跟趙祕書長結婚。被他出來攪了。那就更了不得。淨蓮聽着哦了一聲。眼珠一轉道：「怕他生氣啊。吃醋啊。我看他不必生氣吃醋。他只想自己出來。把璞玉害成什麼樣兒吧。張福道：「也許有這個意思。我替她把這話告訴宅裏男女同事。那個伺候太太的何媽對我說。她在瞎子跟璞玉進了書房套間以後。就去聽窗根兒。敢情璞玉對瞎子的情意深了。兩口兒哭了。又說說了又哭。可是璞玉很說了些慌話。並沒提要嫁人的事兒。只說從瞎子走後。她得了神經病。怎樣受窮。倒沒瞞落火坑的事。直說受了壞人的騙。落在娼寮。因爲有病。受了許多折磨。大兒子死了。二兒被密主趕走。不知下落。幸而她知道雪蓉嫁了這裏張二爺。就託人送信求救。張二爺熱心把她救出來。在宅裏住着養病。如今病已全愈。又求二爺設法尋找兒子。託了許多人。費了許多力氣。幾乎把天津翻了個過兒。也沒把兒子找着。今天是聽說救濟院有不少沒主兒小孩。所以前去尋找。沒想到竟能夫妻重圓。那瞎子只哭着說自己殘廢沒有能力。對不住老婆兒子。璞玉却說自己當初作錯了事。已經對不住丈夫。以後又把兩個孩子弄得一死一逃。更對不住上輩祖宗。說着

哭得要死。那瞎子只安慰她說。這不怨你。只怨我無能。倘然我不殘廢。能夠掙錢養家。又怎會出這種事。只爲我沒能爲把千斤重担都落在你身上。你一個女子。又能怎樣。我當日離家。本是一時沒想開。只當你在外面認識了別人。我知道你有眼力。認識的人必然可靠。就想我在家只有連累你受苦。反不如自己躲開。給你騰開清淨身兒。就可以有人把你跟孩子照顧得好好兒的。你們大人孩子享福。我死也甘心了。那知我竟弄錯。反教你們受了大罪。淨蓮聽着。接口哦了一聲道。他真這樣說麼。張福道。可不是這樣說。何媽告訴我的。還說那瞎子又問璞玉在二爺宅裏怎樣情形。璞玉只說她跟雪蓉定好。給宅裏作些活計。管管家事。可以吃碗閑飯。還落幾個工錢。張二爺十分厚道。看着我和雪蓉是乾姐妹分上。待承極好。現在你回來。我託雪蓉再給說說。總可以借間小房住。不論我在宅裏作活。或是託他給薦出去。也足可以夠咱們過活。他夫婦還有許多話。我也記不清。反正瞎子只一間到近來情形。璞玉必攔攔豎遮的。把趙祕書長的事講得嚴嚴緊緊。這女的真不含糊。實在死心踏地跟瞎男人了。淨蓮聽着。只怔怔的思索。張福聞得一陣焦糊氣味。叫將起來。淨蓮才想到把粥熬過火了。手忙腳亂的端下來。收拾半晌才盛了一盃。連小茶送到張福面前道。只顧說話。粥都糊了。您對付着吃點兒吧。張福道。不要緊。這都怨瞎子。他不但攪了大局。連咱們家的飯給鬧壞了。淨蓮笑道。可不是麼。瞎子真可恨。若不是他出來。趙祕書長一辦喜事。裏裏外外。多少人都可以得點好處。這一來全完了。再說這些日。我已結着璞玉。指望她嫁

過去跟趙祕書說句好話。給寶山弄個官兒作。瞎子簡直把我們官運都攪了。豈止鬧壞了粥呢。張福且吃且說道。話不能這麼說。難道爲咱們寶山謀事。就不許人家夫妻團圓。你可叮囑寶山。不要跟着胡鬧。那個給趙祕書長拉車的丁二羊。滿嘴瘋話。又要跟瞎子拚命。又要把瞎子推到河裏。實在太不講理。寶山還跟他起鬩。我說過好幾回了。淨蓮無言。淡淡的應了一聲。過一會兒。寶山回來。報說已把信送到趙宅。張福問趙祕書長怎樣情形。寶山道。我沒進去。也不許人進去。聽趙宅下人說。祕書長從救濟院回來。除了上過趙督署。剩下時候都是把自己鎖在屋裏。坐着發怔。晚飯也沒吃。黃昏後給咱們二爺寫了封信送來。他自己還是寫。也不知寫的什麼。方才我送到了信。在門房坐着說話兒。忽見那位大管家宋升。跑進門房。跟人們說。祕書長看完了二爺的信。把他叫進去。教連夜收拾行李。又教把宅中木器傢俱。查點查點。按下的人數。分成份兒。看那情形。他似就要離開天津了。那邊僕人全慌了心。大家猜着。王督軍跟祕書長這樣交好。他辭職絕不能準。一定要來個不辭而別。丁二羊鬧着要給王督軍送信兒。派人來守住。不令他走。淨蓮笑道。對了他。是督署副官老爺。見督軍還不容易。真不含糊。拉車的作了官。立刻就福至心靈。懂得這些路數了。張福沈吟道。趙祕書長何致於這樣着急。沉不住氣。不知咱們老爺給他的信裏說些什麼。寶山道。那誰知道。可是我聽老爺在內宅說過。璞玉跟瞎子是結髮夫婦。既然重逢。怎能折散。料想沒法挽回。他已預備給璞玉夫妻安排住處。打算活路。對祕書長却想替他另尋個好姑

娘作太太。勸他不要再想璞玉了。大概信裏就是這個意思。張福道：這本是正辦。世上好女人多着呢。憑秘書長的身份。什麼天仙美人娶不到。何必非璞玉不可。璞玉雖然不錯。可是歲數已大。拋下二十往三十走了。又生過兩個孩子。還在烟花裏走過一遭。怎麼秘書長竟爲她會……淨蓮接口笑道：我的好爺子。若都依您的話。世上沒一點麻煩了。您這年紀。不懂得這些事。別亂批啦。張福摸着自已鬍碴兒道：怎麼。我這年紀倒不懂事了。越活越往回咯了。淨蓮笑的格格的道：您明白。您明白。我說錯了。不是您不明白別人的心思。是別人心思太滯。沒您想得開。張福也笑了道：本來上年紀的。看着年青人辦的事。都覺值不得犯不上。要不然怎會遭恨呢。我走了。該回宅裏看看。淨蓮道：您一恍兒四五天沒在家了。今兒在家歇一天吧。教寶山替您去。張福道：還是我去。教他在家吧。淨蓮不肯。執意教寶山去。寶山也不知淨蓮是何意思。當這新婚燕爾之時。怎倒不願廝守。把丈夫開發出去。但也只得幫着淨蓮。將張福推回臥室。他二人方才回房。寶山向淨蓮道：你怎麼往外趕我。淨蓮道：這麼緊要關節時候。你就不能出去受一宵孤單哪。要知道趙秘書長明天就要走了。我替你打算的官兒。也算飛了。這還不算。人家趙秘書長上次賞我們錢。相待總算不錯。璞玉跟我也怪好的。我也不能看着她跟瞎子受罪。寶山道：你又多操心。人家璞玉自願跟瞎子過。你不看着又怎樣。淨蓮道：她願意。我不願意呀。寶山道：你不願意也是乾瞪眼兒。淨蓮道：我才不乾瞪眼呢。我有主意。可是得你辦去。寶山道：我不敢。若辦出錯兒。要担多麼大沉重。淨蓮道：

依我的主意。不用你担沉重。人不知鬼不覺的就成功了。寶山問什麼主意。淨蓮就附在他耳上。囁囁的說了許多話。寶山且聽且轉眼珠。聽完說道。這不太狠了些麼。淨蓮道。一點也不狠。你用天秤稱稱分兩。這一頭兒是瞎子。那一頭兒是趙祕書長璞玉。還有璞玉的孩子。她若嫁給趙祕書長。還許可以找着。這一歸了瞎子。就算沒指望了。即使還能找回來。那孩子跟着瞎爹爹。早晚也是討飯。若是作了趙祕書長的兒子。往後有多大發跡呢。再說還有我們好些人呢。這也不算跟瞎子怎樣缺德。不過他這次多餘回來。我只是教他還老實回去。該回那兒回那兒。別在這裏害人。寶山道。你一定成功麼。淨蓮道。我已經把瞎子的脾氣琢磨明白了。這是我從小兒在班子裏學的能爲。對什麼脾氣的人。擺什麼道兒。那瞎子別看殘廢。還是剛板硬擻。當初不是曾爲着嘔氣走過一回麼。這次還教原路兒再辛苦一趟。你快去。可是得留神。別教老爺知道。寶山應着。就帶了些錢出門走了。先坐車跑到馬路上。去買東西。因爲時候已晚。鋪子都已上門。他連央告帶使詐語。敲開了一家稻香村的門。買了兩瓶酒一隻鷄。和別的下酒之物。提在手裏。又坐車奔到趙宅。叫開大門。進了門房。見趙家幾個僕人都在坐着談論。只見了二羊的面兒。不由詫異。丁二羊在這要緊時候。那裏去了。就向衆人問了二哥呢。那管家宋升道。丁老二走了。寶山大驚問爲什麼。宋升道。方才你走了以後。我們祕書長把我們叫了進去。也沒提旁的。只說他有事出門。明天就要起身。因爲沒準日期回來。這公館只得暫時解散。大家且去各尋門路。就每人在月錢以

外另賞了一百塊錢。宅裏東西也由宅裏下人均分。大家因祕書長向日待人恩厚。戀戀不捨。却又不知道他要走的原故。沒法勸說。那知丁二羊喝了兩盃酒。仗着醉勁兒。跟主人胡說起來。他說老爺值不得爲這種事就辭官不作。活人還能被尿漲死。你別着急。限我三天。我教璞玉仍舊嫁你。主人被他說得臉上不掛。就拍着桌子罵他。丁老二反倒叫了橫。對主人說。老爺你罵死我也不要緊。我受你大恩。你上天邊去。我也跟着。不用打算辭我。可是這回我看你不應該走。用不着走。簡直不叫你走。你就是走不了。主人被他氣瘋了。跳着腳兒問他。你要造反。敢說這話。有什麼法兒不叫我走。丁老二說。我就有法兒。你等着。看明白兒可走得了。主人氣得都說不出話。只喊趕他出去。丁老二倒自己先跳跳躑躑的溜出去了。他連工錢賞錢全都沒要。就那麼走了。寶山聽着。暗叫糟糕。我這時正要緊尋他。他辭工走了。我怎麼辦呢。就向宋升道。大哥。你知道他上那裏去了麼。宋升道。那誰知道。他向來腳底下就沒準兒。旁邊一位廚司袁二接口道。我看他是找地方住窩子去了。這些日他三天兩頭兒。住在外面不回來。就跟我們說。那個姑娘跟她有勁。那個姑娘用她。他要邀督署裏的熟識弟兄。前去砸窩子。今天就許又上那種地方消氣兒去了。寶山聽了。猛然有悟。想起了丁二羊所說面見王督軍報告主人要開小差。請就加以監視的話。自思二羊雖然浪蕩不羈。却有血性。在這緊要時候。仍去嫖妓。恐怕不能。倒許真個犯了瘋病。到督軍署報告去了。想着就仍提了酒食。告辭出來。却留下話兒。倘若二羊回來。務必教他到張宅去一趟。隨即出

了趙府的門。躊躇着向督署走去。所好並不甚遠。轉個彎兒便到。那督軍署前而臨着大河。街道寬闊。河邊還種着一排樹木。這時因爲夜靜。行人已稀。到督署前。向東西兩轅門看看。只有門兵荷槍峙立。靜寂無聲。想要上前詢問。不料方走近丈許之外。那門兵已高喝回去。寶山嚇得倒退。自己思量倘若丁二羊已入督署。想不會耽擱長久。很快的就要出來。我不如在門外等他一點鐘。若還沒有影兒就回去。另和淨蓮商議。想着就在河邊橋下。站了一會。覺得心中焦燥。就循着河岸來回踱走。向西走出了約有兩丈多遠。無意中向岸下河坡一看。藉着天上朦朧的月光。河中反射的水光。和由樹縫葉隙射過的燈光。照見河坡上有個高細的人影。也正來回走動。寶山初覺一驚。心想在這半夜時候。竟有人在河下徘徊。莫非將要自殺。就急忙湊近細看。猛又把人影的輪廓。生出驚惶。因爲這樣高細如電桿的身體。和長臂長腿長脖頸的特徵。除了丁二羊。很少同樣的人。不由叫了一聲丁二哥。河坡上的人似乎吃了一驚。問道。誰呀。寶山一聽果是二羊。就跳下河坡。奔到近前說道。除了我還有誰。您怎跑到這兒涼快來了。丁二羊咳了一聲道。你怎知道我在這裏。寶山就把到趙宅尋他不遇。知自己猜度行跡的話說了。又道。我當你已經進督署去見王督軍了。怎麼倒在這兒。丁二羊道。我本來打算見督軍的。可是到了這裏心裏又發了怯。自覺我這個臭拉車的。副官那是老謠。那點兒配見督軍。見着又怎麼說話。何況督軍也不會見我。無奈不去見又怎麼得了。真難得我想要跳河。寶山道。你別爲難了。也不用着見王督軍。我跟你弟妹商

量出好主意了。丁二羊拉住他道。什麼主意。可是真的。你知道我主人明天就要走了。寶山就把自己在宅內所聽柳塘的話。及淨蓮所告訴的主意。一一說了。丁二羊聽着怔了一下。忽指着寶山手裏東西道。這是什麼。寶山道。這就是爲着幹這件事用的。有酒有菜。丁二羊伸手搶過一瓶酒道。我心裏發燥。咱們先在這裏涼快涼快。我還有一肚子話要跟你說。寶山道。天不早了。咱們該回去辦那件事。別儘耽誤。丁二羊道。你放心。誤不了。我也已經打了主意。很爽利的。馬到成功。用不着很大工夫。不過弟妹這主意也。許幫我一半。寶山道。你是什麼主意呢。丁二羊道。先坐下。喝口兒。慢慢告訴你。說着拉寶山坐在河坡淺草之上。尋塊小石頭。敲去了酒瓶口。嘴對嘴兒。喝了一氣。又從紙包裏拉出隻油鷄。劈開一半。舉着先嚼吃半隻鷄。又灌了兩口酒。才說道。兄弟。你們這主意不算老好。把瞎子擠走了。並沒什麼用。他走了還能找回來。你我的主人也必幫着找。就是找不回來。璞玉知道男人還在世上。也不肯再嫁人。我主人也不肯再娶她。這事仍然弄不成。說着搖頭一嘆。從地下襲了塊小瓦礫。丟在河中。立刻一聲微響。沖破了夜的寂靜。才又接着道。方才我在這河邊蹣跚。不由的思前想後。我活了快四十年。除了受窮就是受苦。除了挨打就是挨罵。小時候跟着寡婦娘長大。娘在街上縫窮。我給貨貨舖打小空兒。外帶拾煤核檢爛紙。那時雖然受罪。可是活得還挺有趣兒。等到我娘病死去。我看着街面上的人。用薄皮棺材把她裝起來。抬到亂葬崗子埋了。我還跟着在墳上哭了一慟。從此以後。就只剩了一根孤幹兒。變成捨哥兒了。誰的

罵都受。誰的打都挨。鎮日飄流在街上。好像野狗似的。誰看見都給一脚。簡直沒一個把我當人。我有時被人欺負苦了。只可躲到僻靜處掉眼淚。不由的想起娘。她活着時也常打我罵我。我也不覺她好。沒了她。我才知道她多麼憐恤我。疼愛我。當個人似的待我。她一死。世上就再沒有這麼個人了。說着又歎了一聲。寶山聽着心中詫異。他今日何以說話居然安詳。和往日大不相同。而且在這時候。無故說這些沒要緊的老話。是何取意。就道。你說這些幹什麼。丁二羊道。這是我的心思話。只有跟你說。兄弟。你耐着性聽吧。說着又喝了口酒道。我以後也不知怎麼長大的。到如今四十多歲。當過大兵。幹過腳行。抗過六個兒。以後才拉了洋車。可是這些年無論幹什麼。都免不了受氣。也許是我脾氣太壞。心裏太笨。永遠沒得人正眼瞧過一眼。當兵被弟兄欺負。賣力氣受頭兒打罵。就連拉車。同行也湊羣兒擠羅我。簡直說吧。我活了這麼大。沒喘過一口順氣。沒有人把我當人。還是都把我當臭屎似的躲着。當臭賊似的防着。但這個就是我這光棍兒偶然花錢買樂。蜜姐兒也沒一個會給我喜歡臉兒。不是罵罵咧咧。就是委委屈屈。簡直人不是人。錢不是錢了。寶山忍不住道。你說這些陳穀子爛芝麻。有什麼用。我不聽了。丁二羊道。聽吧聽吧。這不是廢話。我是告訴你向來沒有人把我當人。可是到今年我轉了運。居然遇着看重我的了。頭一個是璞玉。這件事你千萬別告訴人。她在暗娼時候。我有次拉車從她門口經過。一看就愛上了她。可是我平常在落馬湖都找不着樂兒。那配上那高在地方花錢呢。那知也是天意該當。我居然得了

一筆外財。就壯着胆子去了。被那老鴇子胖娘們訛了我一下。才得跟璞玉到了一處。難得璞玉不但討厭我。還把我當作夠樣兒的好人。把她的苦處都告訴我。又求我替她送信求救。那一夜我花了好些錢。也並沒找着什麼樂兒。可是心裏痛快。她太瞧得起我了。我活了四十歲。她還是頭一個跟我說正經話。托我辦正經事的人。這情義我到死也忘不了。所以以後盡力查訪她的下落。給月宮送信。又常常到窯子胡同口攔車。想保護她。雖然那口兒上車夫欺生。打了我好幾回。我仍舊圍着那地方轉。可恨璞玉被人從三玲弄到趙家窯去。我竟沒有遇見。一點不知道影兒。以後她被你們老爺救出來了。我也被我們主人找去了。念我替璞玉送信的功勞。賞我好些錢。又給我好差使。我算從璞玉身上又遇見第二個看重我的人。倒不只因為主人薦我作官。用我拉車。實在主人待我太好了。他跟我簡直朋友一樣。向來沒個粗聲暴氣。而且我說什麼是什麼。別看今天他往外趕我。並不怨他。是我太沒規矩。太教他下不來。你想想。我活了四十多歲。才算遇着兩個看重我的人。我怎不走心。爲他們玩命也是願意。所以從聽見他倆是老交情。就喜歡得別提。禱告他們快到一處。我跟璞玉睡過一夜的話。永也沒對人說過。只盼他們快結婚過舒服日子。我看着一高興。就算報答他們了。我這窮人。有什麼力量能報答別人。只有替他們往好處盼着吧。那知憑空出來這麼個瞎東西。把局攪了。跟着璞玉依舊跟他受罪。她那才好的身體。還能受多少折磨。大概不久許快死了。我們主人傷透了心。丟盡了臉。已經收拾行李。要開小差了。他往

後也不會有好日子過。就看今天。他還沒上救濟院的時候。喜眉笑眼的好像只三十多歲。從救濟院回來。就變成滿臉縐紋。有五十多歲了。到方才跟我們下人交代話的時候。更連腰都彎了。比老頭兒還老。你想這樣下去。他還活幾年呀。往後他又怎麼活下去呀。你想想。在這世上只有兩個恩我的人。可是這兩人眼。看都要完了。我心裏怎不難過。就讓自己想得開。任他們走的走。受罪的受罪。我還可以照樣吃副官的餉。過舒服日子。可是舒服到老。又有什麼趣兒。所以我想拚出命去。把這件事搬過來。我就死了。知道他們到了好處。也是樂的。再說他們還許把我好好的發葬。風風光光的出個大殯。倒也不錯。寶山聽着道。你到底想着什麼。犯瘋病啊。丁二羊笑道。誰說不是我也快瘋了。寶山道。你到底什麼意思。方才說拚命。跟誰拚命。丁二羊道。我想把瞎子推到河裏。寶山道。你真要害人命呀。這可辦不到。被人捉住。就得償命。丁二羊道。我也是怕償命。所以也覺辦不到。寶山道。那麼你說了半天。不全是廢話。丁二羊道。誰說不是廢話。我向來沒害過人。那有這樣胆量。再說我若真把瞎子害了。一犯了案。璞玉必疑我是我們主人指使的。倒給他們翻了坐。還把主人名氣敗壞了。除非我真拚出命去。跟瞎子一塊兒跳河。還可以教璞玉知道我是成全她。外人也可以知道我是報主人的恩。自己作出來的渾事。只是我這條命還值錢呢。主人和璞玉雖待我好。也沒有過命的注兒。說着想了想。我看還是依着弟妹的主意。先把瞎子擠羅走了。他一走自然沒臉再回來。璞玉就是着急。我們不替她尋找。也就可以慢慢冷下去。慘說是麼。

寶山在二羊談時。已覺奇怪。自從相識以來。他向未這樣按步就班。沉心靜氣的說過話。還暗笑不怨淨蓮說他。果然福至心靈。作了官就有官體了。副官到底和丁二羊不同。但聽到後面。竟又亂起來。忽然說要拚命。忽然又不值得拚命。忽然說淨蓮主意不好。忽然又說應該照他主意去辦。直是東斧西鑿。教人聽不出一點準根。就道。到底怎樣呀。你說了半天廢話。鬧到今兒。還都是白說。本來你弟妹的主意是很對的。她把瞎子的脾氣琢磨透了。因為他以前會嘔氣離開家。所以這次也必能教他嘔氣走開。他走了自然不會再回救濟院。璞玉就是尋他。又上那裏尋去。除非趙祕書長還託警察廳。遍地訪察。像尋她兒子似的。也許就找回來。可是從我們二爺這裏。就不會教那麼辦了。丁二羊嘴裏咕嚕着道。怎麼不會。我看還是準替她找回。憑他們能作輸理的事。再說瞎子若並沒個真正起落兒。我主人也不能作冒失事。璞玉也更不能死心踏地。寶山道。你說什麼。丁二羊道。我沒說什麼。咱們走吧。天也快過半夜了。我們總得在天亮以前。教瞎子走開。寶山道。好。可是你有些醉了。到時候少說話。只聽我的。留神露出馬脚誤了大事。丁二羊道。我閉着嘴。寶山道。你也不用閉嘴。給我幫腔就成。說着二人立起提着酒食。走上河坡。一同循着大街走向張宅。叫開了門。寶山見開門的是跑上房的小順兒。就教他自己睡覺。又問老爺現在幹什麼。小順說。還在二姨太太屋裏抽煙。說完自己走了。寶山和丁二羊進了門房。各自脫去長衣。寶山先去弄來一壺熱茶。順使看看院中。只見雪簷房門窗內燈光猶明。別室俱已熄滅。悄悄走回。到

門房向二羊道。老爺還沒睡。咱們得小心些兒。你別大聲小叫。說着二人就提酒食茶壺。出了門房。一同走進書房外間。摸着黑兒尋着桌子。放下東西。丁二羊問怎麼不亮燈。寶山低聲說。開了燈怕老爺出來看見。好在瞎子也不會知道。咱們是老鼠會親。說着就到套間門外。側耳偷聽。裏面並無鼾聲。却聞床榻微響。似乎瞎子仍在輾轉反側。尙未睡熟。心想這瞎東西睡慣了救濟院的木板床。今日乍得享受這樣溫軟衾褥。怎能不犯擇席的毛病。何況他還有滿腹心事呢。這樣倒省得我驚醒他。想着回到桌旁。和二羊對面坐下。才高聲說道。二哥。謝謝你請客。咱們也借老爺書房擺擺譜兒。丁二羊道。你別大聲說話。留神老爺聽見。他這會兒還正抽煙。說不定就許出來。寶山道。放心吧。我去看過。二姨太太屋裏已經黑了燈了。老爺今兒睡得特別早。二哥你可喝啊。這塊鷄腿兒給你。丁二羊道。我喝呢。你也得乾杯。別只一眠一眠的。說着又道。老爺今兒怎睡得這麼早呢。往常他半夜得吃兩回點心。有時天亮還出來。教我們給買東西辦事。今兒可是頭一回。寶山道。老爺心膩啊。二羊道。爲什麼心膩。他一天多麼大樂子。還有心膩的事。寶山哦了一聲道。怎麼。你難道不知道。不就爲璞玉的事麼。二羊道。璞玉的事我自然知道。不過那應該趙祕書長心膩。干老爺什麼事。寶山道。你真糊塗。老爺不是一手經管的。中間人麼。這一來他覺得對不住趙祕書長。趙祕書長又要走了。老爺失去個好朋友。怎不難過。再說老爺費了許多刀。從趙家窩救出璞玉。本指望成全她。跟趙祕書長白頭到老。榮華富貴。如今眼看她又重去受窮受苦。這場好事

算白作了。心裏豈不怪沒趣兒的。二羊歎氣道。萬般皆是命。半點不由人。大概璞玉天生是受罪受苦的命。永世不能翻身。才從火坑裏逃出來。眼看一步升天。嫁作祕書長太太。逍遙快樂。抵補她以前受的苦楚了。那知一轉眼。竟從天上跌下來。又落進地獄。以後跟着瞎男人。還會有好日子過……說到這裏。寶山忽噓了一聲道。矮點絃兒。那瞎子在屋裏睡。留神他聽見。二羊故作不知道。怎麼是老爺單把他放在這裏。也不嫌髒。寶山道。這也是衝着璞玉啊。若不觀着璞玉。他想進門也難。說着嘆息一聲。又道。看起來。人的運氣。真也奇怪。璞玉早晨還是祕書長的未婚妻。到晚上竟變成叫化子老婆了。真是可憐。她這一世算是完了。璞玉這人倒是太已賢慧。寧可拋了後半世的榮華富貴。情願跟瞎子去受罪。不知道她心裏是什麼滋味。若是我。就得另打算一下。莫說趙祕書長對她的情義。情記了五六年。當初肯爲她拋棄前程。回南邊去。到現在又爲惦記着回北方來。簡直心意比鐵還堅。連說書唱戲都少見這樣癡心的人。璞玉的心也不是石頭的。如今眼看着將到一處。得如他的心願。竟然又給拆開了。心裏怎能不難過。只爲璞玉性情剛強。不肯作沒理的事。瞎子是她本夫。既然遇見。就得重跟他過。心裏任怎麼難過。也得忍着。丁二羊道。真也難爲她忍。眼睜睜的離開情人。去跟殘廢的堵心丸過日子。這跤真摔得夠重。換個人準得摔死。寶山道。是啊。璞玉也未必能活得長。你想想趙祕書長把婚禮預備得多麼熱鬧。新房還是王督軍送的。聽說裏面傢俱就值一兩萬。督軍老太太又要認璞玉作爲乾女兒。到結婚那一天。大概連大

總統也得來應酬。那是什麼樣的風光。璞玉能過那麼一天。這一世就沒白來。二羊接口道。真是風光到一百成。誰看看不眼熱。外面已經鬧動了。都等看看這闊勢派兒的大婚禮。這一來全完。不但眼前的人掃興。就是王督軍和他的太太也大大的沒趣兒。寶山道。那還都不大相干。我只替趙祕書長發愁。連督軍一家帶同事屬下的賀禮。他已收了幾百份。足值幾萬。而且還都送到這邊來。交給璞玉收管。把大姨太太的屋子全塞滿了。如今事情一吹。這些禮物可怎麼交代。二羊道。真個的。這可不好辦。反正收下的禮不能退回了。也許給我們分分。寶山道。你犯財迷哪。沒這種便宜事。我想早晚得原封兒退給人家。哦。說到這裏。我想起來一樁事。前幾天我女人進來給咱們太太請安。見着璞玉。又給她道喜。璞玉大概因為我女人是新娶的。看見太太們賞見面禮。她也從自己受的禮物裏面。拿出了幾件金首飾給我的女人。我女人樂得什麼似的。回家直誇璞玉大方。還想等她嫁過去以後。求她跟祕書長說句好話。給我謀個小官兒作。現在不但我的官兒飛了。只怕我女人得的首飾。也得退回。二羊道。豈止你麼。連我也指着給趙府幫忙喜事。落幾個賞錢。也換換季呢。你說這瞎東西缺多大的德。害苦了我們了。寶山道。這瞎子豈肯祇害了我們。連他親生自養的兒子也給害了。二羊道。這我何不明白。他那兒子不是丟了麼。寶山道。那個孩子雖然丟了。可是趙祕書長答應托地面上尋找。若找回來。就跟他的娘到趙家去。立時變成少爺。憑趙祕書長那樣心眼兒。還會待承錯了。一定和自己兒女一樣愛惜。供給念書上學。給成全

出個樣兒來。那孩子豈不一步升天了麼。如今瞎子出世。趙祕書長這一傷心。連官兒都要不作。不久就離開天津。那還顧得替他們找兒子。那孩子算是永遠回不來了。就是他們自己能找回來。那孩子他仍舊是小叫化子。長大除拉車。還會有別的起色呀。寶山說到這裏。算是已經把淨蓮所教給的重要綱目。都已說出來了。底下沒什麼可說。就又對了二羊讓酒讓菜。漸漸把談鋒轉到別處。又談了一會。便打個呵欠說道。我有些困了。咱們回門房睡會兒。二羊應着。二人便出了書房。回到門房。寶山道。我算把藥給他下了。只看靈不靈吧。丁二羊道。咱們瞧着。他一走就算靈了。二人就坐在榻上。凝神聽着外面。過了半天。並不見動靜。丁二羊低聲道。我看要糟。那瞎子好容易得着老婆。本來他才得着老婆。又知道咱們老爺幫助璞玉。他也可以跟着沾光。怎樣說比在救濟院或是作叫化子舒服得多。當然寧死也算賴下去。怎能爲聽幾句閑話。就走開。他若不走。我可就要幹我的了。正在說着。忽被寶山掩住了嘴。又對他擺擺手。二羊連忙住口。屏息靜聽。果然有嚶嚶啾啾的聲音。由裏面走出來。過了一會。就見那瞎子由裏面摸牆扶壁。悄悄的溜出來。門房中本有燈光。瞧見他穿着柳塘給的破舊衣服。像作賊似的往外溜。但瞎子却不覺察。仍摸索着輕輕走出。到了街門。摸了半晌。才把門開了。直溜出去。寶山輕輕拍手道。妙計成功了。淨蓮真不含糊。二哥你替我看會兒門。我回家報告一下。等我回來你再走。這一下你可放心了。你們老爺不會再走。你這副官也當下去了。說着就戴上帽子。丁二羊攔住道。你不好動。得讓我走。弟妹晚知

道：「曾兒又算什麼？寶山道：「你是想回去報告你們老爺麼？」二羊道：「我不是報告，他那種脾氣，若是現在報告他，就許竟刻派人把瞎子給追回來，交還璞玉，那就更糟了。我只是回去看住他，他就許今天起五更上火車，萬一走了，我們才保住了璞玉，又丟了他，那不更麻煩了？」寶山道：「那麼你就去吧。」二羊點頭道：「好，我走了。老弟，你記住，咱們辦的這件事，永遠不能告訴人，就是往後出了什麼想不到的事，你也不能洩漏。還有咱們弟兄相好了一場，你……說着忽然把下面的話咽住，伸手拍拍寶山肩頭，就向外走。寶山才說句：「你今兒真是醉了。」滿嘴胡說。二羊已走了出去。寶山就跟着出去，關門一到門口，二羊已跳到塔下，忽回頭一揚手，把個紙包兒拋給寶山道：「這是我的一點體己，我喝醉醺了的那邊門房人又雜亂，勞駕你煩弟妹替我收着吧。你們用錢儘管花，我並沒用。」寶山道：「這是多少啊？」二羊道：「我也沒數兒，說着就匆匆走去。寶山看他走遠了，才關上門進了門房，把紙包兒打開，數數鈔票，竟有將近二百元的數目。知道這是二羊作副官的官俸，和拉洋車的工錢，積攢而成。心想這筆錢交淨，蓮存着，以後他再要交來，我還代存。可是不能再退還他，等存有成數，就給他娶個副官太太。從此立份家業，也不枉我們相好一場。又想今日他好像變了個人，居然會長篇大論的說話，却又說得支離糊塗，不知什麼原故。想是爲着他主人要走，真動了心，又加酒喝多了。寶山想着，就也上床歇息。過一會倦意上來，竟呼呼睡去。這一覺睡得甚爲沉酣。到了次日，太陽上來老高，才被敲門聲驚醒。他出去開門，原來是他父親張福來了。張福見他這

時方才睡醒。沒作一點事情。氣得數落一頓。教他回家養福。自己拿着掃帚簸箕。打掃院子去了。寶山受了申斥。走也不好。不走也不好。猶疑半天。才決定回家把消息報告淨蓮。就洗了洗臉。方才要走。忽聽外面又有人敲門。走出一看。却是趙宅管家宋升。忙讓進門房。問他有什麼事。宋升道。我送信來了。你們老爺起床了麼。寶山道。他大概才睡下不大會兒。這封信要緊麼。宋升道。我們老爺倒說是要緊。可沒提請你們老爺立刻拆看。大概不是忙事。要不然怎不教早送來。直到上了火車。才交給我呢。寶山大驚道。怎麼。你們老爺上火車了。走了。宋升點頭道。可不是走了。我送到車站。眼見他買了到漢口的車票。寶山道。到漢口怎在天津買票。不是得先上北京麼。宋升道。京奉京漢。正辦着聯運。大概我們老爺還着方便。從本地買通票。就可以把行李交給路上。不用多一回麻煩了。他的行李雖然不多。可是單破書爛帖。就裝着四隻箱子。也很夠照管。寶山瞪着眼道。走了。真走了。這可怪。哦。丁二羊不是回去看住他麼。宋升道。你說什麼。丁二羊從昨夜被老爺罵出去。一直沒回去。寶山道。直到早晨。你們老爺走的時候。他也沒回去麼。寶山瞪眼張嘴。半晌才道。真是麼。他怎會沒回去。宋升道。你看見他麼。寶山不語搖頭。忽見宋升手裏的信就道。這信裏不知說什麼。我給交上去吧。大概不用聽回信了。宋升苦笑道。有回信。又往那兒交他。說着立起道。我走了。改日再來瞧你。寶山心中惘惘然。雖然不在局中。也頗有樹倒猴子散。飛鳥如投林之感。就說了聲幾時走過這兒。進來坐坐。先送宋升出門。才自奔了內宅。直向雪簷臥室窗前去。方

要捶打窗戶。張福正在院中掃地。抬頭看見。忙叫住道。你要瘋呀。老爺才睡下不大功夫。怎還吵他。寶山道。有要緊的信。張福道。要緊也不成。你快走開。寶山道。一定要叫醒老爺。他若生氣。我自己承擔。張福道。你是誰的兒子。什麼東西。不走我揍你。寶山心想我是誰的兒子。你還不知道。我是什麼東西。也惟有你最清楚。任你打我。也非叫醒老爺不可。就舉手在窗上捶兩下。裏面柳塘因初入夢境。尚未睡醒。聞聲便醒。張福正舉掃帚跑過。要打寶山。柳塘已在窗內發了話。問了聲誰。寶山忙對父親擺手。答應着道。老爺是我。柳塘道。有什麼事。大清早吵我。寶山道。趙祕書長有信來。宋升才送到的。他說祕書長已趁早車走了。柳塘大叫道。是麼。他竟走了。快拿信我看。寶山道。我怎麼遞給您。話方說完。只聽花叻一聲。玻璃窗已被柳塘從裏面用煙槍打破一塊。伸出手來。把信抓了進去。他睡眼模糊的。把信拆開。抽出一看。只見箋上寫道。弟行矣。辛酸衷曲。諒都在洞照之中。事局至此。留也何堪。不行何待。今日東裝。已上征途矣。此行心如稿木死灰。百無繫戀。所深戀至歉而不能自己者。惟有我兄耳。與兄相交。不過徑月。而衷心之契。有逾總角交期。白頭重過。弟爲東西南北之人。半生交游。何止千百。至遇兄而始驚文章豪俠。並世無儔。刮目覺明。銘心難忘。不知兄見許何若。而弟對兄固已謂一人之交。然孰知判袂匆匆。臨別竟不得登門一叩。自知疏慢萬死。然兄亦知弟若造府辭行。適如自繫。將永不得行矣。弟固非一別津門。竟爾終古。津內有兄。足以牽弟魂夢。茲後無論五年十年。以至念年。只有機緣。必當北上。與兄盤桓。不止爲平原十日之

飲。或且依兄不去。至於終老。白頭兩翁。戰詩對酒。老來之樂。或逾少年。此事當必可期。惟須待傷心之跡。稍陳耳。尤有所懇。敬祈撥冗代爲料理。所受禮品。列有清單。可一一檢還原主。督署中者。卽總交軍醫長文公。兄旣曾與一面。弟亦有函託之矣。附呈支票一紙。數共四千。係弟北來宦囊所積。祈以五百代致君家僕婢。償其辛勞。慰其殷望。餘者可轉交璞玉。供他夫婦生計。惟請勿道弟名。作爲我兄施與也可。已死春蠶。吐絲已爲多事。况作繭乎。書不盡意。惟兄憐而諒之。嫂夫人及如嫂前。祈代致意。附呈小詩三章。腦亂心枯。不成文理。聊代一箋涕淚。爲故人留念而已。弟警予拜。下面另行寫着詩句。是春雨纖纖夢亦孤。風塵識面落花初。三生舊約疑仙石。十里眉山幻畫圖。前跡朱隨陵谷變。重來曾擬笑啼俱。早知終有分別日。爭及當年不識渠。歡情愁緒本如烟。何必追思始可憐。小苑只今春九十。蓬山終古路三千。桃花紅憶當年笑。明月新成別處圓。他日異鄉回首望。想到舊淚久應乾。解脫未能真解脫。纏綿却是枉纏綿。果應人面殊今昔。尖梅花間競後先。始識有情皆是累。可堪無路早尋仙。倚情合共樽前懺。雨散雲飛更幾年。柳塘看了拍着床。嘆道。可憐可憐。他真是心碎腸斷。這詩作得七亂八糟。可是真有眼淚。哎呀。他走了。我可怎麼辦哪。咳咳。不錯。自古有情皆是累。我也被情累住了。對璞玉是一種憐恤的情。對警予是朋友的情。結果我受了罪。警予走得好教我難過。才交上一好友。立時又失去了。柳塘叫着。把雪蓉驚醒。爬起來問什麼事。柳塘歎道。警予走了。我本想到這一着。可沒想到這麼早。雪蓉愕然道。是真的麼。他竟走了。

這信裏說什麼。柳塘道。他信裏並沒甚提璞玉。只說捨不得我。其實他是傷透心了。只有一句說到璞玉。是留下四千塊錢。五百給咱家下人。三千五百給璞玉夫婦。雪蓉道。哦。他還留下許多錢麼。事情到這步田地。他還……真是太愛璞玉。只可惜璞玉承受不着他的愛。在兩年頭裏。他回南的時候。也曾給璞玉留過錢啊。柳塘道。可不是。警予這是第二次離天津。兩次都是爲着璞玉。在他只算把舊事重演一回。前後簡直一點不差。只是那瞎子好似對警予報了仇。以前他因璞玉結識了警予。氣得離家走開。如今警予却因璞玉又重尋着瞎子。自己悄悄退讓。二年多的時候。來了個循環往復。只是可傷心的。是警予並沒得着璞玉。璞玉在這二年裏也枉過着地獄生活。並未和警予有過一天的廝守。大家都只担了虛名。雪蓉道。但是在璞玉一面。可就不一樣了。當初警予走時。瞎子也走了。害得她兩頭不着。才落得神經錯亂。受了無限罪苦。這次警予又走。她自然難免傷心。不過警予就是不走。也仍沒計奈何。她已一心跟着瞎子。對警予的走也不致十分難過。和上次情形不同的。就是瞎子又回來。可以和他白頭到老了。現在又有了警予留下的錢。她夫婦很可以飽暖無憂。真不知瞎子那兒來的福氣。柳塘搖頭道。且不要管他們。我還沒睡覺呢。警予既已走了。追不回來。別的事都可緩辦。我且睡覺要緊。睡夠了才有精神辦事。這回善後。很夠麻煩的呢。雪蓉道。鬧了這麼一陣。你還睡得着麼。柳塘道。我也怕犯了精神興奮的老毛病。但也只可試着睡。要不然。就得帶八成病。說着就喊道。寶山。你們靜些。暫且不要打掃院子。也不要說話。

有什麼事。下半年再說。寶山應了一聲。柳塘又道：「你告訴他們，好生伺候書房裏的那位，叫廚房給預備點心。寶山又應了聲。方才和張福一同退出內院，回到門房。父子二人議論了一會警子的事，過了半晌。張福忽向寶山道：「你去看看書房那位瞎爺醒了沒有。咱們別落包涵。」寶山心想：「我上那裏去看他。」就道：「沒醒呢。現在才七點多鐘。方才我在書房窗外走過，裏面還沒一點動靜呢。」張福道：「你別懶，等會兒差不離就去看看。主家那樣好心，咱們當下人的別落個勢利眼。」寶山心中盤算：「瞎子已然走了，必得有個人去發現他失蹤。好向主人報告去。但是誰去發現呢。一發現就得去吵醒老爺，還要費許多話。我既知道絕不去自找麻煩，但也不願教父親去。最好等門房裏別位同事到來，教他們當這苦差。那知等了半天，仍不見有人到來。張福已抽完兩袋旱烟，向寶山道：「你倒是去看看啊。你若不高興，問候瞎子，我就去伺候他。我就去伺候。」寶山心想：「我這不是在數難逃了。」寶山聽着，只可立起說道：「我去我去。」却又搔頭縐眉，懶惰的一步挪不了二寸。張福以爲他仍是脫滑躲懶，就又發怒叱罵。那知寶山却是另有心意。正在這時，忽然聽着院內有人低聲叫道：「門房有人麼？」寶山才走到門房門口，聞聲走去出去，却見是璞玉站在書房門旁的遊廊盡端，已經裝梳整齊，却是滿面驚慌。寶山看着心中大悟，知道她已經先替自己發現了。就向她陪笑說道：「您早起來了。」璞玉開言張皇說道：「你可知道……他往那裏去了。寶山只可跟他裝糊塗道：「你說什麼。」璞玉這時對瞎子的稱呼，深覺困難，既不好稱爲我們先生，又不好稱他的姓，因爲別

人還不知道。也不好單稱他名字。只可改詞兒道。你上書房去了。沒有人上那兒去了。寶山也不知該稱瞎子爲什麼。就道。你說……不是在書房麼。璞玉道。沒有啊。我才進去。房裏是空的。寶山裝作不信道。不能。他能上那兒去。我並沒離開門房。沒見他出去。聽說着就跑進了書房。張望一下。又跑進廳所以及別的空屋。都細瞧了一遍。才又走到璞玉面前道。這可奇怪。她怎會不見了。璞玉道。你沒見他出門麼。寶山道。沒有呀。璞玉面色慘白。瞪目發怔。正在這時。張福走過來看見二人對怔的情景。忙問有什麼事。寶山道。書房那位不見了。你看這不是新鮮事麼。張福大驚道。怎麼會不見了。也許……你都找過了麼。及至寶山說出書房的人失蹤。張福也大驚欲絕的叫道。不能夠。好好的在書房。怎會不見了。說着又問寶山道。你不是一直守在門房。沒離開麼。寶山道。我從昨兒夜裏從家裏回來。就一直在門房。沒離開一步。早晨悠來。不是叫開的大門麼。張福道。是啊。若是這樣。他絕不會出去。也許早起出屋上茅房。新來的人摸不着門。竟摸到後院去了。也未可知。寶山道。不能啊。中院的門夜裏關着。這才開了不大會兒。他怎會進去。張福道。你不用管。快進去看看。寶山只得進了中院。由太太住的上房過堂。穿了進去。到了王廚獨佔區域的後院。各處看了一遍。當然他知道沒有。轉個灣。仍由過堂出來。心裏只想這一來瞎子的失蹤。要鬧成怪事。自己守在門房。不得不如此設法。却難免把他們都鬧糊塗了。只我一人心中明白。但自己所納悶的。就是二羊曾說回趙宅去看守主人。何以宋升竟說他並未回去。他上那裏去了。難道醉得睡在

路上正在想着。已走過上房堂屋。太太早已起來梳洗完畢。正在裏間坐着。喝她的照例早茶。看見寶山來回經過。就叫住他詢問。寶山只得把瞎子失蹤的事說了。太太也十分詫異。走出來道。我也去瞧瞧。一個大活人怎會丟了呢。可是若真丟了。倒是痛快事。只怕未必真丟得了。太太說着。也就跟寶山出來。見璞玉仍站在書房廊下。寶山向她報告後院也無蹤影。璞玉顏色灰敗。顛聲道。他上那兒去了。真真把人急死。太太上前拉住她。撫慰道。妹妹先別着急。也許出門去了。一個大人還會丟了不成。你先回屋歇歇。教他們找去。說着就拉她向裏走。璞玉只不肯動。瞪目望着對面的牆。好似自言自語的道。這事奇怪。他不曾無故出門。現在……莫非……莫非……說着眼瞪得更大。轉向張福父子身上一掃。又低下頭去。自語道。難道誰跟他說了什麼了。不能啊。寶山心中有病。聽了這話。不由一驚。暗想璞玉竟已悟到了。隨見璞玉拉住太太說道。太太。我得求你。二爺還在睡覺。能不能挪動他。替我想法找找。太太道。驚動他倒沒什麼。只是你何必這樣着急。說着向張福道。老爺今兒睡得早麼。張福道。睡得早晚我不知道。只是方才有人送信來。被吵醒了一回。現在還不知睡着沒有。太太道。誰送來的。什麼要緊信。在清早吵醒他。張福道。是趙宅人送來。趙祕書長已經離開天津回了南京。給老爺留下的信。寶山當他父親說時。暗自着急。心想瞎子失蹤。已夠璞玉消受。現在萬別再說出趙祕書的事。給他火上澆油了。但張福那知就裏。順口說出來。寶山攔阻已來不及。後事如何。下回分解。請再閱「恨不相逢未嫁時」。

